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三號

國聯巴黎決議案的批評

及國民對於國聯調查團

應取的態度（諸家意見）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三號
總第四七八號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再版

不許轉載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本誌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誌行格繕寫尤佳

（二）投寄譯稿者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書名著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三）投稿如附插圖說明請用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製版）

（四）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豫先奉復原稿亦不能寄還但逾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豫先聲明並附還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

（七）投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現金報酬不預先函商如投稿人欲預定數目者亦可於寄稿時聲明

（八）投稿酬資概由本社按照寄稿地址寄奉投稿人於文稿發出一月後如尚未收到酬資請即來函查詢但以登出後六個月為限逾限本社不再負責

（九）除與本社有特別約定者外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完全歸本社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十）投稿請郵寄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二弄二號東方雜誌社勿寄編者個人並勿在稿內夾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並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東方雜誌社敬訂

定價表

每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訂購辦法		零售	預定半年	預定全年
冊數		一	十二	廿四
價目		一角五分	一元九角	三元六角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二分	無	無
	香港澳門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國外	二角	二元四角	四元八角

本國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一百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上等	圖畫前後及首篇正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在圖畫內刊登廣告或用色紙或印彩色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欲知詳細情形請向敝館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發行所三樓總管理處營業部推廣科接洽（電話九二三一〇）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上海章華毛絨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THE CHINA WOOL MANUFACTURING CO. LTD.

註冊 商標

自製之 純毛嗶吱 直貢呢

本廠聘請中外技師揀選國產羊毛織造上等呢絨直貢嗶嘰等毛織品兼紡各種毛絨線針織毛線無不質料優良色澤鮮豔與舶來品不分上下愛用國貨者請認明綿羊頭商標當不有誤

工廠 浦東周家渡中華碼頭

事務所 上海四川路六號 電話一八五五九〇 電報掛號五九〇四 無綫電掛號一五九〇四

門市部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上海西門蓬萊市場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CWMC(1)—22:3

天味母

中華國貨 調味珍品

顏色——白

粉質——鬆

鹽份——少

味感——久

每飯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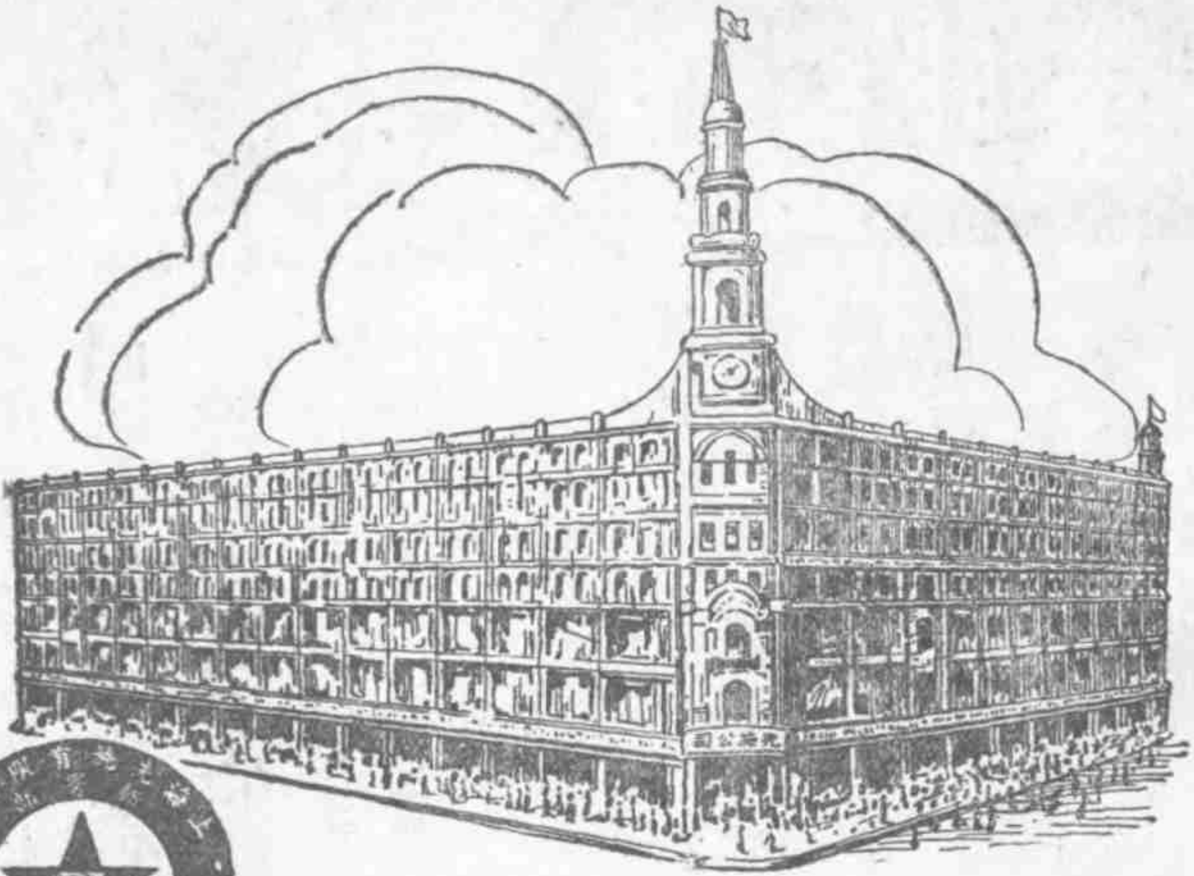




天一味母廠出品

上海製造廠昆明路發行所芝罘路

TIVM(2)—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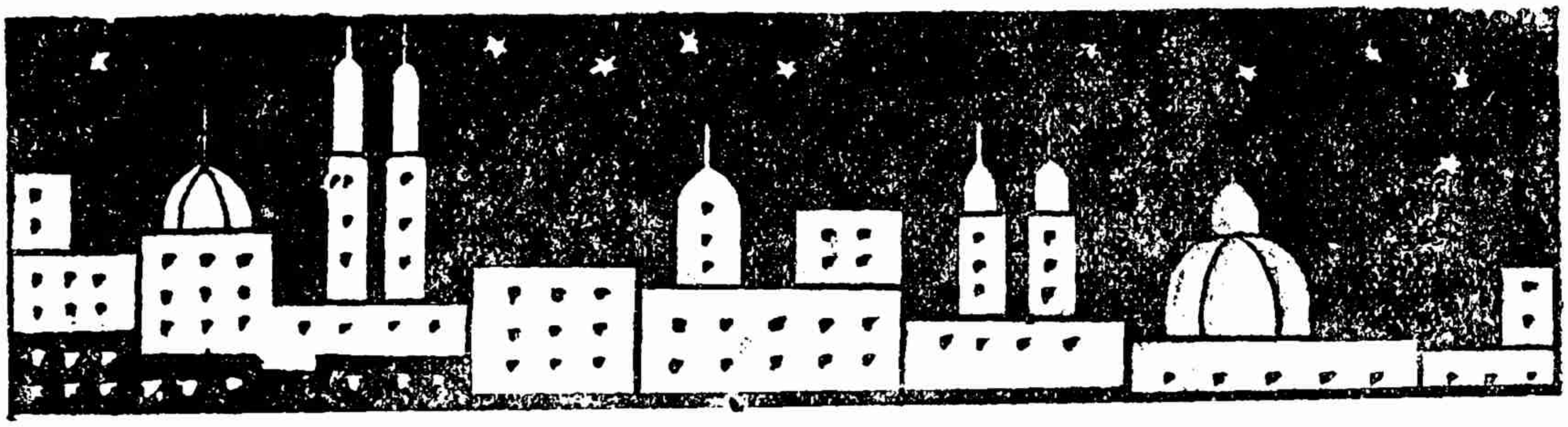
MAIL ORDER DEPARTMENT
THE SINCERE CO. LTD SHANGHAI

購物便捷
如在上海

本公司以一千萬元之資本三十餘年之歷史與經驗、搜羅全球貨品、國產精華、無美不備、所有貨品悉係躉批直接訂購而來、故售價特別低廉、凡在上海者、苟有所需、無不樂向本公司採購、對於外埠顧客另設郵寄部、凡郵局能寄遞之物、均可函購、售價照上海門市、服務周至、發貨迅速、一書旣發、貨物指日可到、穩妥便捷、如在上海、

上海南京路中市
先施公司郵寄部謹啓

郵購章程函索卽奉
上海郵政信箱四〇七號



第二十九卷 第三號 東方雜誌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一日發行

錦州陷落以後……記者（一）

國聯巴黎決議案的批評及國民對於調查委員團應取的態度……（三）

□汪馥炎 □陳翰笙 □龔德柏 □李景泌 □張恪維 □于能模
□王造時 □袁道豐 □陳彬龢 □王世杰 □陶希聖 □武育幹
□丘漢平 □李聖五 □吳頌皋 □徐公肅 □周 還 □周鯁生
□張志讓 □劉南陔 □何其偉 □燕樹棠 □高 魯

時事漫畫……（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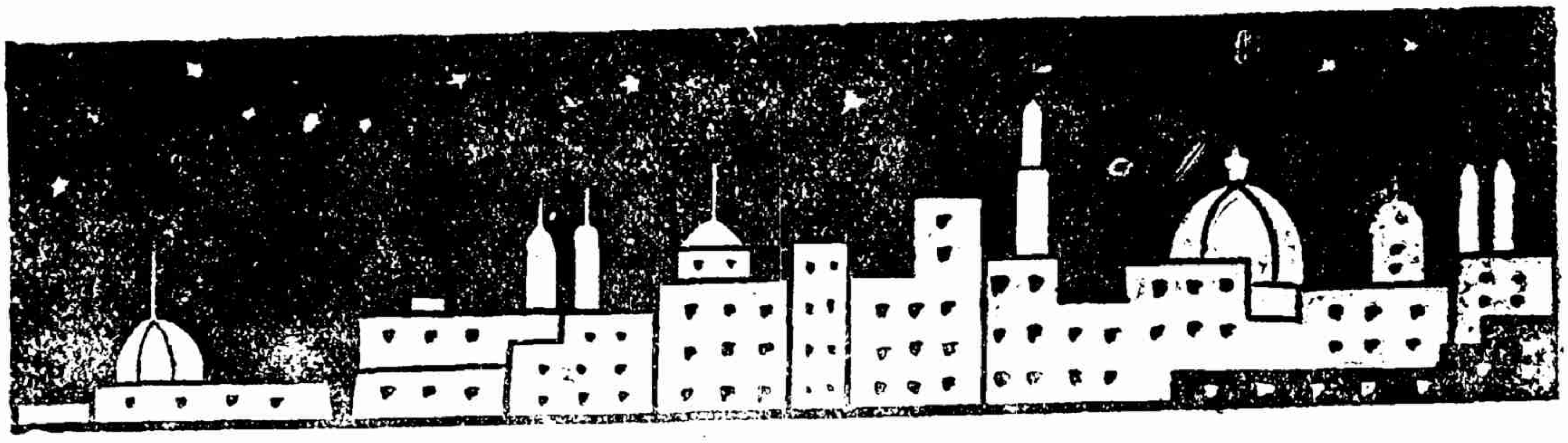
大地（續）（小說）（美國布克夫人著）……宜閑譯（三七）

喀泰隆獨立運動……張明養（六三）

困與疚（小說）……靳 以（六八）

一世界一角一

如果全世界中國人來一個示威游行……微（六八）
列甯書翰的新發見……宇（六八）
世界十大城——戰前戰後比較……宇（六九）
西班牙新學校設置運動……宇（七〇）
一個科學家的機械文明估價……宇（七一）
全世界學者向古巴政府抗議……宇（七二）
世界小國安陀拉的選舉……宇（七二）
西班牙情書代書人之失業恐慌……完（七三）
俄國也容許爵士樂舞了……完（七四）
一個不滿意政府而自殺的美國人……宇（七四）
亨利福特之間向于手工業時代……宇（七五）
世界產金逐年減少之預料……宇（七六）



新西班牙的新文學……方光燾（七九）

文藝情報

▽喬治莫亞的奧理士的愛神……若（七九）

▽德國準備哥德百年紀念……宇（八二）

▽道伯靈的伯林耶歷山大區……若（八四）

未來世界大戰論（續）（德國魯濱斯坦著）……武思茂譯（八六）

論犬養內閣……黃馥（九六）

今日的滿洲問題（完）……池田一郎（一〇一）

時事日誌……（一〇六）

編輯後記……記者（一一二）

東方畫報

東北軍在錦州……（四七）

一中全會……（四八）

龍江失陷……（五二）

政局之轉變……（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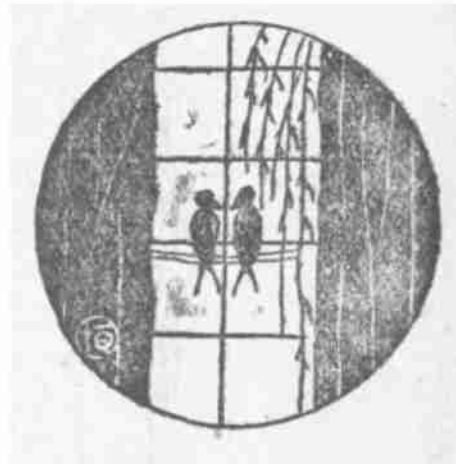
巴黎裁軍運動大會……（五六）

巴黎國聯理事會……（五七）

世界一角……（五八）

新奇的照明術……（六〇）

寶權居士山水……（六二）



錦州陷落以後

記者

一九三二年開頭遇到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日本帝國主義佔領錦州及山海關，關外三省完全淪陷，津沽，北平，熱河已在武力威脅下；第二件是英帝國主義對印度，採取高壓政策，逮捕甘地及不合作運動領袖，封閉印度國民大會。這兩件事實遙遙相對，徵實了帝國主義聯合對殖民地的總攻擊，是在積極進行中。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二的亞洲兩大被壓迫民族，同時陷入於最慘痛的情況。這是一九三二年給與人類和平與幸福的一個最嚴重的警報！

帝國主義者在最近兩年來陷入於空前未有的經濟恐慌，他們自身的統治權起了動搖，這除了加緊向殖民地進攻，盡量向未開發國家剝削以外，沒有別的出路。但是因爲帝國主義者的分贓不勻，互相爭奪，所以不能毫無顧忌地屠殺掠奪弱小民族。最近數月來的事實，卻已經證明了帝國主義者爲挽救世界的經濟恐慌，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搾取殖民地的經濟利益，掩飾以裁軍爲名的軍備擴張計畫，已開始相互勾結起來。在日內瓦與巴黎的國聯巨頭會議，在華盛頓，巴黎，倫敦，東京間的祕密外交談判中，帝國主義者已成立了暫時的妥協與諒解，向地面上尚未被宰割的土地，開始進攻。這樣地日本擔任了屠戮中國的劊子手，英國包辦了鎮壓印度革命的整個工作。此外同樣的事實，將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繼續發生出來。

在帝國主義向殖民地加緊進攻的時期，反蘇聯戰爭的準備亦在着着進行中。最近數星期中，發生兩件可驚怖的事實，一件是莫斯科捷克外交人員暗殺日本廣田大使陰謀的暴露，一件是哈爾濱的舊俄白黨圍攻中國警署。就第一件事說，捷克是在反蘇聯的領導者法國的卵翼之下，這次的陰謀事件，顯然和法國的反蘇聯政策有關，與一九三〇年發見的受法國指使的俄國工業黨陰謀案件，事出一轍，用意不外乎直接地挑發反蘇聯戰爭。就第二件說，哈爾濱白黨的擾亂，係出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指使，又是證據確鑿。從這兩件事看來，滿洲淪陷以後，帝國主

義反蘇聯戰爭已是迫不及待，而日本的佔領東省本身就是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的一種準備。

所以橫在我們眼前已不只是反日的問題，而是反帝國主義的問題；已不只是中國一國的領土主權問題，而是全人類的平和幸福問題；已不只是一個民族的榮辱問題，而是全世界十餘萬萬被壓迫民族所共同的生死存亡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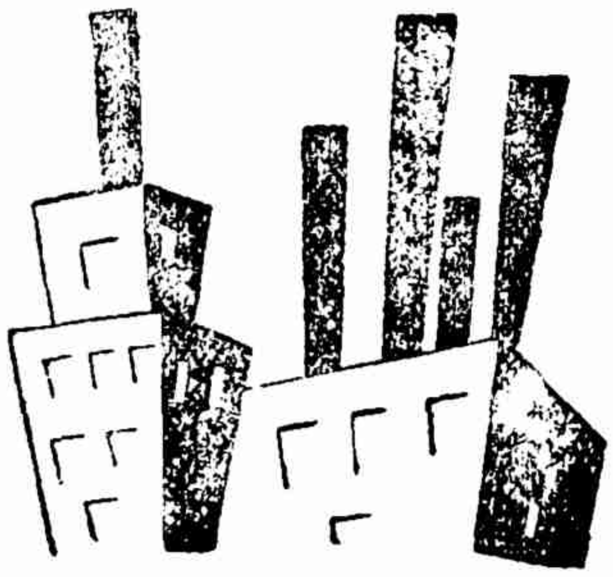
在這樣的嚴重的局勢下，看我們應付的方法是怎樣呢？

直到最近為止，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我們不但不作武力的抵抗，而且也不作外交的抵抗。到最近為止，我們的外交，只是倚賴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所操縱的國際聯盟。但是到了現在，事實已經證明，國聯理事會三次會議的結果，只是使日本的佔領地帶繼續擴張到山海關以西，齊齊哈爾以北，此外還給與了帝國主義列強以瓜分中國的絕好機會。現在國際聯盟的調查委員團，經數星期來列強祕密接洽的結果，已經派定了。這些軍事家，殖民家，不遠千里而來，他們是為了維持和平與正義，還是為了宰割中國，這是第一個應該認清的事實。日本軍隊侵入錦州和山海關了，列強還是裝聾作啞；非戰公約，九國公約，國際聯盟公約，都已成了一撮廢紙，而大家不聞不問。這更是一個應該認識的重要事實。

認識事實是目前最低限度的需要。遇到了這樣重大的屈辱，民族的唯一出路，應該是武力抵抗；武力抵抗不能辦到，則應該用外交，外交都無辦法，至少民衆須有一致的明晰的認識，纔能有補救辦法，纔不至認賊作父。

為使一般讀者充分認識事實起見，東方雜誌曾向國內政治，法律，外交專門家發函徵求對於國聯決議案及調查委員團的意見。在極短促的時間內，我們接到了二十三位專門家的答覆。這二十三位專門家，除了一致不滿意於巴黎決議案外，因各人觀點的不同，見解有很大的差別。尤其對於國聯調查委員團應取的態度，許多人主張互相衝突。我們對於這二十三位專門家的愛國熱誠與坦白誠摯的態度，表示十二分的感謝。但同時對於國內專門學者遇如此重大事變，見解不能一致，這一點，卻不能不表示遺憾。現在把收到的答覆，在本期彙集發表，最後的審擇與批判，保留給我們的讀者。

三二，一，七



國聯巴黎決議案的批評及國民對於調查委員團應取的態度

國際聯盟理事會於去年十二月十日，在巴黎通過關於中日事件的第三次決議案，經列席理事會十四國代表一致接受，我國及日本附帶保留說明。（決議案全文見本誌二十九卷二號第四頁）東方雜誌社同人以此次決議案對於我國民族獨立領土完整關係重大，且對於將來派遣來華之調查委員團，我國國民應否加以承認或拒絕，尤應根據法律事實，有確切之主張。特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備函請求國內研究政治法律外交之各大學教授及專家發表意見，函內提出下列二問題，請求答覆：

（一）對於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決議案作何批評？

（二）站在我國國民地位，對於派遣來華的國聯調查委員團應取何種態度？

惟此次徵求意見，因時間過於匆遽，不克遍向國內學者專家廣事諮詢，僅就京滬平漢各地發信三十餘封。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止，計收到答案二十三件。國內學術界的代表主張，於此已可見一斑。茲將收到的答案，依寄到先後為次序，披露於後，並向寄函諸先生表示我們的謝忱。

編者識

一

上海法學院教授　汪馥炎

（一）此次國聯理事會決議之六點，不僅空洞浮泛，且貽中國及世界以極不良之影響，茲扼要分別評述於後。

第一點　日軍撤退之規定，本爲有期限的，變成無期限的，明爲遷就日本說法也。殊不知日本屢次違約背信，早置決議於不顧，國聯欲維持日本之體面者，又將置自身之體面於何地耶？況『鐵路區域』一語，太覺抽象，東北鐵路縱橫，究指退入何種鐵路內爲止，既無指定，徒爲日本行動掩飾之根據。

第二點　本一尋常敷衍之文句。但自經芳澤附以『日軍在滿保僑剿匪之行動，不因第二點而受阻止』之保留，形勢乃極嚴重。蓋南美各小國，同時有『四點』之保留案，波蘭代表，有『特殊方法』之聲明，中國施代表，亦有『第五點』之保留對案，皆針對日本保留而發也。彼歐美小國，尚知惡例一開，將貽危害未來之影響，奈何身受之中國竟不嚴詞抗拒，仍讓日本提出保留乎？

第三點　照例文章，無批評之必要。

第四點　據白里安之說明，謂『使雙方有與其他會員國接觸之機會』，此層作用，余亦並不否認。惜與中國所能接觸者，祇英美法三國而已。意德無暇東顧，其他小國，僅求不被惡影響於其自身，恐無多大牽制能力耳。

第五點　國際調查委員團之職權，毫不確定，依施代表之希望，無非欲使此項委員，爲監視日本撤兵之用。（參看施之第三點保留）現既此層不能辦到，而忽發生意外之兩點除外規定，即（一）不干涉雙方之任何談判，（二）不干涉任何一方之軍事布置是也。夫施代表在國聯迭次聲明，日兵未撤退以前，中國不能與日本有任何交涉，更安有談判之可言？今忽插入此文，豈有何暗示作用乎？至『軍事布置』云云，凡在中國領土以內，所有日本之一切軍事動作，根本構成非法行爲，唯欲排除非法障礙而不訴諸戰爭，始有理事會之決議。顧理事會不特不加以制裁，反默契其非法的軍事布置，顯係理事會別有用心，是不僅中國遭受其危害，即國際聯盟全部規約之宗旨及精神，均被決議案根本推翻，以法理言，不得不謂此次決議爲非法的決議也。綜覽全文，以此點禍患最大，不可忽視。

第六點　不啻國聯爲更無能力之表白，因第一二次之決議，均有『限期撤兵』『提前開會』等語。今則不過『請議長留意此問題』云云，詞氣和緩多矣。

（二）自日本暴行發生以來，鄙意中國宜一方行使其國際公法所容許之自衞抵抗，一方仍不妨爲國際的或國別的種種外交活動。奈政府當局，始終眼光注內而不注外，徒作國聯盲目之信賴，而無外交絲毫之

計劃。當國聯第二次決議時，日本頗處不利之趨勢，爾因國聯規約之內容不善，致日本不能為法理所屈服，（關於規約第十一條之批評，余在近著國際公法論中已詳言之）在此休會期內，日本因得大施其手腕，各國亦暗受其催眠，第三次會議開始，即完全以祕密之形式出之。我國向在國際無宣傳機關，值此國難緊急之際，駐外使節，猶讓其虛懸，故對於日美、日法間之究有何勾結情形，我國全在夢中，全不了解。對手之作戰方略，既如此其隔膜，一旦震於日本之虛聲恫嚇，即相驚以伯有、一時中立區也，天津共管也，手忙足亂，混沌不可名狀，事前既無準備，臨事又極倉皇，欲求不失敗也得乎？前車已覆，今後又將如何？余以為決議案雖無價值，惟自經施代表提出保留對案以後，全案危害之點，中國本不受其若何之拘束力。至於調查委員之來華，吾人預料其決無何等成績，但若明白拒絕，則中國冒犯違背決議案之名義，自不妨虛與委蛇，祇求其報告書，不作袒日之氣味，成一敷衍之門面足矣。竊謂今後外交之關鍵，全繫於英美法三國之間，蓋此三國在滿洲，固無何等之勢力，然均有深厚之歷史，而滿洲成為國際化的競爭，亦已無可諱言。最近美法對日之偏袒，以及英國對日之強硬，已漸形其尖銳化，我國苟能善為操縱而運用之，未嘗無挽回之方略，挫強日之銳氣。對於國聯，固不必十分信托，特亦不必完全離開，唯今後應以全力周旋於英美法三國間，以偏師應付國聯。轉變現在當局所持之方針，而神明變化，固視運用者之何如耳。雖然，一國而無健全有力之政府，無外交確定之政策，無軍力財力充實之後盾，無民意堅強之政治監督，種種策劃徒托空談，不待寇深，國亡無日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二

中央研究院　陳翰笙

國聯理事會十日之決議案，無非如議長白里安所言，一則欲『終止目前危及和平之舉動；』再則欲『便利兩國爭執中現有原因之最後解決。』

但前一點既不足以撤退盤踞東省之日軍，更適足以阻礙中國增加兵力作正當之防衛。後一點不特已經默許日本待外交解決而後退軍之權利，抑且予各帝國主義者擴大調查範圍以謀協作而瓜分中國之機會。由此決議案所產生之調查委員團，消極方面將使國聯卸除其應負之責任；積極方面而將使中國加緊的殖民地化！中國民眾急應一致否認國聯調查委員團，而反抗此種帝國主義者所創造之工具。如是則必有勝於一九二八年印度民眾反抗西門調查委員團之戰績。否則中華民族必不免蹈印度之覆轍也。

三

日本研究家　龔德柏

東方雜誌編輯人以左之二問題課余，即

（一）對於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決議案應作何批評。

（二）站在我國國民的地位，對於派遣來華之國聯調查委員團，應取何種態度？

吾人對於第一問題，以爲在國聯之能力，只能如此。蓋國聯雖以維持世界和平爲目的；然組織國聯之份子，皆不願以實力貫澈國聯之目的，——事實上亦不可能——故遇強國違反國聯規約時，殊不能制止。當國聯爲東北問題第二次開會時，因中國方面有若不得直將不辭一戰之表示；組織國聯之份子，恐東方戰禍一起，中國市場必被擾亂，於各國經濟恐慌有重大影響，且恐因此被捲入漩渦，故態度較爲強硬。又因美國願意加入，——美國加入亦係中國態度強硬所致——故能不顧日本之反對，而自動決議令日本撤兵，以期阻止戰禍。其後因中國方面之開戰尚未達成熟時期，中國自己既不願以武力自衞其國土，則國聯參加國，又孰願爲維持國聯威嚴而起十字軍？故第三次開會時，國聯不能不自行軟化。吾人不怪國聯之不維持正義，實怪中國過於依賴國聯。蓋中國自始訴諸國聯，實爲正當手續。在國聯第二次決議之後，日本不遵照決議案撤兵，中國以武力驅逐日軍出境，則中國在外交上當佔絕對優勝；國聯雖不願意，亦不能不依照規約第十六條，加違反決議案之日本以經濟制裁，而日本當不難屈服。惟因中國過於依賴國聯，因其有較爲強硬之決議案，遂不再作自己以武力執行決議案之想；國聯亦因中國不願犧牲，彼等既非愚癡，更不願爲中國犧牲，遂屈服於日本威脅之下，此實中國自取之咎。語云，天助自助，中國政府今日之處置，實不能得他人之助也。國聯喪失威信固可悲，而中國民族喪失自信之勇，專門依賴他人，招此失敗，尤可悲也。

吾人對於第二問題，以爲中國政府既經承認於前，此後中國國民完全表示否認，亦屬無益。惟在此後能利用該調查團否也？蓋世間事無絕對之善惡，善用之則善，不善用之則惡也。最初日本本反對國聯派員調查，蓋恐因此將日本一切非法眞相完全暴露於世界也。其後日本見其宣傳政策着着成功，日本方面許多應駁之謬論，中國方面或怠於辯駁，或無辯駁之知識，遂使其謬說支配世界人心。譬如日本責中國違反條約，其初不過略爲嘗試，然中國政府竟無駁斥之詞，日本更得寸進尺，宣傳愈力，遂使世界相信中國違反條約儼若事實，使中國處絕對不利之地位。其實違反條約者，係日本而非中國，蓋日本所謂條約者，係指以武力壓迫而成之二十一條；然該項條約，根據國聯規約第十九條，應在廢棄之列，是日本由簽定國聯規約之日起，該二十一條已不存在。即日本人亦如此主張，觀法學博士泉哲在其國際法概論中所論即知。（同書三八五——六頁）二十一條既不存在，尙何違反之有？——其實中國連二十一條亦未違反——中國政府本應責日本之非法佔據旅順大連，非法佔據安奉鐵路，非法經營鞍山鐵鑛等等。即離開二十一條，而日本在南滿鐵路之警察權，行政權，駐兵權，或絕無條約根據，——即二十

一條內亦無根據——或其根據早已消滅，皆應嚴加責難。此外日本人在東三省之非法行為，可稱汗牛充棟，然中國概不加以責難，反使日本責中國違法之謬論得以支配世界輿論。日本見中國政府之無知識，欺其易與，故慨然承認國聯派員調查；意在乘中國及國聯之無知識，以偽亂眞，使調查團得到日本所揑造之中國違法種種事實或證據，然後日本之侵略行為乃可為各國所承認，至時中國將陷於絕境。為今之計，宜利用調查團尚未派來之時間，集合國內對東北問題有研究之人員，搜集日本種種違法之事實及證據，以便供調查團之參考。然此決難實行，蓋此事決非目前政府力量所能辦到，觀特別外交委員會之人選，既可知其大概。如此，則國聯調查團之來華，不過供日本之利用，以便其併吞東北之陰謀早日實現出。如此，則中國國民應由根本上加以否認也。

四

東北大學教授　李景泌

為這次東省事件，國際聯盟理事會，居然陸續的開了三次會議，這也是國聯有史以來，未有的努力。九月三十日以及十月二十四日的國聯決議案，因為日本抗不遵從，所以國聯又不能不召集第三次的理事會議，當這個會議開幕的時候，作者卽對於他的結果，就未敢樂觀。因為前兩次的決議案，日本固抗不遵從，但國聯除再開理事會議外，亦別無他法，可以使日本服從。這樣一來，不但國聯的弱點，都暴露出來，同時日本在國聯理事會議之中，更可以不顧一切的，去從中作梗了。果然，第三次的理事會議，居然費了三個多星期的光景，總有新決議案出現，這個決議案何以這樣的難產，那全是因為要徵求日本的同意纔能決定的原故。作者對於此一面賣好一面敷衍的決議案，實在是悲觀的很。該決議案之第一款謂：『理事會，認九月三十日一致（？）通過之決議案，仍繼續有效。』按該議決中之重要地方，卽（一）為日本應允卽將其軍隊撤至鐵路區域以內，（二）中國須切實保護日本人生命財產之安全。中國保護日本人之生命財產業已是無微不至，有時日本人受着中國要保護他的機會，反而到處尋釁，弃得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到受了日本人的危害，這種情形，國際聯盟當然是知道的，他還能說中國未履行九月三十日的決議案嗎？至於日本，不但未把日軍撤到鐵路區域，他還又佔我黑省，那是國際聯盟當然也知道的事情。如果國聯眞願根據事實，秉大公無私之心，來為中日兩國，排難解紛，第一款當然用不着再說：『茲理事會特請中日兩國政府卽速採取必要之步驟，履行該決議案。（九月三十日的）』因為中國早已採取了必要的步驟，履行該決議案了！為日本履行該案起見，國聯應當有切實的規定，使日本能立卽撤兵，那纔有道理。但是國聯為不敢得罪日本的原故，所以第一款就含糊糊的又說：『……俾日軍根據該決議案（九月三十日的）在「最短期中，」撤往南滿鐵路沿線。』此『俾』字之用意，明明是說中國尚

未履行九月三十日的決議案，所以日本也未履行，現在『俾』日軍在最短期中，撤往南滿鐵路沿線，那麼中國還要速採取必要之步驟，履行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嗚呼國聯！何厚於日本？何不顧事實至如是耶？其外尙有所謂『在「最短期中，」俾日軍撤往南滿鐵路沿線。』我們不知最短期的期限，究竟所指幾何？半年耶？一年耶？或十年耶？這是實在使我們也不能不佩服國聯的善於用字。總而言之，新決議案之第一款，對於中國不但毫無實惠，反謂中國尙未履行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對於日本則用『最短期』三字，即可使日本無限的延長他佔據東省的時期。至於該新決議案（十二月十日的）之第二款，既是非常空泛，第三第四兩款，又更是不足輕重。但是第五款因關於調查委員團的規定，那到是很重要的，不過我們中國人，對於這種調查委員團之來華，究竟應該取什麼樣的態度？那也是一件重要的問題。我們當按照第五款的規定，先來研究一下該調查委員團之性質及權限，與夫他對於我國之利害，然後纔能決定我們的態度。據法國外長白里安的說明，他說：『調查委員團係「顧問」性質，』較我們所希望他，能以監督雙方，履行九月三十日的決議案而應有之「監督」性質，其相距未免太遠。再論到該調查的權限，他只能把『一切能危及國際關係，破壞中日和平，或一切影響中日兩國友誼之事件，』調查出來，報告國聯的理事會，至於該報告中，能否對於解決東省事件，而有所建議，以及國聯理事會，根據該調查團之報告，應採何種行動，皆無明文規定，這也是令我們中國人，莫明其妙的。其他如『不得過問，』『不得干涉，』『不得影響』各節，這都是充分表現該調查團毫無『監督』性質的，以及國聯理事會明明向日本賣好之點。再說東省事件，完全是日本要侵略我東省的非法行爲。自從九月十八日日軍佔據我遼寧後，迄今凡日軍的一切行爲，世界各國無不知之，又何必再派人調查。因此作者對於該調查團之來華，認爲不但與我無益，且其自身亦難有成績可言。因爲在日軍勢力之下，很難有眞像可得。不過該調查團，因國聯理事會之決議，勢必來華一查，聊以塞責。我們對於該調查團，因爲他無權，固無迎拒的必要，不過當他來華的時候，我們應當時時的監督他，不要使他全爲日本所利用或操縱，那就是我們中國人，對於該調查團所應採取的唯一態度。

五

東北大學教授　張恪惟

（一）對於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決議案應作何批評？

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決議案，僅重行確定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理事會的決議案，使日本對於儘速撤兵到鐵路區域的一種空虛諾言，不能否認。然而國聯理事會放棄十月二十四日所決議的限期撤兵的主張，不能不算是中國外交的重大失敗。此次決議案中的具體事件，算是調查團的派遣，該調查團的職權，決議案中規定，爲『就地考察，而

向理事會報告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是日本所再三抗議的所謂排日事件，亦在調查之列，因日本既再三反對此種運動，則固亦危害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的情形之一也。而況調查團既無干涉任何一方軍事佈置的資格，則國聯理事會仍無阻止日軍進攻的方法，而且也無阻止的意思，再加關於雙方任何談判，均不歸入調查團職權範圍以內，是則國聯對於東北事件，仍未負起處理的責任，所以雖在調查期間，亦可任雙方直接交涉也。將無論該調查團的報告，未必盡利於我，即使有利於我，而國聯既一度放棄限期撤兵的主張，將能根據報告，爲有力的處理東北事件耶？所以東北名存實亡，爲現有外交途徑的最大結果，甚或至於名實俱亡，亦未可知！

（二）站在我國國民的地位，對於派遣來華之國聯調查委員團，應取何種態度？

國聯理事會決議案，既經我國代表接收，調查委員團勢必來華，拒絕何益？反不若以禮遇之，由社會有力團體盛大款待，並派專家與之周旋，盡量供給確實的材料，使其明悉日人的暴行與無理的要求，一方則對於抵制日貨，更應加緊，且多方堅強表示國民的最後決心，使世人知中國之並不可輕侮。

六

外交部條約委員會　于能模

國聯第三次議決書，吾人平心靜氣，以第三者眼光，就法律上觀察——即就國聯盟約本身上觀察——而覺其根本不合，蓋吾人皆知凡國聯會員國，一面既須盡會員之義務，一面應受國聯團體之保障，因盟約第十條乃明白規定：凡會員國，應共同保障各會員國主權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也。乃國聯作第三次議決書，對於日本繼續不斷之暴行，仍不敢加以積極的制裁，易言之，對於中國主權受損害，領土被侵佔，並不爲積極有效的救濟，而僅僅消極的聲言日本應遵守九月三十日之議決，於最短期內將軍隊撤至鐵道附屬地（觀議決案第一條，）實爲不負責任之語，與盟約第十條之精神完全背馳，質言之，各會員國皆未盡其應盡責任之毫末。

且盟約第十二條明白規定：凡會員國間，發生爭執，足使邦交決裂者，應將此項爭執或提交公斷，或送交行政院審查；又第十六條規定：若有違背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諸條之規定者，即應視爲破壞盟約，行政院得命其他會員國實行經濟封鎖以制裁之。此次日本突然以武力侵遼，顯然違背第十二條之規定，行政院應適用第十六條以制裁之，本屬當然之理。乃行政院在前兩次議決時，僅敢援用第十一條以爲調停之計，故至第三次會議時，我國政府訓令施代表正式請求行政院適用第十六條之規定，行政院始終不從我方之請，一味敷衍，徒作一請願式之第

三次議決書，以圖卸責，實爲故意置第十六條而不用，（白里安日前答覆法國會議責問，乃謂『行政院之不採用第十六條之辦法，實因中國自己僅請求適用第十一條之故，』實爲欺人語。）故吾人可以說，行政院之舉措，其本身已屬違背盟約。

且第三次議決書，較前兩次雖多一調查團之規定，然該項調查團，既不能干涉軍事行動，其權力甚微，無怪能得日本之承允也。

然則我國以東事付托國聯，於我竟毫無裨益乎？曰稍有之，蓋國聯爲國際制裁機關雖不足，爲國際宣傳機關則有餘，在我國對於東事未採用其他方法之前，自可依照盟約而利用之，最少亦能藉此宣布日本之暴行，而引起世界主持正義者對我之同情。今國聯會議三次，雖未能切實制止日本之暴行，然終不能不站在我方，而說日本之非是，——此爲吾人利用國聯之本意。至依此第三次議決案所組成之調查團，亦應視爲一種宣傳機關，故吾人不但應該坦然接受之，尚宜切實協助之，俾不爲日本所利用，而作不切事實或不利於我之報告，關於此點，還望國人一體注意之。

七

復旦大學教授 袁道豐

十二月十日國際聯盟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案大致可說是九月三十日的決議案之重述，僅要求日兵儘速撤入鐵路區域及避免使時局愈臻嚴重。像這麼一個空泛不實之決議案，以中國國民的立場，我們當然不能認爲滿意。何況她大反十月二十四日決議案的斷然精神，而帶有助強抑弱的性質呢？不過仔細想起來，無能而又無力的國際聯盟如欲維持其假面具及敷衍世人，祇能做到這個地步，纔能使日本接受。不然又會遭日本一票的反對而未能產生法律方面的效力。所以我們覺得決議案內有無限制日期，迫令日本撤兵的條文，於事實是毫無補益的，因爲過去的事實已充分證明國聯實無力或無決心使其就範。如果國聯有此力量及決心，日本早已違犯了公約第十二條及第十條，國聯盟員不是老早就應該對日本實行制裁嗎？然而事實與此卻完全相反。由此可知是這樣的國聯纔會產生這樣的決議案來。我人何由加以深責？以一尊嚴獨立的國家又豈應唯國聯是賴？

在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案中有一條最具體而又具有實現之可能性的，要算關於派遣調查委員團的第五條了。調查團的派遣，我國代表曾在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時再三要求，終以日本反對未果。即在十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案中亦有類似之監視團或調查團的規定，不過假名各國代表觀察我國對於保護日僑之佈置而已。惟今調查團之派遣竟遂我國之願望而行將實現。我們對此應取何種態度呢？反對抑贊同呢？

在未解答之先，當然要了解調查團的任務。她的任務有如下者：（一）就地考察及報告妨及國際關係與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

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二）調查團得依中日之請，考慮問題；（三）如在調查團到時，在九月三十日的議案下所產生之擔任，尚未履行，該團應即將此時局報告理事會；（四）調查團不得參與雙方的談判及干涉任何一方之軍事行動。

一般國人所持以反對調查團者，曰調查團之派遣足以延宕日軍的撤退。其實，欲日軍撤退，捨以武力迫使其就範外，其他更有何方法？試問即無調查團之派遣，難道日本就會迅速自動撤退其軍隊嗎？有些人又以調查團不得參與雙方的談判及干涉任何一方之軍事行動而反對。要知我人所要求的是在日軍未撤之先不願與開談判，則在今日的情勢之下，調查團自無其參與談判之可能。調查團不能干涉軍事行動，在表面上固然是決議案的缺陷，但是我人進一步設想，該團就有干涉之職權的話，試問遇此強暴無以復加之日軍，區區五人委員團究有何魔力使稍斂其凶燄？以堂堂理事會之尊嚴尚不能抑制日本，何況是由理事會產生的調查委員團呢？所以在決議案中即有此規定，亦不過等於具文。

復次，如果當局具有抗敵的決心，我們在軍事上之設施，她亦無權干涉。還有一個論據為一般人所持以反對調查團者，即：調查團所『就地』考察及報告理事會的既為妨及國際關係……的任何情形，那末，我們的抵制日貨及排日宣傳也應列入於此項情形之內。這確是一種誤解。要曉得調查團所『就地』考察的為發生事件的東北，僅限於此三省。關於這點，英外相西門解釋得很明白。調查團自無權考察東三省外的情形。抑且抵制日貨及排日宣傳並非危害中日國際關係……的動因，乃是日軍侵凌三省的結果。如危害國際關係的行為消滅，換言之，如日軍撤退，則抵制日貨及排日宣傳自無由存在。

由此可知一般人所持以反對調查團之論據容或有不切實際的處所。不過我們對調查團不覺得有反對之必要者，實因該團的派遣已經我國接受，反對亦無法阻其來華，同時該團如能將在東北考察所得，以公平的態度，報告國聯理事會及宣示世人，對於我國或不無相當的好處。但是要達此目的，當然要看我們應付調查團之方法如何。俾斯麥說：外交是人身上的工作。現在就要看看我們對五位委員的工作是否智巧。

我們覺得要應付調查團，須不要忘記外交。本來委員團是擬由法英美三國組成的，後來幾經討論纔加添德意二國。委員團的擴大組織，當然可以減少徒知袒日的法國勢力。我人都明白在此五國中除法國絕對袒日，美國態度曖昧外，英國因與日在華有利害的衝突，德意因與東北事件無切要之關係，當能以持平的腦筋來考察三省情形。德意二國是與法交惡的國家，英美與法的邦交亦甚形冷淡，假如我們能聯絡此四國以牽制法國，則法雖欲盡量袒護日本，恐亦難盡償夙願。這次事件，日本所以能在外交上得佔勝利及在軍事上橫行無忌，有賴於法國之贊助者實多。所以我們應該運用外交，聯絡與法為敵之國家以綏日本

之外援，及使調查團得有公平的報告。

這僅是在外交方面的佈置，我們還要準備應付調查團的其他方法。第一，各國派遣與日本曾有過密切關係的委員，我們應該反對，請其改派一無親日色彩的人員。第二，對於調查團，我們應竭誠招待，同時須供給關於東北問題之簡單明瞭的書籍（須用外國文字寫的，）俾資參考。第三，我們應該審慎準備請調查團考慮的問題。第四，我國應慎重襄助委員團的陪員之人選。此項陪員不僅要深知熟審東北的種種問題及能流利的說外國語言，抑且須具有沉重與堅定的愛國精神。他在日軍勢力範圍之內不會因威脅或利誘，而疎忽其責任，終止其指示委員團的工作。他也不會因日陪員之在場而畏縮不前，不敢發言。所以陪員的人選，我們覺得很關重要。當然，他同時還須備以專家及須有充分之金錢以應付委員團的一切物質需要。第五，我們要設法使調查團不為日人所包圍及其論調所蒙蔽。

除上述的應付方法外，我們還應考慮的，就是曾一再拒絕接受的調查團，何以日本今已自願接受呢？是否因其在三省的勢力已經確固，不會因調查團的考察而感掣肘之患，抑係志在聯絡英美法德意五國以調查為名而行分贓之實呢？這都是疑問。不過以日人在滿之勢力看來，分贓確不是日人願幹的一件事。但是我人所可推論到的事實，就是日人對於調查團，毫無畏懼的心理，一則因為她已抱十二萬分的決心侵略東北，斷非調查團所得而左右其行動，別方面因為在調查團到時，她必計畫煽惑土匪暴動刼掠，到處擾騷，既能使調查團無法作完全的考察，或使他們感着有生命危險的威脅，復能予以在此情況之下不能撤兵之口實。這麼來，調查團的派遣不僅不會予日人以不利，抑且能予他以國際宣傳的資料，要使日人無法施其狡譎伎倆，當然要看這般土匪能否變為義匪，而不為日人所利用。

末後，我們以調查團的派遣，應該準備向國聯理事會提出第十五條，要求解決中日爭端。要知第十一條的援用是種錯誤，尤其是因此條文空泛不實，不能課國聯以切實的義務。假如我國是一個強國，以此條彈性很大，隨處可有伸縮餘地，援用之亦未嘗不可。乃不幸我國是一弱國。現在第十一條不是已由事實充分證明其無效嗎？就是第十五條的援用都還是我們最低的限度。此條的實行，首先就是派員調查與研究。調查團的任務正是此種工作。所以我們應利用此機會提出第十五條，以便予理事會以解決爭端的確切擔務。

當然，我們對於調查團之派遣及第十五條之援用，不要作過分的妄想，以為這麼一來，就可以一帆風順，解決中日爭端，使日軍撤退。不過國聯既有調查團之派遣，公約既有第十五條之規定，我們應利用之而不應自棄權利與時機。誠然，東北事件非短時期間所能解決的問題，也非空言所能解決的問題。除拚一死外，尚有何其他第二方法？

八

光華大學教授　王造時

中國與日本同是國聯的會員，縱有爭議，日本應將爭議『提交公斷，或法律裁判，或行政院審查。』即是公斷，裁判，或審查的結果，於日本有利，中國不願遵行，日本無論如何，也須『俟公斷員或法律裁判或行政院報告三個月以後，』方得從事戰爭。今日本計不出此，自始便用暴力，佔據我東北，顯然是違犯國聯盟約第十二，第十三及第十五各條的規定，侵犯了『中國領土之完全，及現有政治上之獨立。』如果國聯眞是擁護公理正義，早就應實行第十六條的制裁，『應視爲對於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會員應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經濟上之關係，』『向各關係政府建議派遣陸海空軍，組織軍隊，以維護聯合會之盟約。』

但是我國政府昏瞶儒弱，不敢援引第十六條；國際聯盟欺弱怕強，不敢應用第十六條。國聯行政院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二十四日兩次請日本撤退軍隊，日本不惟不撤一兵，並且進攻不已。國聯既不敢加日本一種嚴厲的制裁，只好傴於強權，敷衍了事。於是而有十二月十日空空洞洞不辨是非的決議。

該決議案的第一項『重行確定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行政院一致通過之決議案。』所謂九月三十日的決議，即令日本撤兵中日直接交涉，若滿洲問題有審議的必要，定十月十四日再行開會。但是日本不惟未撤一兵，並且以飛機轟炸我錦州，以陸軍佔據我山海關，以大批兵艦示威於我沿海沿江各地，現在又要大舉來攻打錦州。試問這種等於廢紙的決議，『重行確定，』有何效力？

該決議案第二項『念及，』十月二十四日以後嚴重的新發展。更是滑稽。單是『念及，』而不給日本以有效的制裁，又何必勞駕國聯？至於『記錄雙方採行各種必要計畫以避免使時局愈臻嚴重，及不作可引起此後戰爭及生命喪失的任何發動之擔任，』曾何加於九月三十日決議案的第五項『本會確知中日兩政府皆欲避免可擾亂兩國間和平與良好諒解之任何行動，並悉中日兩國代表已發諾言，聲明其政府採行各種必要方法，以免滿洲事件範圍之擴大或時局之愈臻嚴重。』但是日本，取通遼，佔齊齊哈爾，幹了還是幹了。現在國聯又來『記錄，』不想別的方法，結果又不過是白紙黑字的『記錄』而已。

該決議案第三第四兩項關於消息的供給，係手續問題，無關宏旨，無可批議。

該決議案第五項爲全案的中心，即關於派遣調查團是也。按國聯盟約第十五條原有『調查及研究』的辦法，不是沒有根據；而且在國聯當初處理東北事件的時候，我國代表屢次提議派遣中立調查團，都因爲日本的反對，國聯不敢接受。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提出國聯卻認爲解決的唯一路徑。其趨炎附勢，可見一斑。

若是這次決議案所規定的調查團，能完全照盟約第十五條辦理，倒

也能了。但一按實際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一方面看來這次的調查團範圍很廣。凡『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倚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都須向行政院報告。』這其中實在包括有調查我國抗日救國運動及內政的危險。若是從別一方面去看，則調查團的權力又未免太小：第一不能過問中日直接交涉；第二不能干涉兩國軍事佈置。由前者，日本想強逼我國中央或地方當局賣國。由後者，日本可以自由進攻我任何地方。至於中國所受日軍佔據的損失，則一字不提。試問這樣的調查團，有什麼用處？若有用處，恐怕是日本的，不是中國的。

該決議案第六項關於召集行政院會議的規定，沒有什麼可以批評。日本還認爲佔的便宜不足；又在第二項下，提出保僑權及勦匪權的保留。所謂保僑卽保護日本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什麼叫做『安全？』什麼叫做『不安全？』誰去解釋？日本當然不客氣只許他自己去解釋。安全可說做不安全。就是安全，日本也可以使其變成不安全。說做不安全或使其變成不安全以後，日本便可用武力來佔據地方，接收政權，而美其名曰『保僑。』至於勦匪，更是荒謬。『匪』作何解？只有日人知道。在日人眼中，中國沒有一人不是匪，沒有一地沒有匪，有匪固然要勦，無匪也不妨製造。然後可以假勦匪之名，行侵略之實，繼續佔據土地，擴大暴行範圍，直至吞併我全中國而後已。無怪各小國代表，爲自全計，不能不驀起提出保留，認爲日本在我東三省的行動，不得視爲先例。

總起來看，這次的決議案，可說是完全偏袒日本，阿附強權。我們用不着對國聯萬分失望，因爲國聯原來不可『完全信賴。』國聯本身不是一個太上國家，牠的政策，是以各強國的政策爲政策。如果英法意德，再加上國聯以外的美俄，都堅決主張干涉日本暴行，國聯早就會對日本不客氣，日本自己也會看風轉舵。國聯之所以如此屈服於日本，日本之所以如此放肆於中國，除了中國自己不爭氣外，乃是因爲國際形勢有利於日本。日法的秘密諒解，英美的爭霸世界，英法的爭雄歐洲各國的經濟恐荒，以及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衝突，都是給日本一個絕好的機會。

國際聯盟決議如此，國際形勢如彼。站在國民的立場，我們若是不願斷送東北，我主張：

(一)全國各界一致起來，宣言反對國聯決議，拒絕調查團來華。

(二)督促政府武力抵抗日本進攻，並實行收回失地。

簡言之，我主張戰。我自始至終主張戰。戰是唯一條路；戰，可以促成國家統一；戰，可以激起愛國精神；戰，可以保存民族人格；戰，可以引起國際干涉；戰，可以促成日本革命。我自始至終主張破釜沉舟的戰！

九

申報記者　陳彬龢

(一)國際聯盟究竟是否真為維護公理與和平而組織，存有此一疑惑者，應為世界最愚或最耿直之人。東北禍變發生，國聯共集議三次，集全世界政治家外交家之焦思苦慮，終無以制止日人的暴行。反之，卻恰如英記者賴斯摩所言：『使日本得以鞏固其在滿洲的地位，并從容完成其軍事準備』所以國聯不僅未能消弭禍患，抑且為日人張目，增重東北事態之艱難險惡。自國聯第一次決議以至十二月十日第三次決議，皆為政治家外交家欺騙世人耳目的魔術之扮演，都為一種預定的陰謀，這些英記者賴斯摩已代我們澈底揭開。

日本對於國聯，自始至終，毫不顧惜，一般輿論以為只要有充分的實力，國聯便無足畏，并認為東北事變為地方問題，宜由當事國自行解決，不容第三者參加；甚且，他們還想利用國聯使東北成為日本的委任統治地。一般軍人的主張，則更為強硬。在日本人的眼裏，國聯只是一隻紙老虎，一根銀樣的蠟鎗頭，我行我素，毫無顧忌。只有自己不爭氣不肯努力的我們國家，纔對這紙老虎膜拜，對這木偶乞靈，或且恰為對強盜的共謀者討還贓物。十二月十日的決議，給予了我們以什麼助力呢？態度既模糊，文字又極其含混，可伸可縮，更附以白里安的說明，在在都是敷衍，在在都是左袒日人，右抑我國。最近暴日又要總攻錦州，第三次國聯決議不是又被日人撕破了？這一齣含有重大的嘲笑捉弄侮辱之意味的怪劇，實在由我自取，不能尤人。試思參加國聯諸主要國家的本身，就都是帝國主義者，都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國聯就是帝國主義的托辣斯。牠那裏能主持公道，能抑制日本的暴行呢？把握了這一事實，對於十二月十日國聯的決議，我們還值得看重嗎？

(二)派遣調查團，也是國聯的敷衍政策之一。這一提案，我國本先有提議，國聯未加考慮。第三次決議是根據日本的提議而決定，調查地點既不曾明確規定，調查團的權力又全部剝奪，而且委員的人數和分配，在幾個強國間又演出爭奪的醜惡怪劇。調查團是否於我有利，我們亦不難從此種事實求得其答案。不過，我們卻也用不着反對，待以普通外賓之禮，說明禍變的真相，既不存若何希望，自不至有若何之失望。總之，目前的問題，只有自己纔能解決，希望他人都是依靠冰山。

十

武漢大學教授　王世杰

(一)日本在東省行為顯屬戰爭行為。國聯至遲應於第三次會議時，決定按照國聯規約第十六條之規定，一面予日本以除名之處分，一面由各會員國一致對日經濟絕交，并實行經濟封鎖；不當僅採國際調查辦法，自損威信，并延長中國之損失。

(二)國聯第三次決議雖屬不當，我國國民，對於調查團，卻不必因此，自始即抱敵視態度；因依國聯規約，吾國對於此次調查團之報告或建議，固有接受或拒絕之自由。愚意吾國一切民衆團體，新聞界，以及全國

黨部，應一致督促該團，對於東省事件，迅即爲次列之主張：

一、爲維持國際正誼與永久和平計，東省事件之根本解決應注重中國方面損失之賠償與日本不再侵犯中國領土之保障條件。

二、東省事件之重大性既超越國聯有史以來之一切其他事變，則爲實現前項條件起見國聯應於日本拒絕前項條件時，立卽執行國聯規約第十六條之制裁。

十一

北京大學教授　陶希聖

國際聯盟會是帝國主義列強用以控制弱小諸國並緩和列強彼此間衝突的一種外交官僚組織。他的文件都要從兩點來觀察。第一，他的文件的內容是五強國的妥協案；第二，文件的文句是官僚式的。十二月十日理事會對中日問題的決議案亦復如此。

因爲國聯文件是官僚公文式的，所以我對於這決議案以及施肇基的八點保留老實的說，不大了解。我只看出決議案沒有確定日本退兵的時期，只看出日本在東省有勦匪權，只看出國聯要派五個委員外加中日各一人到東省去調查，隨時報告國聯。

所以依此決議案，則日本可以不退兵，並且可以自由用兵於東省。至於中國軍隊如有動作，則調查報告一到國聯，那末，中國便是決議的違背者。

中國代表接受這個決議，便是表示放棄東三省的意思。中國政府以後對日的交涉也除了此種放棄以外沒有途徑。因爲東省問題解決的大前提就是這樣定下了。

國民的態度只有兩種：一是承認這大前提，二是根本否認。如取前者則歡迎調查團，如取後者則反對之。

十二

中央大學教授　武育幹

（一）國聯對於東北事件的決議案，全然是用極巧妙的外交文字，來欺騙中國人民以見好於日本帝國主義。因爲若果國聯眞能主持公道，像日帝國主義這樣的暴行，便應首先課日本以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嚴重責任。現在這層既做不到，那麼最低限度，也應該嚴令日本卽刻（退一步也應限期）撤退侵佔我國境內的軍隊再講。可是這次國聯的決議案，知道他們十月廿四日責令日本撤兵的議案已行不通，便根本軟化下來，只說『重行確定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行政會一致通過的決議案，依此議案雙方聲明受其莊嚴拘束。故現請中日兩政府採行爲確使此議案見諸實施所必要之各種方法，庶日兵之撤入鐵路區域，於該議案所規定的條件下盡速實現。』這裏所謂九月三十日

的決議案是甚麼呢？只是國際聯盟『希望』日本撤兵罷了。要使這個『希望』怎樣才能實現呢？照當時日本代表的聲明，是要等到日本認為東省『完全』安全而不妨及日本利益的時候，那使『預備』撤兵。現在東省在日本暴力刦持之下，試問何時才能『安全』？何時才能『完全』安全？何時日本才肯『承認』是『完全安全』而不妨及日本利益呢？何況等到日本縱使承認的時候，她還可以藉口『預備』撤兵而不實行卽撤呢？並且卽使撤退也只撤到鐵路區域以內，隨便甚麼時候，又可藉口什麼『不安全』而出動呢？所以照這條文看來，國聯對於東北事件的決議，連最低限度的撤兵問題，都毫無着落，責任問題更不必談及了。我們對於國聯還能望她主持公道嗎？

國聯自以為主持公道，須要先行調查清楚。所以這次議決案又有調查委員團之派遣。調查團的任務是甚麼呢？只是『向國聯行政會報告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我們眞不知道暴日強佔東省地域已整整的三個多月了，罪惡昭彰，暴行日著，現在還需要甚麼調查。並且卽使派員調查，至少兩三個月內還不能畢事，可是東省的利權在暴日武力掠奪之下，已經老早喪失淨盡了；而東省的人民宛轉呻吟於暴日鐵蹄之下，痛苦也已經夠受了。且調查團的職權範圍，照條文規定，不能干與中日直接談判，又無干涉任何一方『軍事佈置』的資格。那麼日本暴力夾持之下的偽政府，假使遵循日本的意旨，把東三省的利權出賣盡了，調查團還是不能干涉的。又卽使日本大舉出兵攻擊東省華北一帶，調查團也不能干涉了。那麼調查團究竟調查甚麼，又有甚麼用處呢？像這樣的調查團，在調查的範圍內，既受種種的限制，那麼將來的建議案難道又有什麼價值？什麼拘束力？總之國際聯盟的原意在把這件擱延下去，而實際上對於我國的利害關係，還不只此。條文中關於『軍事佈置』一點特關重要，差不多給日本侵掠我國一個條文的保障。所以日使芳澤於決議的時候，特別聲明『余今日欣然代表日政府在該節無意妨阻日軍為直接保護東三省各地日僑生命財產而取必要行動之諒解下，謹行接受。』這裏明眼人一看所謂『必要行動』當然是指『軍事行動，』軍事行動的藉口，是直接保護東三省各地日僑生命財產。所以這幾天日軍又大舉進攻錦州一帶，而國聯也不加干涉了，這豈不是國聯竟默認日本的藉口是具有相當的根據嗎？

（二）再說到國際調查委員團的來華，站在國民的立場上講，我們應持甚麼態度，我以為國民應該用總示威的方法，拒絕他們。因為假使這調查團的任務是和通常一樣，——卽國際糾紛發生時，仲裁調停機關常責令雙方撤兵，而派遣調查團調查是否如期撤兵——卽來調查日本是否如期撤兵，則我們是承認的。可是現在這個調查團卻因受明文的限制，根本不能干與軍事行動，那麼日本撤兵與否，牠簡直不管，我們還要他調查甚麼呢？並且肇事的地點在東省，而這回調查團所欲調查的事件，卻與東省問題並無直接的關係，反而要調查中國與其他各國

的國際條約等關係，那豈不是等於分贓會議前的序幕要先調查利權清楚，然後來分割嗎？不然的話，爲甚麼這樣一個義務差使，帝國主義的國家偏各欲爭奪一席呢？近來報載各國所要分派的調查員，多屬軍事專家或深具侵掠野心的帝國主義者，其用意也可深長思了。

十三

暨南大學教授 丘漢平

(一)我們對於日本的蓄謀吞併東三省，是不能有絲毫的疑問。所令人思索的是日本在什麼時候才敢發動及用什麼方略去佔領。這次出兵侵佔瀋陽，不數日佔領全滿，便是一種試驗。

當事變之初，日本政府還怕各國有什麼積極的反動，就把這椿事推諉到幾個『熱頭』的少年軍人。時間過得很快，一次二次的國聯決議案並不發生什麼影響，日本看到這『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便索性進一步去實行事實上佔據東三省的野心。但列強所以不願執行國際盟約者，另有四種原因在：

一、各國的本國問題都已鬧到天翻地覆的地步，其嚴重較十百倍於滿洲事件，那裏還顧到東三省的問題？

二、列強在華都有特殊利益，壓迫日本便是犧牲自己。中國國民黨近幾年來所標榜於世界者便是廢除不平等條約，——這是列強最反對的。日本這次以武力威脅中國，以武力維持及擴大其特殊利益，是給中國革命運動一個打擊。倘若因此而得到勝利，列強的在華特殊利益至少可以維持十年二十年的生命了。

三、國聯中的幾個強國，牠們的視線都是以美國爲轉移。如果美國這次是主張積極解決東三省事件，日本也沒有這般放肆。可是美國是列強的債權人，決不肯和日本對壘來犧牲牠自己的利益。報紙上常常發表美國反對引用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便是這個道理。

四、國聯的產生及存在歷史及其根據，完全是爲了列強保持歐洲的局面。遠東問題，無論是怎樣大，在這最近的將來是趕不上爲牠的中心問題。國聯的當前大問題是來春的軍縮會議。倘若爲了東三省事件，弄到日本及幾個同情於日本的列強發生和國聯反抗，國聯本身便發生了危險，而危及歐洲的暫時和平局面。

國聯的地位既是如此，我們對於牠的處置東三省事件就不能癡想有什麼解決了。國聯也明知無此能力，但爲顧全其地位起見，不得不謀一解決的方法。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便是含着下台的背境。

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案有兩點是很重要而是最不利於中國的。一是決議案第二項。依此決議，日本的撤兵並無時間之限制，在這期內，在日本方面，儘管在東三省駐兵建路開礦，我們毫無辦法。如果這種現象維

持了半年一載，東三省還有收回的可能嗎？但在中國方面，就不得用武力驅逐日本在東三省的非法勢力，因爲我們若是這樣做，日本便說中國政府破壞決議案第二項。其實，我們要先問國聯一聲：東三省在九一八以前，究是誰的領土？其次，國聯指派的調査團，任務不外調査報告而已。倘若這個調査團是由各國公法家擔任，或者可以得到較誠實的報告。但實際上，這委員會的人選均不外代表其本國的特殊利益。我誠實說一句話，這個調査團的報告，不外和一九二六年的『法權調査團』或費唐一類的東西。我們這幾個月來所倚賴國聯的結果，僅此而已。

（二）我們國民對於調査團來華時要表示一種堅決奪回東三省的態度。對於調査員本身，應以客禮待之。要之，外人所以敢欺凌中國者，是因爲中國人沒有堅決勇敢的精神。我們要給調査團一種暗示，如果國聯不主張公道，中國人必定和日本人拚命。

十四

暨南大學教授　李聖五

日本於去年九月十八日突然進兵東三省，迄今已逾三月，軍事行動並未停息，此爲彰明昭著之事實。日本軍事侵佔之藉口，姑無論爲中村事件抑爲拆毀鐵路，皆於法律上及國際慣例上毫無可以原宥之處，已爲世界所共認。所以此案之事實與法律，已無詳爲敘述之必要。

國際聯盟理事會自接受此項嚴重案件之後，凡集會三次，而最末一次之理事會歷經權變折衝，卒於十二月十日，復通過一項決議案。全案包括六款，而其所以引起當事國——特別是中國——之注意者，蓋因其第五款有指派五人委員團赴東三省就地調査之決定。至於其他條款所規定者，一則曰重行確定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理事會一致通過之決議案，依此議案雙方聲明受其嚴重之拘束，故現請中日兩政府採取履行此議案之必要方法，庶日軍之撤入鐵路區域，儘速實現（第一款）；再則曰理事會爲時事有更嚴重之景象，乃記錄雙方採行各種必要計劃，以避免戰爭之發生及生命之喪失（第二款）；三則曰理事會請雙方當事國將時局之發展情形，告知理事會，並請其他理事國各將其所接當地外交代表之任何情報供給理事會（第三及第四款）；最末一款規定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理事會尋常會期之前請理事長留意此問題之變動情形，而於必要時再召集理事會。凡此數款無非重爲申述理事會九月三十日所通過而爲日本所輕輕違背之議決案；第六款則特別表明理事會對於此項事件尚繼續注意，換言之，倘日本在華之軍事行動再有更進一步之暴橫行動時，仍可召集如以往三次之理事會。

最足令人奇異者，十二月十日之決議案既明言重行確定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而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之第五款中復謂委員團無干涉當事國任何一方軍事佈置之權限，顯然前後矛盾。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

既一再規定日本迅速撤兵，防止事件擴大，十二月十日之議決案反列入任何一方軍事佈置之語句。既容許軍事佈置，便默認戰爭，何撤兵爲？國聯規約第十一條明明規定任何戰爭或戰爭之恫嚇，無論其即刻影響於盟員國與否，均認爲涉及國聯全體，而國聯應採取任何有效行動以保障國際和平。十二月十日議決案第五款之規定顯然與此背馳，以防止戰爭爲職責之國聯理事會竟有此等議決條款，是不啻自爲攻伐，能不令人痛心！誠然國聯於調解糾紛歸於失敗後，非不容許當事國採取相當手段以維護正義與利權（參閱規約第十五條）然則此時正在防止軍事行動之際，絕不容明白承認當事國之軍事佈置。

況且事實上日本軍隊無端侵入中國領土，一則暴横猖獗，一則退讓規避，倘退讓規避果出於恪遵法律與規約者，則國聯職責所在亟應就病下藥，盡力於軍隊之撤退；反之如退讓規避出於畏懼怯懦者，則國聯既以擁護正義爲主旨，『扶弱抑強』更屬不容遲疑之職權。一言以蔽之，國際聯盟如不使『撤兵』之議儘速實現，規理事會之一切行動均歸失敗。日本無端進兵於中國領土之內，是此項事件之惟一原因，亦即其解決之惟一關鍵，不此之圖，可謂緣木求魚。

如曰九月三十日理事會決議案中曾明白規定日本儘速撤兵，奈日本不遵守何？理事會如有此等覺悟，即不應再通過十二月十日之離奇議決案。既已通過，至調查團報告之後，更不能不容吾人疑問，奈日本又不遵守何？國際聯盟不鑑於日本之玩忽法律，另謀進一步之有效方法，而復通過此等延宕時間之議決案，其有害於當事國之一方——中國，姑不具論，而竟忘卻其本身職責之所在，諸理事國中倘非另有居心者，則此等措置，不能不令第三者百思不得一解。

就十二月十日之議決案本身而論，理事會即避開干涉之名而以和解自認矣。國際間和解之事例亦復不少，但大率於爭議當事國停止衝突行動爲派遣調查委員會或和解委員會之先決條件，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美國國務卿白賴陽（Secretary Bryan）與其他國家所締之促進和平的種種協定，即有此種明白的規定。而國聯理事會竟將引起衝突之基本因素——軍事佈置——列入十二月十日之議決案中，非惟放縱日本之強横行爲，而且表明考查團之派遣，亦未必具有十分誠意。

議決案說明書中關於日本所要求之保僑權及勦匪權，更屬荒謬絕倫，所謂保僑權乃國際公法所賦與之權利，任何國家皆享有之，不待條約締定，更不待外交的要求。一國人民旅居他國當然受其本國外交上的保護，倘受非法待遇，而旅居國不予以適當之救濟時，僑民祖國可以提出抗議，要求賠償。日本對華始終享有此等權利，實無要求之必要，而日本代表在理事會中所以一再嘵嘵者，當然另有意義，保僑云云僅一代名詞耳。所謂勦匪乃中國法權內之職責，他國絕無越俎之權。果中日間曾經發生戰事，而東三省淪於日本佔領之下者，則日本享有佔領期間之暫時行政權，勦匪云云尚有可原，而今於中國領土之內要求此等

權利，誠不知何所根據？理事會雖未將此兩項要求列入議決案之正式條款中，然容納此種要求而與以考慮，且將保僑權申述於說明文中，亦屬荒謬之至。

由上所述，已可瞭然於理事會十二月十日議決案之空泛荒謬，抑弱助強，缺乏效力。然則吾國國民究應對於行將來華之國聯調查團採取何種態度，實爲亟待答覆之問題。對於此項問題之解答上有應注意者數點：（一）吾國政府既已接受該項議決案，國聯調查團之來華已經成爲既定的事實。（二）吾國政府既始終將東三省事件訴諸國聯解決，則國聯調查團之派遣吾人可以假定爲國聯處置此項問題之初步辦法（先調查事實。）以上兩點確定之後，吾人應預爲質疑者：該調查團能否以正義爲歸宿，以客觀的態度紀錄事實？能否睿智嚴正，逃開日本阿諛蒙蔽之慣技？而吾人尤不能不預爲防範者：調查團職權之行使限於日本在東三省肇事之地點，其他地域絕不在調查範圍之內。對日經濟絕交乃吾國人民在法律權利以內之合法行動，更不容調查團以此爲調查之事項，亦不得以此爲將來外交折衝之條件。

尤應注意者，國際法上之主體是國家，不是人民，所以國民的一切行動，僅能期望其發生實質的效果，而無法律的力量。民衆運動如果能促起政府之動作，其影響僅能推動輿論，而不發生實質的效力。對於理事會十二月十日議決案，吾國政府應當彙集三月來之紀錄，略揭其措置不當之處，以表不滿，作爲以後進退之餘地。吾國政府應有充實之準備，待調查團到達東三省後，將吾願得其考慮之問題與事實，儘量供獻吾人認爲時間上的延宕，就是實質的莫大損失，明乎此，吾國卽應速謀另一種解決方法。要知國際聯盟是一種工具，吾國既不能運用牠，便不當爲牠所玩弄，吾明達之士，幸注意此點！

十五

復旦大學教授　吳頌皐

東方雜誌社近以下列兩問題：（一）對於十二月十日國際理事會決議案應作何批評；（二）站在我國國民地位，對於派遣來華之國聯調查委員團應取何種態度？徵詢意見於余，余愧無所學，惟以茲事重大，關係我國外交匪淺，爰就平日觀察及感想所及，簡單答復如左。

未討論本問題之前，有一點不能不先陳述者。欲說明國聯理事會之決議案，應先明瞭國聯理事會之性質。我以爲國聯理事會不過是常設的國際政治會議。易言之，係國際政治機關而非國際法律機關。故其性質與海牙國際法庭，迥然不同。國際法庭之判決案及其解釋之意見 (advisory opinions) 乃係法官以超然地位，持平論斷，不尙政治作用之合理的決議（關於德奧關稅同盟之判決，似已受到政治勢力之支配，此誠不幸之事實。）此種決議重是非而不計利害，比較的適合公道。所謂準司法的 quasi-judicial 裁判機關，果當如是焉。至於國聯理事

會，其性質既與國際法庭根本不同，故對於任何國際爭端之處置，大率以理事國之政治與經濟的立場，交換意見，力求妥協，定一和平解決方法。此種和平解決方法，雖有國際法原則及國聯盟約之規定，爲其討論根據，徒以理事會在事實上常受一二強國勢力支配之故，欲求國際爭端，獲得合乎公道之處置，初非易事。且理事會所有之決議，目的因在和平解除國際糾紛，但所謂『和平』"peace"與『公道』"justice"二者含義是否不相背馳，亦屬疑問。有時維持和平，固即所以主持公道，但有時主持公道，卻不能維持和平。此無他，世界和平基於均勢，而不基於公道，故吾人擁護公道而推至極度，單求事件之和平解決，未必一定有效。祇以均勢之構成，權力不在弱國而在強國。強國爲均勢而維持和平，斯和平與公道，終不免背道而馳，而弱國利益，遂爲和平而犧牲矣。明乎此，可知國聯理事會所有之決議，充其量祇是一種解決爭端之和平方法。祇視爲調劑各方利益而後商得之辦法則可，視爲根據法律辨別是非而後判斷之結果，則期期以爲不可。此吾人對於國聯理事會應有之認識也。

國聯理事會之性質如此，故國聯本身，決非超乎國家以上之最高行政機關，其理至爲明顯。我國人平日對於此點，不加注意，一旦外侮侵入，則倚若長城，極端信賴，一若子姪衝突，家長必可持平處置者，此實一大錯誤。東北事變發生之後，各國輿論，都不直日人所爲，顧何以中國不向九國公約之發起國（美國）說話，而獨向法國勢力支配下之國聯理事會申訴，令人頗屬費解。今年中國當選爲非常任理事之一，乘機提出，原非不可。但事前亦應極力準備，方不致爲人所紿。施代表爲孤軍奮鬭於萬里之外，此種精神，深爲欽仰。然夷考其實，尚有幾點要不能不令人發生疑問。理事會二次開會時，日軍橫行北滿，戰爭之行爲，早已成立。何以十五條（十六條須鄭重考慮，而十五條之引用，初非甚難。）始終未曾引用？此其一。第一次開會時，美國派代表列席，形勢不謂不佳。未幾稍有變化。其後理事會由日內瓦移至巴黎。法日協調告成，形勢益見惡化。然當時德意兩國，正可引爲己助，同時南美小國，亦可以超然地位，主持公道，而法果大失所望，我國代表缺少聯絡工夫，此亦不庸諱言。此其二。道威斯代表美國，在理事會背後活動，力量甚大。日本百計誘惑史汀生，而我國正式公使，尚未赴美。施氏一人週旋於英美法國之間，精力之憊疲可知。遂致日人宣傳勝我百倍，我欲發言，而日美之諒解已成，此亦敗事之原因，而尤不能不歸咎於國內主持外交者之失策也。要之，日本對我外交，不外乎『聯法制英』『和美敵華』八字。我國政府，果能洞識乎此，一面武力抵抗，以示不屈，一面確定應付方針，盡量運用外交，以求其貫澈，則巴黎空氣雖不利於我，而謂爲結果變化如此之速，要未可信。英代表薛西爾(Lord Cecil)可稱爲最熱心擁護國聯盟約與肯替中國說話之人。彼嘗於事後告人謂理事會中遇到兩大困難：一爲日本之黷武主義（Japanese Militarism），一爲中國之政治不上軌道(Chinese Political Anarchism)。一針見血之談，眞值得吾人之反省。夫

日本舉國一致竭其全力，以威武不可一世之"Militarism"向我國步步壓迫，而我國則上下敵視，忙於對內，試問在"Political Anarchism"之情勢之下，苟且應付，烏足以禦敵？此實爲外交失敗之主因，而足使眞正愛國者傷感不已者也。

至於十二月十日理事會通過之議決案中，日本佔着上風，中國壓在下風，當然不消說得。中國失敗之點，不止一端，屢次申訴，卒未能達到日本撤兵目的，此其一。國際調查委員團不產生於九月三十日初次議案成立之時，而反產生於日軍準備進攻錦州之時，其中利害得失，不言可喩，此其二。調查委員團之職權，不但不能調查東北事件之責任問題，且並監視日軍之撤兵而不可得，其有利於日本者何如，此其三。除上述三端外，尤有一點不能不注意者，卽依照決議案第二節規定，日本（中國亦然）本負有採行各種計畫，避免時局嚴重之義務，此節文字已極空洞，而日代表尙不知足，竟於大會中補充聲明，『日軍剿匪權利，絕對保留，不受此節規定之拘束。』有此聲明在先，是日軍不但不允撤囘至鐵路區域，且可利用剿匪護僑名義，增派軍隊，掃除我國勢力，完成其統治局面。觀於最近日軍之忙於縱匪剿匪，公然攻擊錦州，可見日人用心之所在。故就事實而言，日代表對於剿匪權之保留，在國際開一惡例（南美國家反對此項聲明，後經白里安說明此係例外辦法，始得其諒解。）在中國則大足助長日軍暴行之進展，影響於我國之主權者誠非淺鮮。女子遇暴徒，哭之於路人，路人不之救，而反責女子曰此非獸行，何權爲？此卽國聯默許日本保留剿匪權之絕妙寫照。嗚呼！觀此可以憬然而悟矣！

議決案之解釋如此，其於中國不利，蓋可想見。然則拒之可乎？曰，不然。吾人站在國民立場，反對調查委員團之決議則可，堅決要求政府非拒其來華不可，則我以爲尙有考慮之餘地。何則？蓋我國在理事會中，縱然失敗，但未始無一補救辦法。此觀於施代表之聲明，可得而知者。施代表在議決案通過之際，曾有重要之聲明保留凡八點。八點之中，述其兩點，已足信中國仍保留有行動自由之權。第一點聲明『中國保留在法律條文中之各種權利，與補救方法，此爲中國依據國聯盟約，現有條約，及國際公法應有之權。』第八點聲明『中國將視日本造成政治糾紛，損及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之任何行動，爲公然破壞國際責任之行爲。』有此二重之聲明在先，可知我國果有自衛能力，儘可直接裁制日本，誰謂日本在中國境內眞享有剿匪權耶？故就事實言，國際調查委員團之設立，一方面固未能促成日本之實行撤兵，他方面卻未嘗能阻止我國之自衛的軍事行動。易言之，日本固可藉詞剿匪，對我錦州進攻不已，我國而果有武力抵抗之決心，國聯理事會之決議案，初亦不能加我以何種拘束也。

此義已申述如上，可知國人所當注意之問題，初不在應否拒絕調查委員團來華之問題，而在如何應付此事，使之轉變形勢，利於我國之問題。關於此點，我在東北事件發生之初，卽主張武力與智力必須同時並

用，事乃有濟。運用武力卽係軍事上之自衞，運用智力，則爲外交上之自衞。平心而論，強國所恃者武力，弱國所恃者則爲智力。故我國開始宜在外交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今雖時機已過，形勢險惡，遠不如前。然謂爲絕對不能應付，我猶未以爲信。爲今計除根據施代表所保留之各項權利，於軍事方面速謀必要之準備外，政府當局，似尤宜努力於外交活動，拉攏美國，使與英之態度與行動一致，此一法也。聯絡德意，用以牽制法國，此二法也。此外政策隨時可變，要視內部是否一致，外交機能是否健全以爲斷耳。我國而果能藉民族自衞的精神，力拒暴日，改變外交形勢，國際輿論，未有不爲我助者。英美德意諸國之態度，果能對我好感，則雖有國際調査委員團之來華（五國所組織者，）我國仍得利用公正之調査報告，爲我外交上重闢一新路。他如堅持調査委員之人選，必須我國同意，委員團調査之範圍，必須限於東北三省。如何準備，以供調査團之參考，以及如何謹愼，以防日方陪員之操縱，皆有注意之必要。總之，拒絕調査團來華，畢竟是消極辦法。痛改前非，力謀補救，乃係積極辦法。外交之路徑不窮，全恃乎智謀之運用得當。此係政府所當覺悟者。至於國民之當前覺悟，我以爲英代表薛西爾所發言論，大可發人猛省。不知國聯之性質，而迷信國聯，固然可笑，然疾視國聯，日唱高論，以求快一時，又豈能免『幼稚』之譏哉？

十六

中央研究院 徐公肅

（一）中國提出東北事件於國際聯合會，係根據國聯公約第十一款之規定（中國應否提出第十一款抑另一條款此處姑置不論。）故國聯最低限度亦應厲行第十一款所規定之義務，卽凡值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威脅時，國聯應採取適當辦法以保持國際間之和平，然一察十二月十日之議決案規定，國聯實不能厲行此項義務。

議決案第一款規定重行確定九月三十日之議決案，幷請雙方國家採取各種方法，務使此項議決案見諸實施，九月三十日議決案之主旨在於撤回軍隊恢復尋常關係。惟通過以後，日本不但不將軍隊撤退，且得寸進尺，時事呈『更嚴重之景象。』國聯蓋亦承認此不幸之事，足以引起應有之惶慮（見十二月十日白里安宣言。）此九月三十日之議決案在當時情勢之下，旣未能發生何種效力，則在時事更形嚴重之際，國聯自應採取較爲有效之辦法，如第十六款所規定，以保持國際間之和平。乃集議多日，束手無策，將九月三十日之議決案重行確定，並第二次限期撤兵之決議亦置之不顧，須知九月之議決案旣未能發生效力於十二月十日之前，胡能發生效力於十二月十日之後國聯此項決議，未免滑稽。

議決案第二款承認自十月二十四日以來時事有更嚴重之景象，乃國聯不採取適當辦法使此種情勢趨於和緩而僅紀錄雙方國家不使

形勢嚴重之擔保。日之野心，國聯豈不之知。日果能履行其諸言，中國亦無須求援國聯，此項決議亦太無辦法。議決案第三第四兩款請雙方國家繼續將時局之發展情形告知理事會，理事會各會員國亦應將所接各該國在東三省代表之報告通知國聯。此項決議固可使理事會詳悉當地情勢，然於阻止戰爭之行爲，並無直接關係。

議決案第五款爲規定國聯組織調查委員團。對於雙方軍事上之行動，調查委員團既無權干涉，則第十一款所指之戰爭或戰爭威脅之情形，自非調查委員團所能阻止。

白里安氏在解釋議決案時，謂議決案之目的，其一即爲消滅目前危及和平之危機，然統觀議決案全文，範統寬泛，不着邊際，實未曾採取何種適當辦法。如第十一款所規定，以阻止日軍之暴行，並保持國際間之和平。白里安氏之解釋，僅爲一種周旋壇坫之言，吾人未之能信也。

(二)欲促成兩國對於所爭問題，作最後與根本上之解決，而組織調查委員團，就地考察，此種辦法，在原則上吾人自亦贊同。惟欲達到此種目的，調查委員團之最大任務，應爲監督日軍之撤退。蓋兩國間之爭端，決不能在一國以武力佔據他國領土時所得解決在佔據他人領土之後，而強被佔據國直接交涉，此即國聯代表所謂『在武力下之談判也。』(見十二月十日該代表宣言)在武力下之談判，決不能得一公正之解決。不公正之解決想亦爲國聯所反對。故國聯既欲促成兩國爭端之根本解決，則其指派之調查委員團之任務，首應監督日軍之撤退，否則派員調查，實無意義。

國聯如不賦予調查委員團監督撤兵之權力，則在調查委員團進行之時對於雙方軍事上之行動，最低限度國聯亦應加以阻止，使事態不致更臻嚴重。調查委員團亦得將事件釀成之原因及目前造成之情勢，從容調查，報告國聯，則亦或能達到促成兩國爭端根本解決之目的。然按照議決案第五款之規定：『調查委員團不得干涉雙方軍事上之行動，』而對於日兵撤退事，調查委員團僅取一種『毫不礙及』之消極態度。是國聯爲促成兩國爭端之根本解決，而指派調查委員團，然因指派調查委員團而反承認雙方仍得軍事上之自由行動，明言之，承認日本仍得繼續進兵佔我領土，是在此情形之下，指派調查委員團，於促成兩國爭端根本解決之目的，相去遠矣。

十七

上海法政學院教授　周還

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決議案的主要點，一爲回復到九月三十日決議案原狀，一爲組織國聯調查委員會到滿調查。吾國政府所以始終信賴國聯，在於國聯能根據盟約，採取最有效的方法，阻止情勢之擴大，以免危及國際間和平。明白一些說，便是以國聯之力，強制日本撤兵，恢復九一八以前狀況。九月三十日的國聯決議，國聯僅僅希望雙方各盡

其力，促成兩國間尋常關係之恢復。此種決議，已極寬弛而無力。決議以後，日本又仍擾吾邊陲，則國聯自當另覓有效方法，以副中國的期望，以維國聯的威信。使強權終爲公理而屈服。乃迴環往復，仍採初次的決議，三月爭持，百般心計，結果如斯，寧不可嘆。

十月二十四日的國聯決議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將軍隊撤退至鐵路區域以內，幷限於在十一月十六日國會以前，完全撤退。此項決議，除日本外，全場一致贊同，是國聯尙能爲公理而努力。日本於是焦思極慮，聯結法蘭西，妥協美利堅，孤立英吉利，而又忽提五項原則，以窘迫國聯，忽撤五項原則，以市惠國聯，詭謀百出，極盡陰狠外交的能事。卒使國聯於第三次理事會開會時，態度一變。對於日本未能依照限期，完全撤退之事，既置不理；而於日本攻錦攻黑，又不敢爲斷然的制裁（如經濟制裁軍事制裁之類）反曲徇日本的請求，派遣國聯調查委員團敷衍吾國，藉爲國聯下台地步。此種決議，實爲國聯毫無辦法的表示，而令人有何必加盟，不如退出的感想。

原來一國的立脚點，必須有獨立自衞的能力。外侮來時，便當顯出此種精神。遼瀋變起，軍事方面，既抱『不抵抗』主義而節節退讓；外交方面，復以『日不撤兵我不直接交涉』爲口號。『不抵抗』主義的荒謬，國人均知。而於不直接交涉一事，則時賢亦都同情。其實直接交涉，乃一國外交最重要的職務，而又爲外交存在的惟一理由。即使交涉時，自審力弱，不得不有藉於鄰邦，亦當以吾爲主，方不致大權旁落，俯仰由人。所以國人多主張撤兵爲直接交涉的條件，而吾則主張以直接交涉爲達到日兵撤退目的的途徑。吾政府於軍事既一味退讓，於外交又一味仰仗國聯。國聯本無裁制強暴的實力，聯盟各國，又以利害不同，主張不能一貫，更不足以爲吾助。故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案，蓋以最無效力的辦法，而欲使日本橫行無忌耳。

組織國聯調查委員團一事，本爲吾國所主張。蓋欲國聯明白日本在遼東種種暴行，以爲有效的制止。然而日本則以此項組織，是容許第三國插身干預其計畫，堅決反對。

第三次國聯理事會開會時，日本忽建議國聯派遣調查委員團，不僅限於滿洲，且及於中國全部。凡引起目前危局之一般情勢，中國之不履行中日條約義務，中國之排斥日人利益，及中日兩國其他種種困難，均在調查範圍之列。而於中日談判及軍事行動，則調查團無權過問。是日本的建議，不僅使國聯在毫無辦法時，得一轉圜之計，幷以子矛子盾，使中國無從反對；而實則，借此延長時日，俾在佔領區域內，得爲充分的展布；且欲借國聯調查團的名義，開各國干涉中國政治的初步，設想惡毒，達於極點。

國聯的決議，固未嘗完全容納日本的主張。然委員團於中日交涉不得過問，軍事行動，亦不得干涉。與日方要求，已經符合。委員團範圍頗廣，能在當地審查一切足以影響中日兩國邦交的行爲。是國聯此項決議

之有利於日，可以概見。

吾人對於國聯調查委員團，應取何種態度？表示拒絕，抑表示贊同？原來國際調查委員會是一八九九年，海牙和會為補救當事國家報告的矛盾和危險而創設的制度。海牙公約第一編第九條中訂明，凡遇有國際爭議，無關名譽或根本利益，而僅起於事實的爭點者，爭議當事國，如不能依外交手段解決，當於情勢所許的限度內，設立國際調查委員會，依公平的調查，辨清事實，以謀爭議的解決。是國際調查委員會最大的任務，在於辨清事實而使爭議容易解決。所以遼瀋事變初起時，國聯即應根據吾國代表的請求，組織調查委員團，把中村事件，及日人所指吾國拆毀鐵路等問題，詳細調查，確定事實，使日人不得有所藉口侵犯吾領土，尚不失為一有效的辦法。現在事隔數月，日人已強佔吾邊境，而尚從容不迫，委員調查，（截止屬稿時，調查員尚未派定）不亦如諺所謂急驚風碰着慢郎中麼？

此項調查委員團本為吾國所主張，本屆國聯決議，吾國又已接受。吾人不當因失望國聯故，而遽表示反對。不過吾人希望國聯派遣明白東方情形，而又存心公正的人員，趕緊到遼瀋地方，祇須將日人藉口出兵的理由，詳密調查，辨清事實。俾世界各國，咸能明白此次遼瀋事變的真相，和遼瀋事變的負責者。國聯調查委員團的惟一責任，便在此點，至於其他事件，調查委員團大可不必過問。

十八

武漢大學教授　周鯁生

（一）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決議案，實係一種敷衍的辦法。國聯之大目的在維持平和，常不免為平和而犧牲正義。此次決議案，既未確定日本撤兵期限，而調查委員團之職分又極其空泛；且不惜使中國於日軍佔領期中從事直接交涉。則宜乎日本代表之欣為接受，而東京報紙高唱日本主張勝利也。在國聯原不過以調查團的派遣為延緩中日衝突之法，東北事件決不能靠此解決。

（二）我國民對於調查委員團仍應以禮貌接受。國聯固然以調查團為緩兵之具，我們亦不妨用作宣傳的機關。日本在東省暴行實情，利於有第三者就地觀察，宣布於世界。我們不靠調查團解決東省事件，我們但希望調查團能揭破日本侵略事實。況且十二月十日決議案既經我國代表同意，我們亦只有從他方面補救外交的失敗，而不可以輕於拒絕或攻擊調查團，致失國際社會的同情。

十九

東吳法律學院教授　張志讓

（一）東北事件發生，我國不以武力對抗，而向國聯申訴，自然是根本失策，其結果之不能良好，原是早可料到；然而以前恐怕卻還不會想到會如此惡劣。我們觀察國際上關於中日事件的經過情形，得到下列幾項的結論：（這些結論的根據，在本文內自然無從敘述）

一　國聯雖然根本上並不是為國際間維護公道的機關，然而對於中日事件，也並不是自始就預備以這樣一種侮辱公道的決議案，了其責任。其所以竟至出此，那關鍵全繫於美國的態度。美國在十月十六日其代表吉爾伯脫（Gilbert）第一次出席理事會以後，同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出席以前，這幾天之內，與日本成立了一種諒解。這諒解的性質，卻並不像有人所猜測的那樣具體化。

二　歐洲各國對於中日事件，本來不願離開美國，有所措置，至此遂均束手，法國且竟與美國採取一致態度。

三　在所測日美成立諒解的時期以前，國聯對於日本向北滿的發展，顯露不安，好像深恐日俄發生衝突。在這時期以後，卻就變了，雖然日本攻下龍江，也竟視若無覩。

四　中日戰爭，為列強所極不願見。此點歐美一致，並且至今仍然。我國態度偏偏愈趨愈軟，到了後來，那求禱和平之心，比國聯還要急切。國聯對於我國，既已確有把握，力避戰爭，牠餘下的工作，自然單是敷衍日本，請牠於經營東北之時，為國聯少許留些面子。

在這些情形之下所得到的國聯決議案，其性質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那決議案除申述以前兩次的決議案外，決定指派委員團『就地考察，而向行政會報告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從這樣廣泛的措辭而觀，這指派委員團的目標，已經離開日本撤兵的問題，而移到日本所稱所以使其不得不出兵的中日懸案的問題身上去了。換句話說，就是這委員團並不是來促成日本之撤兵，乃是來調查我國究竟有無使日本當初不得不出兵的情形。再換句話說，就是我國以原告的身分，而受着了被告的處分了。這是那決議案內容荒謬的所在；至於牠的目的，無非在延宕卸責，使時間的經過，來代替國聯解決中日的事件，這是更可不用細說了。

（二）由第（一）答案看來，國聯理事會十二月十日決議案，實是侮辱我中華民國的舉動。我國於九月十八日任由日本攻佔瀋陽，而不予抵抗，為我國二十年來最大的國恥；國聯使我國接受十二月十日決議案，為瀋陽事件以外，我國所受國際上最大的侮辱行為。我國民如果恬不知恥，也就罷了，否則應該趁這日本目無國聯決議案，進攻遼西的時候，立刻起來反對，使那催眠中國授時日本的決議案，不能見諸實行；對於那將要組織的委員團拒絕接受，另求正當的路徑，使我龐大的中華民族，不至再為帝國主義者所戲弄，不至再為牠們所踐踏。

二十

中國公學教授　劉秉麟

頃承貴社緘約囑對於十二月十日之國聯理事會決議案，發表意見，具徵集思廣益之意。麟於公法方面研究有限，理應藏拙，惟覺國人此次對於國聯方面之情形，綜計前後之所經過而言，可分爲兩端：一過於奢望，一過於失望。而此兩種觀念，均覺於事無補。且此種事件，千端萬緒，眞不知從何說起，貴社所標之問題，較有範圍，用特將個人意見，撮述一二如後。

尊緘所舉出之兩大問題，一爲過去事實之批評，一爲將來對付之態度。按第一問題最重要者可分爲兩點：第一點，爲日本兵撤至鐵路區域以內。此項決議，可名之曰舊案重提。換言之，卽將九月三十日之所決議者，重行聲明一次。試問前次既經議決，如一方面不遵辦，何以不加以相當之制裁？前案既無效力，則重提亦等於虛文。而且重提之意思，表面上雖表示國聯委曲求全之意，實質上實表示國聯方面之弱點，與制裁力之薄弱。既經決議，理應執行，前次既不能執行，則今後雖再提三提，仍無執行之希望。第二點，爲調查團之成立。此實爲國聯之一種敷衍政策，明知不能解決，藉此收場之方法，所謂大鑼大鼓之後，明知不能收場，藉此下台之一法。上述二點而外，關於第一問題者，尚有保僑權與剿匪權二點，保僑在外交上有正當之成例可引，此次實藉保僑之名，行攻城掠地之實，剿匪爲一個獨立國國內之治安問題，此次實藉剿匪之名，行出兵侵略之實。國聯中人難道並此而不知，知之而曲徇日本之意以爲之，故此項決議案之結果，自習公法者眼光觀之，實在公法上創一空前之惡例，爲公法史上之一大汚點。

尊處所提出之第二問題，就個人觀察所及，如調查團來華，自應招待，萬不可過於仇視，引起國際上之嚴重問題，使他人有所藉口，而使仇我者快心。亦不應過事鋪張，如中國政府向來對於外人所表示之取媚方法。只應從事實方面，盡量的供給材料，並表示一種沉痛之態度，與有組織之對付方法。至於調查團之內部組織，與其中之人物品評，此時尚談不到。但全國各大報之議論，爲外人士所注意者，應時時就公法方面立論，就國際成例方面引喻，表示中國人之頭腦，並不愚昧，日本人之行動，實在橫蠻。至於政治方面，秩序方面，更希望秉國鈞者，加以注意，要表示中國現狀，並不是一種無政府之狀態，而中國人士，並不是無政治上之組織能力，實在是由於日本之任意汚蔑，與不顧盟約，違背公法之野蠻行動。

二

前上海交涉員　何其偉

國聯行政院十二月十日之決議案之所以異於前兩次之決議者，不過一調查團之委派耳。我人以惡意觀察國聯，則此種決議，實爲屈服於暴日威脅之表現，調查團之委派，不啻一種延宕手段。行政院開會於巴黎，不問日兵之已否撤退，而乃依據日本提議，派員調查，而調查團又不能顧問日本在滿洲之軍事行動，是國聯不惜犧牲公理和平，欺騙弱國，豈眞求滿案之公平解決，不過藉此維護其威信爲自求其下塲地步計耳。我人以善意觀察國聯，則十二月十日之決議，可謂解決滿案百無辦法之中一種差強人意之辦法。雖不能盡如我國民所希冀，然能於山窮水盡之時，藉調查委員之力，緩和雙方空氣，探求中日癥結之所在，使滿案之是非曲直，大白於天下，則將來滿案之總結束，不能不有賴於調查團之努力焉。惟調查團之報告國聯能否執行。中日兩國能否依照國聯調處而解決滿案？則在不可知之數耳。

夫調查委員團之委派，爲國聯解決國際爭端之不二法門，一九二〇年瑞典與芬蘭以愛倫犂島之爭，秣馬厲兵，幾致訴諸武力，卒賴國聯所派專家調查員之力，愛倫一案，得以和平解決。同年波蘭與立陶宛兩國，以克松防線之爭，幾致開戰，卒以國聯所派軍事委員之監察，得免於戰爭之禍。一九二五年希臘與保加利亞兩國，以邊界之爭，發生衝突，雙方開始攻擊，幾致不可收拾，行政院一面電令兩國軍隊，於六十小時內，撤回原防，一面組織調查委員會查視眞相，化干戈爲玉帛，調查團之力也。國際聯盟自一九一九年成立以來，藉調查委員之一法，調處國際嚴重之爭端不下數十次。以上所述，不過事件之較爲嚴重者耳。故此次行政院決議調查團之委派，實爲解決滿案尋常應有之步驟，成例在前，不足爲怪。惟我人所大惑不解者，九月中行政院第一次開會時，早有委派滿洲調查員之說，後以日本反對第三者之干涉，此說遂成泡影。今日本自動提議，派員赴滿洲調查，行政院遂有派員調查之決議。我人觀之，將認爲日本外交上之讓步歟？抑疑其別有用心耶？箇中之紆迴曲折，殊足令人深長思也。

雖然我人所急欲明瞭者，調查團之職務範圍耳。調查團之權限，可置不問。蓋依國聯慣例，調查委員之權限，僅僅調查事變眞相，擬具辦法，報告國聯行政院，以憑核奪，從不能直接調處也。惟調查員職務之範圍及其性質，是否有時期之限，地域之限，不可不加以精密之審察。如無時期之限，則遇事遷延，適足以延長日兵之佔領。強築鐵路，以利其軍事行動，改組地方政治，俾地方行政長官，盡成傀儡。一旦日兵撤退，交涉開始，彼將以已成之事實，作交涉之根據。卽云滿洲領土之完整不致破壞，所遺存者，僅外殼耳，有其名無其實矣。如無地域之限，則滿洲以外之情狀，與滿案無直接關係之事件，均付調查，枝節橫生，糾紛突起，不但不能促成滿洲問題之解決，反成解決滿案之障礙。推日本之意，我國民衆抗日救國，抵制日貨，以及國內政治之糾紛，與夫革命外交之策略，莫不加以調查。則國聯調查團之職務，不僅限於解決滿案，將進一步求我中華民國國是之解決矣。此或卽日本提議委派調查團之本意，而非我政府與人

民所能容納者也。

行政院十二月十日調查團之決議，明白規定，調查委員不問中日直接交涉之事，不問日本撤兵問題，此外舉凡足以影響國際關係，危及中日和平之一切情狀，莫不在調查報告之列。此項決議，既無時期與地域之限，而措辭又復籠罩一切，在調查委員團組織細則未公佈以前，我人難免相當之疑懼。然就事論事，國聯之委派調查員以求解決滿案，實為尋常正當之步驟。我人不反對調查團之來華，當反對調查團之或被日人利用，作宣傳侵略之工具耳。調查團而能大公無私，調查滿案眞相，前因後果，揭示於世，是非曲直，定有公論，則此後之滿案，無論由國聯調處而解決，由中日直接交涉而解決，解決之道，實有賴於調查之結果。

二

北京大學教授　燕樹棠

自從國民政府把對日事件訴諸國聯以後，國內的輿論對於這個辦法即有許多的懷疑；到了十二月十日國聯理事會決議案發表之後，對於國聯更表示許多的失望。其實該決議案雖未完全滿足我們中國的希望，但我們中國的利益並未因此而受損害。

該決議案第一第二兩條的措辭實在是等於命令日本撤兵，并警告日本不得再使形勢惡化。國聯這道命令沒有制裁的規定，固嫌空洞而缺乏實力，然在國際道德上和法律上所發生的效果，總是承認了中國理直，日本理曲。這就算是中國得到了國聯的幫助，也算是這決議案給與我們的好處。該決議案第三第四第五三條規定的意思，不但是命令中日雙方當事國及各理事國隨時調查和報告，并且也要國聯自身直接派員前來調查和報告。這個辦法有三種功用：(一)借時間的經過緩和當事國彼此敵對的空氣；(二)查明眞象作為國聯以後再謀解決方法的根據；(三)并含有監視的意義。國聯所派的調查委員團，在權限上雖說不得干涉中日雙方的任何交涉，然在日本撤兵以前，中國也不同它辦交涉；雖說不得干涉雙方的軍事行動，但該委員團到了當地以後，日本的軍事行動總要有些顧忌，有些不方便。我們要明白：中國雖有一百多萬的大兵，若就現代各國國防上說來，還是一個完全無國防的國家。我們儘管有些愛國的健兒同日本拚一拚，就軍事說，那一點的抵抗力實在沒有多大的功用。像我們中國這樣無國防的國家遇見日本那樣的軍事強國，若通盤看來，眞是『束手待斃。』現在國聯所採的辦法，雖沒有替中國把日本的軍隊趕走，總算多少的給與了中國一些保護。這話說的誠然有些可憐，而事實卻難否認。

國聯理事會主席白里安氏解釋這次決議案草案的時候，他說：『該決議案之目的有二：一為消滅目前和平之危機；二為謀將來糾紛之原因根本解決。』這個話，若是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不能說他是完全敷衍我們的話。各理事會員在這次開會以前，勸告中國代表的時候，他

們說：『此次提案已屬理事會在現狀下所能提出之最好解決方案。』這話說的很誠懇，各理事會員之苦衷於此也可見一斑。『扶弱抑強』本是人類共具的常情，而在實際上卻不是容易作的事！

在現在國際狀況之下，國聯畢竟是一個維持國際和平的唯一的法定機關。歐戰之後，世界各國無論強弱，都認識了國際生活之互依，都感覺到戰事直接所加的危險，及間接波及之苦痛，大家才下決心組織國聯，以防止戰爭及維持和平，為其主要之目的。那麼，我們中國把對日事件訴諸國聯，以求公決，即是合法的步驟。我們中國原是國聯的一份子，現在請求國聯的援助，就國家的體面上說，也不算丟臉。總而言之，國聯這次決議案的效果，總算是幫助中國對付日本，並不幫助日本壓迫中國。儘管我們的希望沒有完全達到圓滿的結果，而結果總算於中國有利而無害。

上邊對國聯的決議案所下的樂觀的批評，若是大致不差，我們就應該承認國聯調查委員團是對中國有善意的；他們的任務是對中國有利益的。倘若『國民外交』還有一點的功用，我們國民方面對於國聯所派來華的委員團，不應採攻擊的態度，而應該對他們表示歡迎。按諸國際習慣，那些委員不僅行使國聯的職權，並代表他本國的尊嚴；我們既然假定他們是為好意而來，即應以相當的禮貌表示我們國民對他們的敬意。

三

前駐法全權公使　高魯

（一）當九一八慘案發生的時候，雖然國人沒有不憂我國陷於失敗的；而那時國際聯盟對於中日兩國間的衝突，主張公平解決，國人方信公理終可戰勝強權。但由中日兩國在國際聯盟會進行之結果，尤其是中日事件總裁決的國際聯盟一致通過的議決案，很顯明地證明着中國在開始時所希望於國聯的依照公理裁判，已經完全成為泡影；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此次的外交無時無刻不在失敗；日本在戰事上，外交上均着着勝利。不然，為什麼當國聯開始談判滿洲事件的時候，認為此次事件，過在日本，以後因為日本用其強國的態度，不顧盟約，捏造事實，強辭奪理，各強國受他壓迫，歐洲的富有經驗的外交家，雖合其全部精力，不能使日本服從公理，以維持國際聯盟的威信，並防日本在中國獨佔過分的特權；而結果終感困難。表面上雖不滿日本之倔強，心中實欽其手腕高明。並且日總代表芳澤十一月十日在理事會大會接受決議案時宣稱：『關於該案第二節余今日欣然代表日政府，在該節無意妨阻日本為直接保護東三省各地日僑生命財產，而取必要行動之諒解下，謹行接受。』（新聞報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所謂『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而取之必要行動，』實即勦匪權，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欺人原

則。現在國際聯盟既然對日本有了這種的諒解，日本還不是完全勝利了嗎？所以我說日本是著著勝利的。相反的，中國喪失了三省土地，被殺了無數同胞；還要接受這種保護日本永久侵略中國的議決案。失敗到如此地步，國人能不痛心嗎？

十二月十日的國聯理事會的議決案，是集多數的外交人才，用全副的精神總括上二次的結果才編成的表面上極周到的決議案。我們既知這議決案非根據公理而決定的，並且又無限制日本暴行之威權；那末，不但牠的內容絕無批評之必要，就是牠的效力之微弱，也是不言可喻。在議決案正在發表的時候，效力便已失掉了。因為當宣讀議決案的時候，中日代表雙方都有所保留。就是有效力也不過以一部分的假言詞，成外交上之敷衍手續而已。所以我以為此次議決案毫無批評之價值。這議決案只是在歷史上證明現時外交家對於維持和平，苦心積慮，實具有一種特別的忍耐性而已。

(二)至於派遣調查員來華的問題，確有注意的必要。現在社會上有主張拒絕調查員來華，並退出國際聯盟的。此種憤慨的主張和激烈的舉動，究竟對於目前的事態，並於將來處理國際問題，和解決中日目前的糾紛有利與否，恐持此論者尚未詳加考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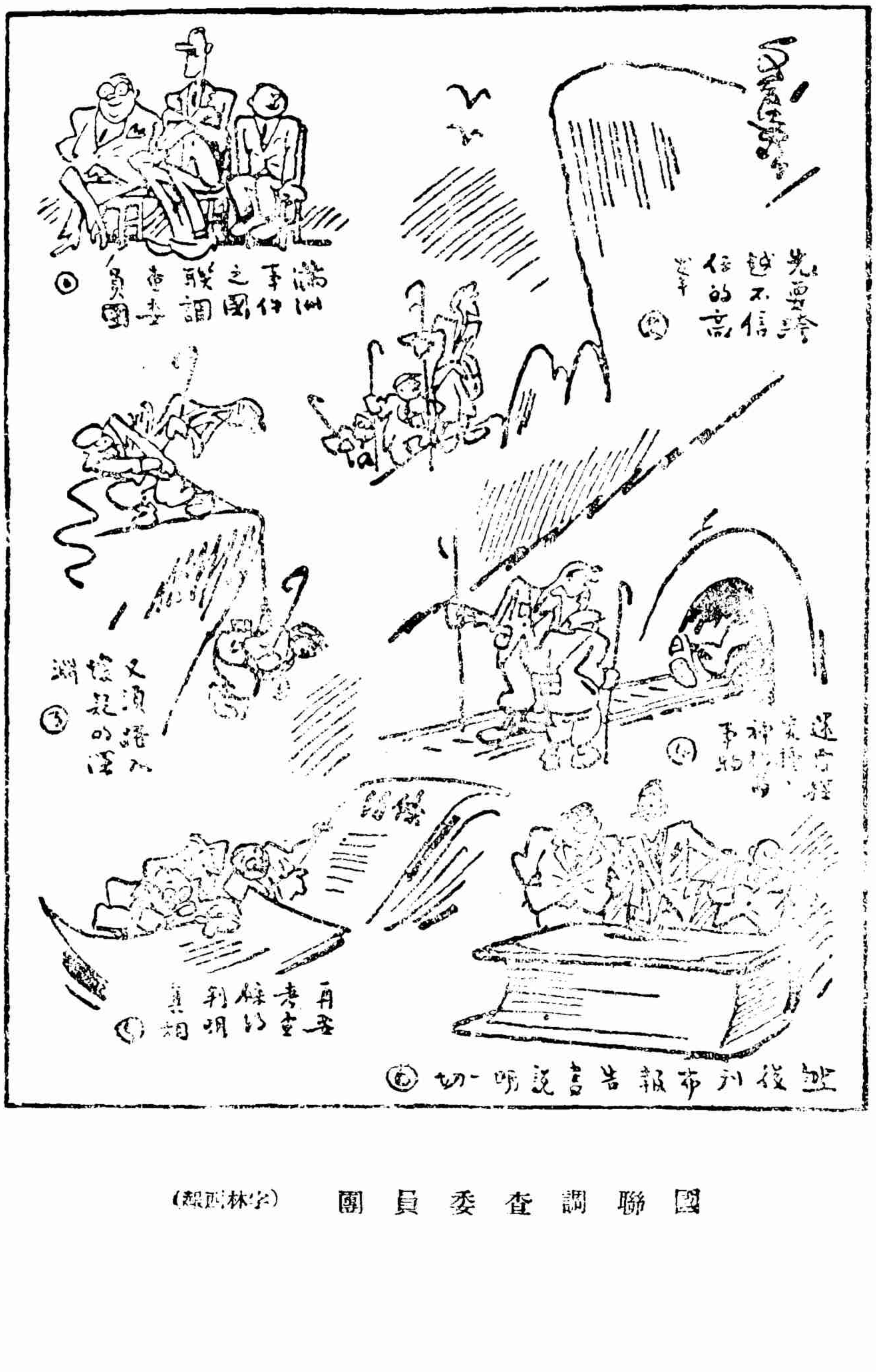
近來報章盛傳日本以為滿洲事件已經結束，擬派代表到歐美運動，使各國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權。並且他所派的代表，是由政府和社會雙方推選出來的。可見日本對於滿洲事件，是自始至終，一舉一動，都根據整個的計劃以進行的。日本處置外交問題，事前均有妥當的佈置和計劃，所以能夠以外交的手段戰勝公理。中國本居勝利的地位，因為沒有計劃和宣傳而遭慘敗。如果今後政府仍無最低限度的計劃，隨時應付，則日本更要實行他的全部侵略計劃。這樣可以說是中國自己甘居失敗的地位。

政府雖因外交祕密關係不能把他的計劃，切實公開出來；但就全部交涉之經過情形看來，我們也不難知道政府自始至終有一定的計劃。現在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全國人民應該提出切實的計劃，做政府的後盾，萬不可純任一時感情底激昂，貽人口實。希望國人在調查團來華之前，先作下列的兩種準備工作：

第一步，在調查團來華以前，應該蒐集極充分的材料，說明滿洲事件的眞實情況和發生的原因；編成最詳細的中日懸案和『九一八』以來的實在情形，用英法兩國文字寫成。一方面使代表能有深切的瞭解，一方面印刷數萬分寄與各國的團體或個人，使各國人民能明瞭中國所受的委曲，而表同情。因為政府缺乏宣傳工作，不但各國人士不知滿洲事件的實情，就是代表也不能詳細瞭解；所以容易受日本的欺騙。現在日本正在加緊作此宣傳工作，準備製造欺騙調查員的輿論和材料。我國政府若再不着手此種工作，那末，來華的調查員，也必受日本人的欺騙，而我國復遭慘敗。

第二步，調查團到調查地點後，我國應有通曉中外的政治及外交的

人才，任勞任怨地奔走於政府和調查員的中間。但此項人才應於事前慎重選出。查議決案中，決定中國只許派助理員一人；我以為於助理員之下，還要分門別類做極周密的組織。以二三百人的全副精力，開始準備將來的工作，其勿一誤再誤為幸！



國聯調查委員團（字林西報）

時事漫畫



此一時彼一時

在失業時，無論你容忍不容忍，總不得將生活程度減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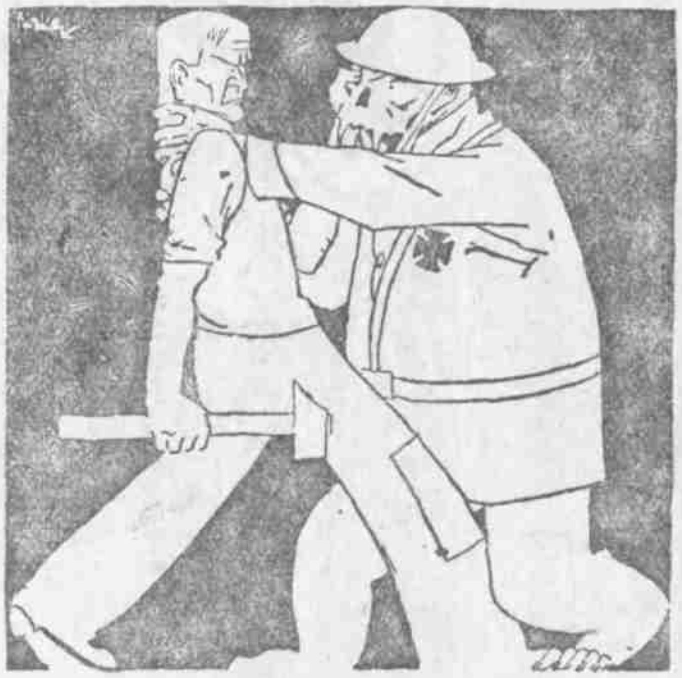
（美　報）



白里安當心！

白里安！你向前進行的時候，當心德國鋼盔的尖頭呀！

（意　報）



社會主義與戰爭

社會主義若不消滅戰爭，戰爭要把社會主義消滅了。

（荷蘭報）

時事漫畫



善於仿效的美國

從俄國畫本中採取了一頁(美報)



蘇俄的新口號

彷彿變了資本主義的救主(俄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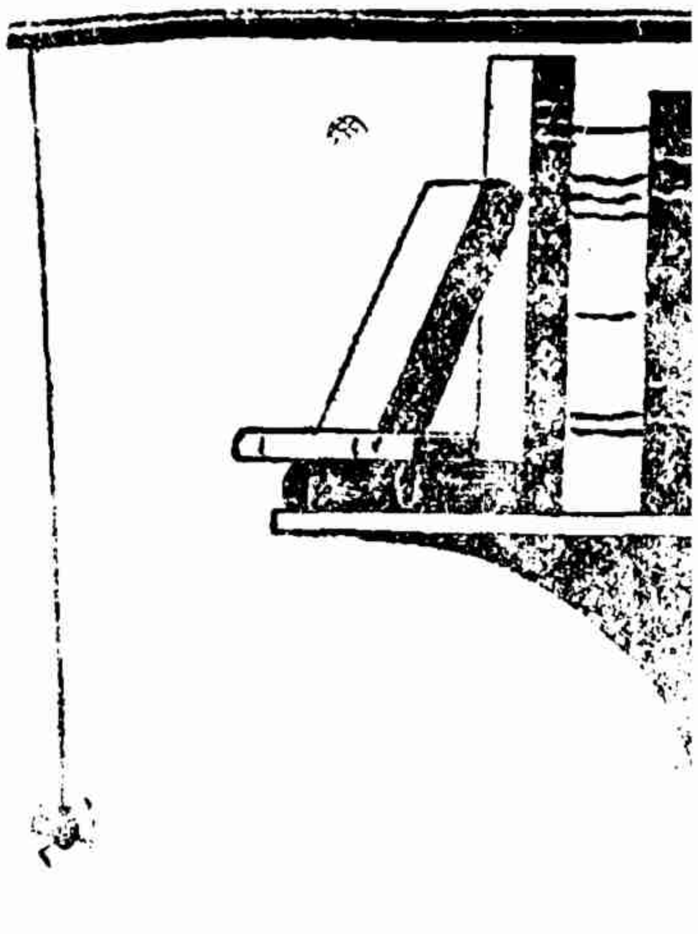
法國將以戎潔臨裁軍會議

軍裝恐怕又將時髦了，替我穿帶起來罷！(意報)



陸沉

如不裁軍則負擔太重，大有陸沉之勢了。(美報)



大地（續第二號）

美國　布克夫人　著
宜閑　譯

（前文提要）農人王龍和他年老的父親住在鄉村的三間小屋裏。他因沒有錢正式娶親，便從城裏的黃公館領了竈下丫頭阿蘭來做他的老婆。她幫助王龍在家裏及田間勤苦操作，並且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她生產時不要什麽人來照料，過了不多天，仍然到田間去操作，便在田邊給小孩哺乳。王龍的家境於是漸漸好起來。他從賣掉的農產品上，得了不少的銀元，因爲一時用不掉，便藏在自己房內的壁洞裏。

五

新年快到了，這村裏家家戶戶都忙着作種種的預備。王龍到鎭上的香燭店，買了方塊的紅紙，其上用墨寫着福字財字的，他將這些紅紙貼在他的農具上，討個吉利。他的耡頭，牛的犂，以及他挑水挑肥料的桶，每一件他都貼上一方塊去。然後他在他家屋的門上貼了兩長條寫着春聯的紅紙，在他的門坊，他又將細巧地剪成花樣的紅紙貼上去。他還買了紅紙給神們做新衣，這新衣由老人那雙顫巍巍的手做出來，十分精巧，王龍便拿給土地堂裏的兩尊小神穿了，爲了新年的緣故，又在神面前點了香。他給自己家裏也買了一對紅蠟燭，是大年夜堂屋上首牆壁上所貼的神像前面那張桌子上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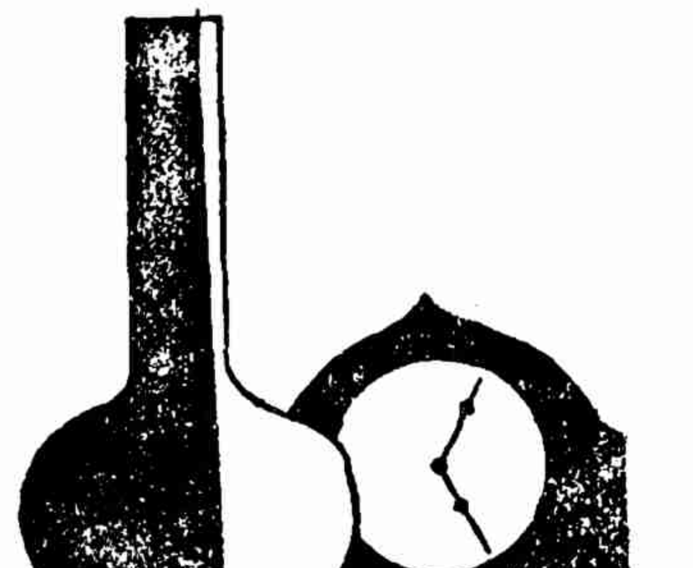
王龍又復走到城裏買了猪油和白糖，那女人將油熬成滑滑的，白白的。她取了米粉，那是他們的磨石上駕了牛，磨出來的，又取了猪油白糖，拌和在一起，照黃府裏喫過的那樣子，揑做了有餡的新年糰。當那糰一列一列地放在桌上預備燒熟的時候，王龍得意到心要炸開來。在這村裏，能夠像他的女人做這種只有富貴人家酒席上纔吃的糰的，沒有第二個女人了。在有的糰上，她嵌了細細的紅山楂絲和一粒粒的青梅乾，做出各種花樣來。

『吃起來可惜的，』王龍說。

老人在桌邊徘徊着，高興得如同小孩子見了紅綠顏色而高興一般。他說道：

『去叫你叔父和他的孩子們——讓他們來看看！』

然而家道的興隆却已使王龍謹愼小心了。請了飢腸轆轆的人們來，單是叫他們看看這些糰是不成的。



『不到新年就將這些糰叫人家來看是不吉利的，』他慌忙這麼回答。於是那女人兩手滿沾着米粉和猪油，說道：

『那些不是給我們喫的只有幾只上邊沒有花樣的，可以給客人嚐嚐。我們還沒有吃猪油白糖的福氣哩。這是做了給公館裏的太太去吃的。正月初二我要抱了小囝去，就帶這些糰，當作一些禮。』

照此說來，這些糰是愈加重要了。王龍想到那大廳，他先前露着那麼窮蹙的神情，非常膽怯地站立過的，現在他的妻，抱了他的穿紅衣的兒子，帶了這些用頂好的粉和猪油白糖做成的糰，要到那裏去作客，便不由地高興起來。

有了這作客的事，所有別的新年事情，都似乎沒有什麼意味了。阿蘭所做的他那玄色布新衣，在他穿上身之後，也不過使他的心裏這樣地想了一想：

『我帶這些糰上黃府的門，這件新衣倒還合適的。』

正月初一這一天，他的叔父和鄰人們擁進屋裏來，向他的父親和他賀年，大家鬨着喫鬨着喝，他却是悶悶的。他早就將有花色的糰放開在籃子裏，恐怕順便就會拿給普通的人們吃的，可是當他們稱贊那些沒有花色的糰裏猪油白糖餡的滋味好時，他幾乎禁不住要說：

『你們再看看有花色的！』

然而他却沒有這麼說出來，因爲他得意洋洋地想念到進公館的門去這事情，別的念頭也就壓抑下去了。

待到正月初二，女人們拜望親眷的一天，他們大淸早起了身。那女人給小孩子穿了紅衣服，和她自己所做的老虎頭鞋，在除夕那天王龍給新剃過的那小孩子的頭上，她還給戴了一頂沒有頂的帽子，前面綴着包金的小菩薩的，她這纔將他放在牀上。於是王龍自己匆匆穿了衣服，他的妻將她那長而且黑的頭髮梳理了一番，打成一個髻，用他買給她的那枚噴銀的簪插在那裏，她又穿上了她的玄色新襖，那是和他的新長衫同一塊的料子所做，那塊料子共總二丈四尺，照布店規矩還外加二尺的放頭。於是他抱了小孩子，她拿了盛糰的籃子，兩人一同走過因冬天而荒涼了的田塍去。

一到黃府的大門，王龍就得了好好的答報，因爲當管門人聽得女人的呼聲而走出來時，他睜着眼向他們看了一下，便即撚着痣上的三根長毛，嚷道：

『哦，哦！種田的老王，這會子不是一個人來，是三個人來了！』隨即見到他們都穿的是新衣，而那小孩子又是個兒子，他接下去說道：『舊年頭你眞是告了好運呀！用不着我再來說什麼好話了。』

『年成好囉！——年成好囉！——』王龍信口地答說，好像對一位老朋友講話一般。於是他安心地跨進大門去。

管門人所見的一切，深深地印到他心裏，他便對王龍說道：

『你在我的房裏坐一坐，我引了你的女人和兒子進去。』

於是王龍站在那裏，看着他們穿過天井去——他的妻，他的兒子，帶着一些禮送給公館的主人去。這都是他的體面罷。待到他們走盡了一重一重進去的天井，最後轉了一個彎時，他看不見他們了，這纔走進管門人的屋裏。他在那屋裏的中房，從管門人的妻老老實實地接受了桌子左邊那個上首的坐位，他只略點一點頭，便接了她端給他的茶碗。他將茶碗放在面前，沒有喝一口，彷彿茶葉的質地給他喝還欠好似的。

似乎過了好久，管門人纔帶領着那女人和小孩子囘來了。王龍向那女人的臉凝視了一下，想要看出一切順當不順當來，因爲現在他從那老實的方盤臉上，已經會得將他起初見不到的微小的變化探察出來了。然而她却擺着一副沈重的臉色，於是他立即不耐煩起來，急於想聽她講說在那些太太奶奶們的天井裏，在那些他不能進去，而現在他在那裏又沒有什麼事了的天井裏，有着怎樣的情形。

因此他向管門人及其面麻的妻略略鞠了躬，便急匆匆帶着阿蘭出門了。他將小孩子抱在自己的胸頭，那小孩子熟睡着，全身蜷伏在他的新長衫裏。

『好罷？』他囘過頭去，向跟在他後面的她嚷。霎時間，他對於她的遲慢，覺得不耐煩了。她向他走近一些，便輕輕地說道：

『我想那公館裏今年一定覺得很爲難。』

她以震顫的聲調說話，彷彿講起神們挨着餓似的。

『怎麼樣呢？』王龍催促着她說。

然而要她說的快，是不成功的。話語在她是一句一句捉住了，難以立即放出的東西。

『太太今年穿著的衣服，就是去年所穿的。我從前不曾見過這樣的情形。丫頭們也沒有新衣服穿了。』於是停頓了一會，她接下去說道：『像我所穿這麼新的衣服，一個丫頭我也沒有看見她身上穿着。』再過了一會，她說道：『比起我們的兒子來，老爺自己的姨太太們所生的孩子，講臉相，講衣著，一個也沒有他這麼好。』

她臉上展開了遲鈍的淺笑，王龍也呵呵地笑起來，將小孩子慈愛地偎在自己的懷裏。他有着多麼好的福氣呵！——有着多麼好的福氣呵！當他得意洋洋時，心中驟然起了一陣恐懼。這樣地抱着美麗的男孩子在露天下走，是要遭惡鬼的忌的！他慌忙解開他的長衫來，將小孩子的頭塞到胸頭去，然後高聲說道：

『我們這個女孩子，生的誰也不喜歡，而且滿臉是麻子，這眞可憐呵！但願她就死了罷。』

『唔——唔——』他的妻隱約地懂得了他的用意，連忙應了一聲。

王龍對於所作的預防覺得安心了，於是從新向他的妻催問。

『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窮下去呢？』

『我只和從前在我上頭的竈頭老媽子私下談了一會兒，』她答說，『她却說「這公館不能永遠撐着門面了，五位少爺個個都將錢像潑

水一般在外國地界化費掉外邊的女人一個厭了復一個，帶進家裏來；老爺住在家裏每年也要添姨太太一兩個太太每天吃的鴉片煙，足足要盛得滿一雙鞋子的洋錢。」」

『確是這樣麽！』王龍驚呆着說。

『還有，三小姐春天就要出嫁了，』阿蘭接下去，『男宅的財禮，足足可以在外碼頭買一所大房子。她的粧奩衣服盡是頂好的綢緞，蘇州杭州織來的各種新鮮的花頭，她要從上海請一個裁縫來，手下帶一班夥計的。她恐怕她的衣服比不上外國地界的女人們穿的時髦哪。』

『這樣的粧奩她嫁給那家去？』王龍說，他聽得這樣的化費錢財，不勝驚愕了。

『她要嫁給上海縣長的二少爺哪，』那女人說，於是停頓了好一會，她加添說：『他們一定是窮下來了，太太親口告訴我，他們想賣田——他們想賣掉的就是恰靠城牆外邊的那塊田。那邊每年種着稻，城濠裏的水容易潤得到，是一塊好田啦。』

『他們賣田麽！』王龍感動起來，重複着說。『那是，他們委實窮下來了。田地就是一家的血，一家的肉啦。』

他思索了一會，便忽然起了一個念頭，用手掌向頭角邊拍了一下。

『我怎麽不曾想到呢！』他轉向女人說。『我們可以買進這田的！』

他們互相疑視着，他喜洋洋地，她呆沈沈地。

『但是那田——那田——』她吶吶地說。

『我要買！』他以軒昂的聲音叫。『黃府的田我要買！』

『這太遠了，』她驚愕地說。『我們要走半早上的路纔到得那裏。』

『我要買，』他使性地重說了一遍，那神情，彷彿向母親纏着要什麽東西似的。

『買田是好事情呵，』她平靜地說。『這自然比將錢藏在泥牆裏的好。但是爲什麽不買你叔父的田呢？他嚷着要將靠近我們西畈的那塊田賣掉。』

『我叔父的田產，』王龍高聲說。『我不要。他二十年中間，這樣那樣，從田裏拔出禾稼來，沒有放下一些肥料或是豆餅去，泥土是像石灰一樣了。我不要他的田，我要買黃府的。』

他說到『黃府的田』時，說的同他說到『金家的田』——金就是他的鄰居的農人——一樣地信口而出的。他將比那荒唐而浪費的公館裏的人們更出色些呢。他將手裏拿着銀元去，直率地說道：『我有着錢哪！你要多少價錢賣掉那田呢？』他彷彿在老爺面前自己這麽說，又彷彿對黃府的帳房先生說：『對我講價請不要當作外人看。軋實價錢多少呢？錢是我帶來了。』

他那曾經做過這闊人家竈下丫頭的妻呢，她將是買進使這黃府歷代興旺的田地的這個人的妻了。彷彿覺得了他的意想似的，她忽然中止了阻擋，說道：

『就買了罷。總之，田是好的，這近着城濠，我們每年可以得水。這是靠

得住的。』

於是她臉上又復展開了遲鈍的淺笑，這淺笑仍然沒有輕減她的細眼的陰鬱。過了好一會，她說道：

『去年這時候，我還做着那公館裏的丫頭。』

於是他們充滿着這意想默默地繼續走。

六

王龍現在所買進的這塊田，是使他的生活大大地改變的。他從壁洞裏挖出了銀元，送到公館去之後，和老爺以相等的身分講話這一種榮耀過去了，他就起了幾乎好算懊悔的一種精神的煩悶。當他想到那先前盛滿着他不要用的銀元而現在空虛了的壁洞時，他恨不得他的銀元從新回到那裏去。這田到底是要放下不少時間的勞力去的，照阿蘭所說這又遠得很，離家有一里多路。加以，買進這田，也沒有照他所預想那樣十分覺着光榮。原來他到那公館去，是太早了，老爺還睡在牀上。時候誠然已到中午了，但當他高聲說：

『請對老爺講，我有着要緊事情——有着銀錢上的事情哪！』這時候，管門人却盛氣地回答道：

『統天下的錢，也引不動我去惹老爺的性子。他和新討進還不過三天的姨太太，名叫桃花的睡着哪。去叫醒他來，可不是要碰個釘子。』隨即捻着他那黑痣上的毛，有些促狹地加添說：『你不要以為銀錢上的事就可以使他起來的——他從出世就有着幾千幾萬的錢了。』

他終於見不到老爺，只能和老爺的賬房先生，一個油光臉的市儈接頭。交割時候，那些沈重的洋錢落到那市儈的手裏。從此王龍就時時想到亮晃晃的銀元到底比田更可寶貴似的。

然而，總之，這田是他所有了！在新年二月裏的一個陰天，他出去看田。誰也還沒有知道這田是為他所有了，他獨自走到那裏，便見這田滿是黑沈沈的泥土，成着長方形，展布在遶城的濠邊。他仔細地踱過田邊去，是直三百步，横一百二十步。田的邊角上還露着西塊界石，刻着黃府字樣。他心裏想該將那界石換過纔好罷。他日後要拔起那界石，將放着自己名字的插在那裏——現在呢，還不動，因為他不預備教人們知道他是富足到買得起公館的田了；然而待到日後更富足的時候，他換界石便無妨了。他看着那長方形的田，心裏想着：

『在公館裏的人們，這一塊小小的田地，是不算怎麼一回事的，然而在我，這却算是了不得了。』

於是他轉了思想。怎麼將這塊小小的田地看作這麼重要呢？他覺得心裏十分慚愧了。回想起來，當他在賬房先生面前將他的銀元驕傲地倒了出來時，那人原是不經意地將錢抓到兩手裏，這麼說着的：

『無論如何，這夠太太吃幾天的鴉片煙了。』

現在仍然橫於他和那公館之間的廣大的懸隔忽然似乎像他前面深水的城濠那樣不可越過，像他面前矗立着的城牆那樣高不可攀了。

於是他心裏充塞了一個憤懣的決定，他向自己的內心說他將隨時拿

銀元塞到那壁洞裏去直至他從黃府買進了多多的田地使這田在他眼裏看作很小很小了。

從此，這塊田在王龍，就成爲一個表記，一個象徵了。

春天挾着刮地的大風和化雨的叢雲到來了。在王龍，半閑着的冬日一變而爲田事忙迫的長日了。老人現在照顧着小孩子，女人從黎明工作到黃昏。待到有一天，王龍見到她又復有孕的時候，他的最初的思想是帶些惱怒的，以爲她在收穫期將不能工作了。他疲乏到發惱起來，向她喝道：

「你偏揀了這時候再做產！」

她毅然地囘答道：

「這會子不算什麼了。只有頭一次是難的。」

除此以外，就沒是說到關於第二個孩子的話，從他注意到那第二胎在她身上膨脹起來的時候起，一直到了秋間一天的早上，她放下鋤頭，慢吞吞地走進屋裏的時候。在那天，因爲陰雲布滿了天空，而他的熟透的田稻急待收割的緣故，他連午飯也沒有囘去吃。後來，太陽還沒有落去，她就囘到他的旁邊來，她的身體疲勞而且扁平了，然而她的臉却靜默而沈着。他的衝動是要這麼說：「你今天也夠勞苦了。去到牀上歇歇罷。」

然而他那疲憊的自身的痛楚却使他殘酷起來，他心裏想這一天自己操作上的辛苦也同她做產一樣，因此他只在鐮刀的颼颼聲響中間問道：「是男還是女？」她平靜地囘答道：「又是一個男。」

他們彼此沒有再說什麼話，然而他却高興了，不住的彎腰和俯伏也似乎減些艱辛了。他們繼續操作着，直至紫色的雲霞邊升起月亮來，他們纔完畢了田間的工作，走囘家去。

吃過了飯，又用冷水洗過了太陽曬黑的身體，用茶漱過了口。王龍走進房去看他的第二個兒子。阿蘭是燒好了飯，就臥在牀上了，那小孩子便躺在她身邊——一個胖胖的，寧靜的小孩子，好是夠好了，只是沒有頭一個那麼大。王龍向他看了一會，然後興匆匆地囘到堂屋。又是一個兒子哪，每年生一個生一個——年年分紅蛋是麻煩不過的，在頭一個分過就夠了。年年生兒子，家裏滿是福氣了——這女人帶給他好多的福氣呵！他對他的父親嚷道：

「爹又添一個兒子了，我們只好將大的一個放到你的牀上來！」

老人欣喜了。他久想那孩子來睡在他牀上，借少年的骨血，溫暖他這怕冷的老骨頭，然而那小孩子却一向不肯離開他母親。然而現在呢，他用了那雙因爲幼小還不穩當的脚搖擺着進來，向他母親旁邊的小弟弟凝視了一下，於是他由沈靜的小眼睛覺察到別人代替了自己的位置，這纔情情願願地任自己被放到他祖父的牀上去。

至於收穫呢，又復是很好的，王龍積起了從賣掉他的出產而得來的銀元，又復藏在壁洞裏。然而他從黃府的田裏所收穫的穀米却比從他

自己田裏的多了兩倍了。那塊田的泥土潤澤而且肥沃，稻生在那裏，如同雜草生在荒野一般的茂盛。現在是誰都知道王龍主有這田了，在他的村上便起了推他做財主這一種議論。

七

這時候，王龍的叔父開始成了牽累，這是王龍從起頭就意料到的。這叔父原是王龍父親的親兄弟，仗了親族的藉口，他當自己和家屬用度不夠的時候，便可以依靠王龍。在王龍和他的父親窮苦度日的期間，那叔父也到他的田間，爬羅些東西來養他的七個孩子，他的妻和他自己。然而一有了喫，他們却誰也不做什麼了。他的妻就不肯動手掃一掃他們小屋裏的地，孩子們也懶得揩去臉上沾着的食物。還有丟臉的是那女孩子們長大起來，且到成熟的年齡了，却還在村街上跑來跑去，她們太陽曬黃了的亂頭髮一梳也不梳，有時候甚至還同男人們談天。王龍有一天遇見他那最大的堂妹這樣子，以爲他這一族的臉都給她丟了，不禁大怒起來，竟敢到他的嬸母那裏，說道：

『哪哪！誰要娶像我堂妹的這種女孩子呢，個個男人都可以釘着眼看的？這三年來，她已經到好嫁人的年紀了，却還是跑來跑去，今天我看見街上一個閑漢將手搭在她的臂膀上，她倒反大笑了一陣！』

他的嬸母是除了她的舌頭以外，什麼也不活動的，現在她向着王龍將這舌頭放縱了。

『哼哼，誰肯下聘禮，辦喜事，謝媒人呢？有些人只會說說現成話，他們有了多多的田地還不算，再能夠用餘剩的洋錢去買公館的田地，但是你的叔父呢，他一直是個走敗運的人。他並不是自己錯，實在運道太壞了。老天要他這樣子，有什麼法想。別人家田裏能夠出好穀，他呢，偏偏撒在他裏的種子都不活，只有雜草抽出來，雖是他也做的背脊要斷哪！』

她說的喉嚨響，眼淚落了，於是索性發起性子來。她抓住了腦後的髮髻，勸一勸，將散髮披到她臉上，便放肆着哭叫起來。

『唷唷！你不曉得囉——命有這麼苦！別人家田裏出了好的穀，好的麥，我們田裏偏偏生野草；別人家房子有了幾百年還是站着沒有動，我們房子的根脚偏偏動搖着，牆也開裂了；別人家生了好幾個兒子，我呢，每次生的總是女孩子，兒子只有了一個——唉唉！好苦的命呵！』

她高聲哭叫着，鄰近的女人們便各從家裏奔出來看來聽了。然而，王龍却強硬地站在那裏，要結束他要說的話。

『別的都不管，』他說，『雖然我不應該像煞有介事來勸告叔父，這是我要說的，女孩子嫁出去，應該是當她還是處女時候的好能。誰聽得街上跑來跑去的雌狗不會養出壞種來？』

這樣露骨地說過了，他走往自己家裏去，任憑他的嬸母哭叫着。他打算這年裏再買幾畝黃府的田，此後有錢再每年買一些，他又夢想造一間新屋。正當他覺得自己和幾個兒子快要升做地主人家時，他的堂妹們這班至親的血族却沒管束地四面亂跑着，他想到這裏不禁氣忿忿了。

第二天，他的叔父來到他正在工作的田邊。阿蘭沒有在那里，因爲第二個孩子生後，已經過了十個月，他的第三次做產又迫近了，這時候，她的身體沒有怎樣好，她有好多天不曾來到田間，因此王龍一個人在那里工作。他的叔父沿着田畦沒精打彩地走來，他的衣服從來沒有端整地扣着鈕子，却只擁了攏來，寬寬地用腰帶束着，似乎一陣大風吹來，他馬上會渾身赤裸似的。他來到王龍跟前，默默地站着，看王龍一鋤一鋤掘着他所種植的豌豆旁邊一行土。終於王龍毫不客氣地說了，頭也沒有抬起來看一看。

『叔叔，對不起，請不要打斷我工作。這些豆，你知道的，如果要牠繁生起來，必須幾次三番掘鬆這地土纔是。你種的，不消說得已經完結了。我是慢吞吞慢吞吞做着——說起來眞可憐——一刻也沒有歇一歇哪。』

他的叔父澈底懂得了王龍的惡意，然而他却和順地囘答道：

『我是苦命人哪。這年頭，念顆豆種裏只有一顆抽出來生的那樣子，用鋤頭掘煞人也不濟事的。我們今年要吃豆只好去買了。』於是他重重地歎了一口氣。

王龍硬起他的心腸來。他知道他的叔父是來向他求些什麼的。他以長而平穩的手勢將鋤尖削進地裏去，在已經開裂得好好的軟土，挑起極細的泥來。豆莖成着疏朗朗的序列，直挺挺站在那裏，在太陽光下投着顯明的碎影。終於他的叔父開口了。

『我家裏的告訴我，』他說，「你關心着我那大的一個不成器的丫頭胚。你說的話一點也不錯。照你這點年紀，你眞懂事哪。她應當嫁人了。年紀到了十五歲，這三五年裏，孩子也養得出了。我老擔着心，只怕她給誰家野狗受了孕，丟我的臉還不算，連我們一家門的臉都丟了。你想想看，我是你爹的親兄弟，我丟了臉，豈不是大家都坍台！』

王龍用力將鋤頭掘進泥裏去。他本想直率地吐露自己的意思。他本想這麼說：

『那麼，你怎麼不去管束她？你怎麼不敎她正正經經地住在家裏，掃掃地，洗洗東西，給自己一家人燒飯做衣裳呢？』

然而這等話，却不能對長輩說的。因此他只是默着，他靠近一株小作物旁掘着土，等候他的叔父再說。

『如果我的命運好，』他的叔父繼續喪着氣說，『像你爹那樣娶了一個好老婆，會做家裏的生活，再像你的女人那樣，會生兒子，好幾個，沒有娶了我家裏的那個，什麼事都不會做，吃的只長肉，生出來總是女，雖然懶惰孩子也算有一個，却懶得沒有兒子相，如果我是那麼樣，那是我現在也可以像你一樣的有錢了。那是，我很情願的，我可以將我的錢分給你們去用了。你的女兒們，我會嫁給好好的兒郎，你的兒子我也會替你薦到什麼店裏做學徒，出錢做保人我也情願的——你的房子我樂意修，有什麼好吃的東西，我也肯請你們爹兒子和你孩子們大家喫，因爲我們原是一家門呵。』

王龍隨卽囘答道：

『你知道我沒有什麼錢。我現在要養五個家口，我爹老了，不做什麼工，吃還是要吃的，這會子我知道又有一口快要生出來。』

他的叔父尖聲回答道：

『你有錢——你有錢！你買進了公館的田，天知道多大的價錢——村裏還有誰辦得到這事情？』

聽了這番話，王龍便動氣了。他抛下耡頭，瞪着眼向他叔父看，突然呼嚷道：

『就算我有幾個錢，也是我操作着，我老婆操作着方纔得來的。我們並沒有看人家的樣到賭桌上去坐坐，或是站在從來不掃一掃的階沿上談閑天，任憑田裏長着草，任憑孩子們餓着肚！』

他的叔父的黃臉孔裏湧上血來了，他向那姪兒撲過去，便在他的兩頰上，重重地連打了兩個巴掌。

『嚇！』他喝道，『你來教訓你的長輩麼！你這沒道理沒規矩的混賬東西。就算做阿叔的有什麼不是，也輪不到你來教訓我！』

王龍沈着臉，一動不動站在那裏，意識到自己的錯，但也對於他的這叔父憤恨到心底。

『你的話我一定要講開去，請全村的人評評看！』他的叔父氣冲冲地用了高聲的破喉嚨叫喊。『昨天你到我家來吵鬧，你又在街上高叫，說是我的女兒不是處女了，今天你駡我這個親阿叔，倘若你爹死了，就當得你爹的！我這班女兒就算現在個個都不是處女，有一個給人家這麼說了，我也聽不下來的！』於是他反復地說，『我要講開去，請全村的人評評看——我要講開去，請全村的人評評看……』

到末了，王龍便不甘心似地說道：『你要我怎麼樣呢？』

這事情確乎可以講開去的，他想到這一層，他的傲氣便軟下來。總之，是自己一家門的骨血呵。

他的叔父立卽改變了態度。怒氣從他那裏熔化了。他微笑起來，將手放在王龍的臂膀上。

『哎哎！我知道你的——好小子——好小子——』他柔和地說，『你的老叔父知道你的哪——你也算得我的兒子的。我的兒子，我的姪兒呵，就在這可憐的粗老的手心上放幾塊洋錢罷——我想，就是十塊罷，或者九塊也行了，我這纔可以爲了我的那個丫頭胚同媒人去接接頭看了！哎哎，你沒有錯哪！就在這會子罷——就在這會子罷！』他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便敬虔似的向天看望。

王龍拾起耡頭來，便又抛了下去。

『屋裏去一趟罷，』他隨卽說，『我不是像少爺們一般洋錢帶在身邊的。』於是他在前頭大踏步走，心裏兀自苦悶着，爲的是他原來打算再去買田的好洋錢，快要落到他叔父的手心裏去，而且不到夜間，就將從那叔父手裏再溜落到賭桌上了。

他大踏步走進屋裏去，推開了擋路的兩個小兒子，那在門檻旁邊溫暖的太陽光下裸着體玩的。他的叔父和顏悅色地招呼那兩個孩子，從

他那皺得不成樣子的衣服的什麼角落掏出銅圓來給孩子們，每人一個。他抱緊了那兩個亮晃晃的胖而小的身子，將鼻子揿到他們柔軟的頷頸上，以易發易收的情愛嗅嗅那曬黑了的肌肉。

『哎哎，你們兩個男孩子，』他說，每隻臂膀圍着一個。

然而王龍却沒有在門口停下來。他走進他同他的妻和那最小的孩子睡覺的房裏。他從外邊的太陽光下走進來，這裏是很暗的，要是沒有從窗孔射進來的一道光，他就看不出什麼來。然而他記得很熟的一陣熱血的氣味，却灌到他的鼻孔裏了，於是他尖聲叫道：

『怎麼樣啦——你的時候到了麼？』

他的妻的聲音從牀上答應出來，較之他以前聽到過的她的說話聲音更加微弱了。

『已經好了。這會子只是個丫頭胚——說出去難聽的。』

王龍靜靜地站在那裏。他起了一個惡感。女孩子喲！女孩子是在他叔父家裏引起一切的煩惱的。現在女孩子也生到他家裏來了。

他於是不作回答，逕到牆壁邊，摸索粗糙的所在，這粗糙就是藏銀地方的記號。他摸到了，便將泥塊移去。他將手插到那後面的一堆銀元裏，數了九塊出來。

『你怎麼拿出洋錢來呢？』他的妻在暗中突然說。

『我叔父迫着要我借給他，』他便卽答說。

他的妻起先沒有回答什麼話，隨後，她以她那直率沈重的聲氣說道：

『還是不說借的好，在那家借去沒有還的，送給他們就是了。』

『這個我很明白的，』王龍苦悶地答說，『這好比割下我的肉來給他，只不過爲了我們都是一家人。』

於是他走出到門口，將錢交給他叔父，便急忙走回到田裏。他在那裏竭力操作着，彷彿他要將土兜底剷起來似的。那時候，他一心想着銀圓；他見到這輕率地倒出到賭桌上，見到這被什麼閒人的手摺過去了——他的銀元，他從他的田產上那麼辛苦地積集起來，想再爲自己去多變些田地的這銀元。

待到他的怒氣平下去時，天色已經晚了。他挺起身子來，回憶到自己的家和自己的飯食，隨又想到這一天又是一個新的家口落到他的家裏來了，於是這一個念頭沈重地打動了他的心：生女兒這事情在他已經開頭了，——女兒是並非爹娘所有，却爲別人家生養的。他先前在對叔父的憤恨中間，竟不曾想到停下來看一看這新生的小東西哩。

他拄着他的鋤頭站在那裏，心頭襲來了悲哀。要再來一次收穫，他纔買得起毗連着他原來的田的那一塊田罷，而家裏有着這新的一口。薄暮的蒼茫的天際，飛過了一羣黑魆魆的老鴉，在他頭上打着回旋高聲叫。他望着那羣老鴉像雲一般消隱在他屋邊的樹叢裏，於是他叫喊着，揮着鋤頭向牠們趕逐。老鴉又復慢慢起來，在他頭上盤旋了好一會，以啞啞啞的叫聲嘲弄着他，終於飛向陰暗的天邊去了。

這是惡兆，他高聲呻呼了。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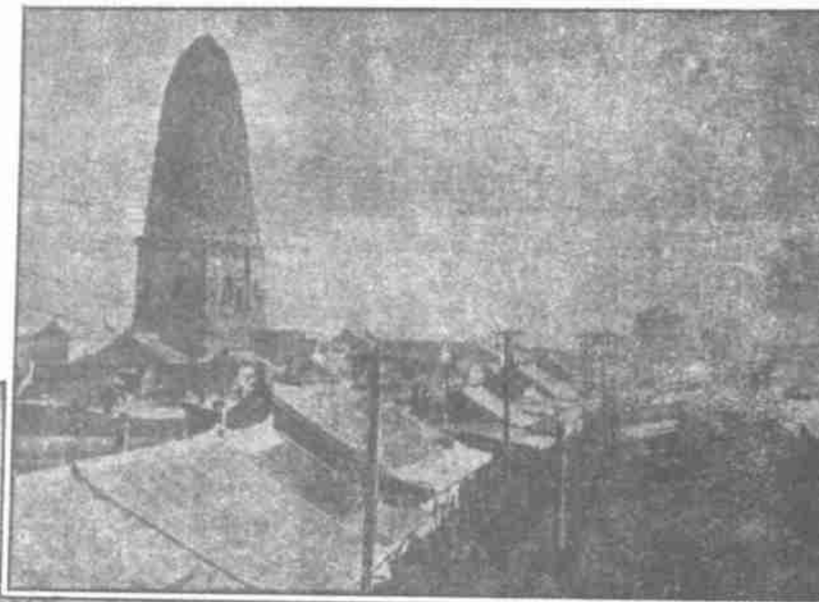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卷 第三號



錦州大虎山頂我軍在戰壕內瞭望戒備

東北軍

（右）錦州城之鳥瞰與其古塔





大虎山新民屯西之我軍第一道防線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在錦州



(左)法使館人員至錦州視察



大虎山前來往巡視之中山號鐵甲車

第四屆第一次全體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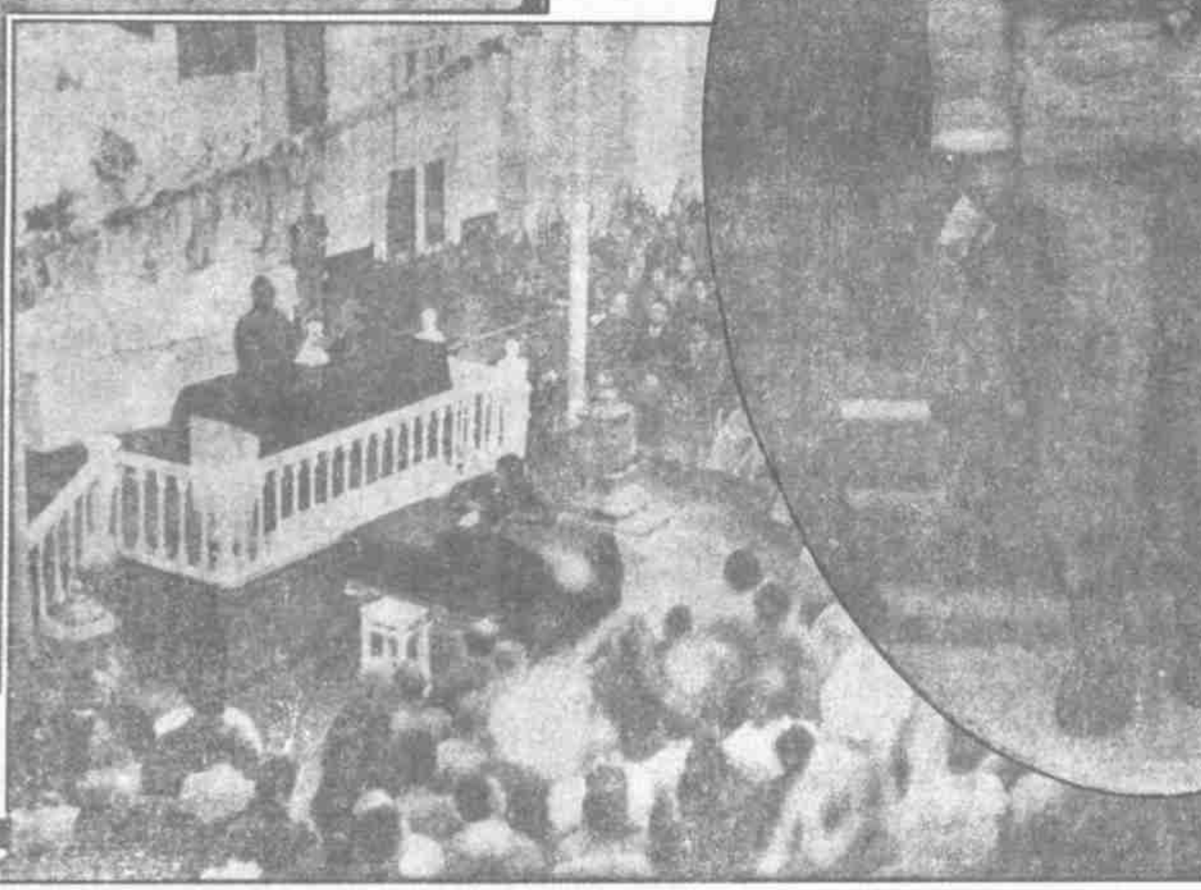


一中全會閉幕式

（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

閉會時孫科致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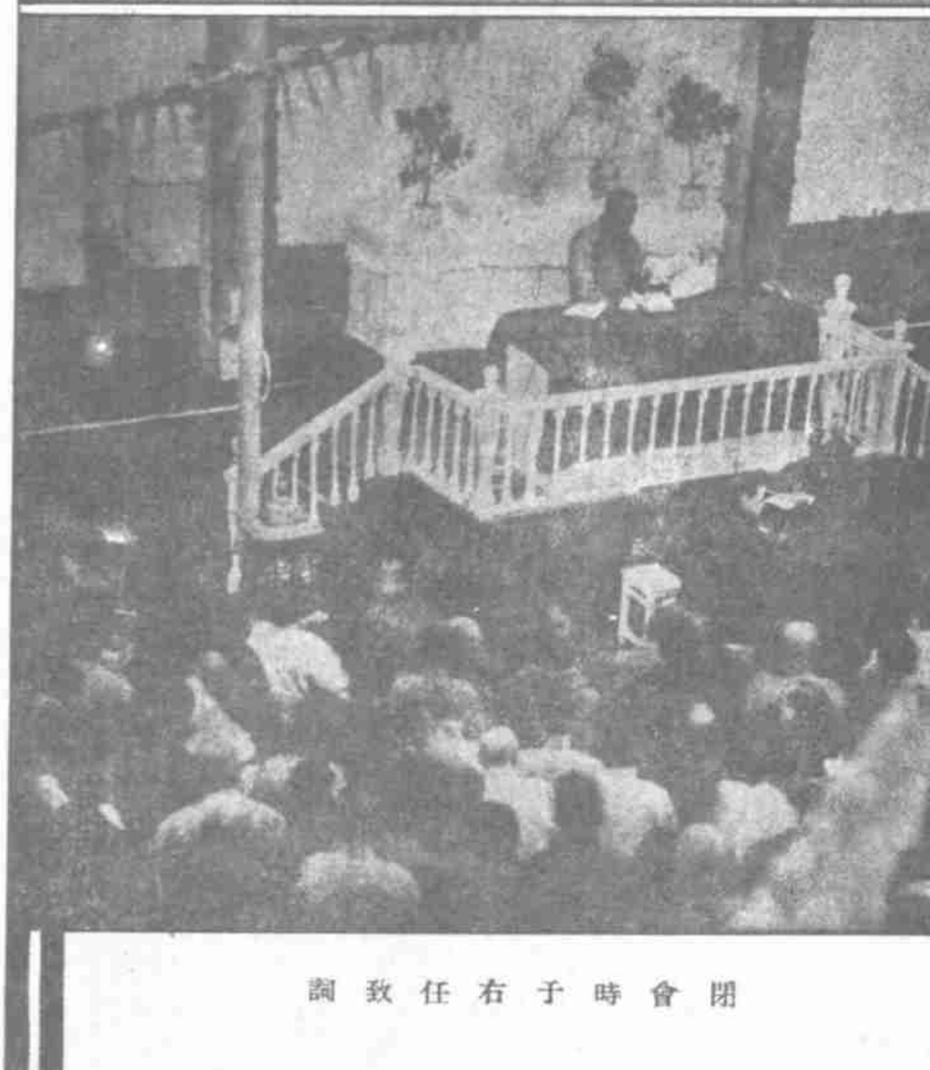






參加全會之馮玉祥





閉會時于右任致詞



閉會時馮玉祥致詞

龍江失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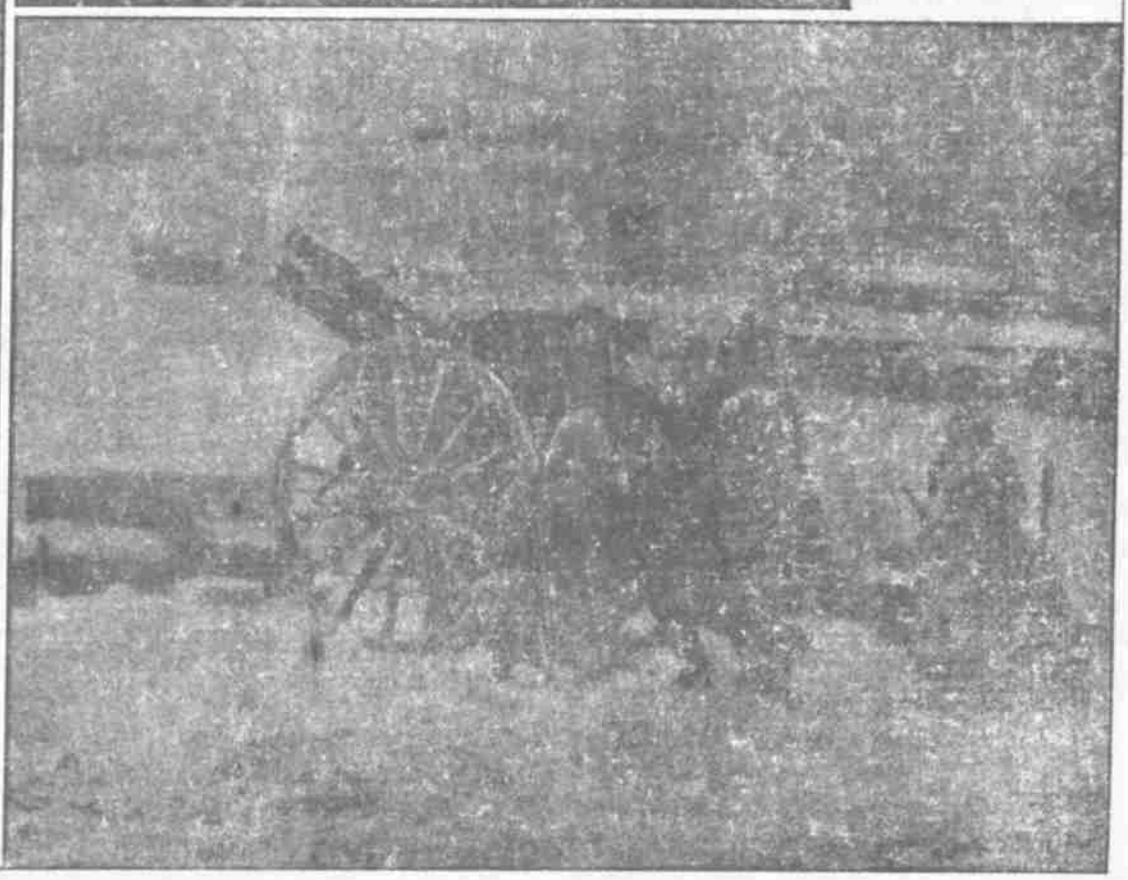


（右）四方台附近之日軍前哨與我軍之交戰



（上）日軍由三間房向龍江進發





（右）日軍在湯崗子附近佈置礮台

（上）日軍通



龍江城外之日軍



向大興車站前進之日本軍



日本青年男女募集財物慰問侵滿暴軍



(上)日軍在遼陽湯崗子附近攻擊馬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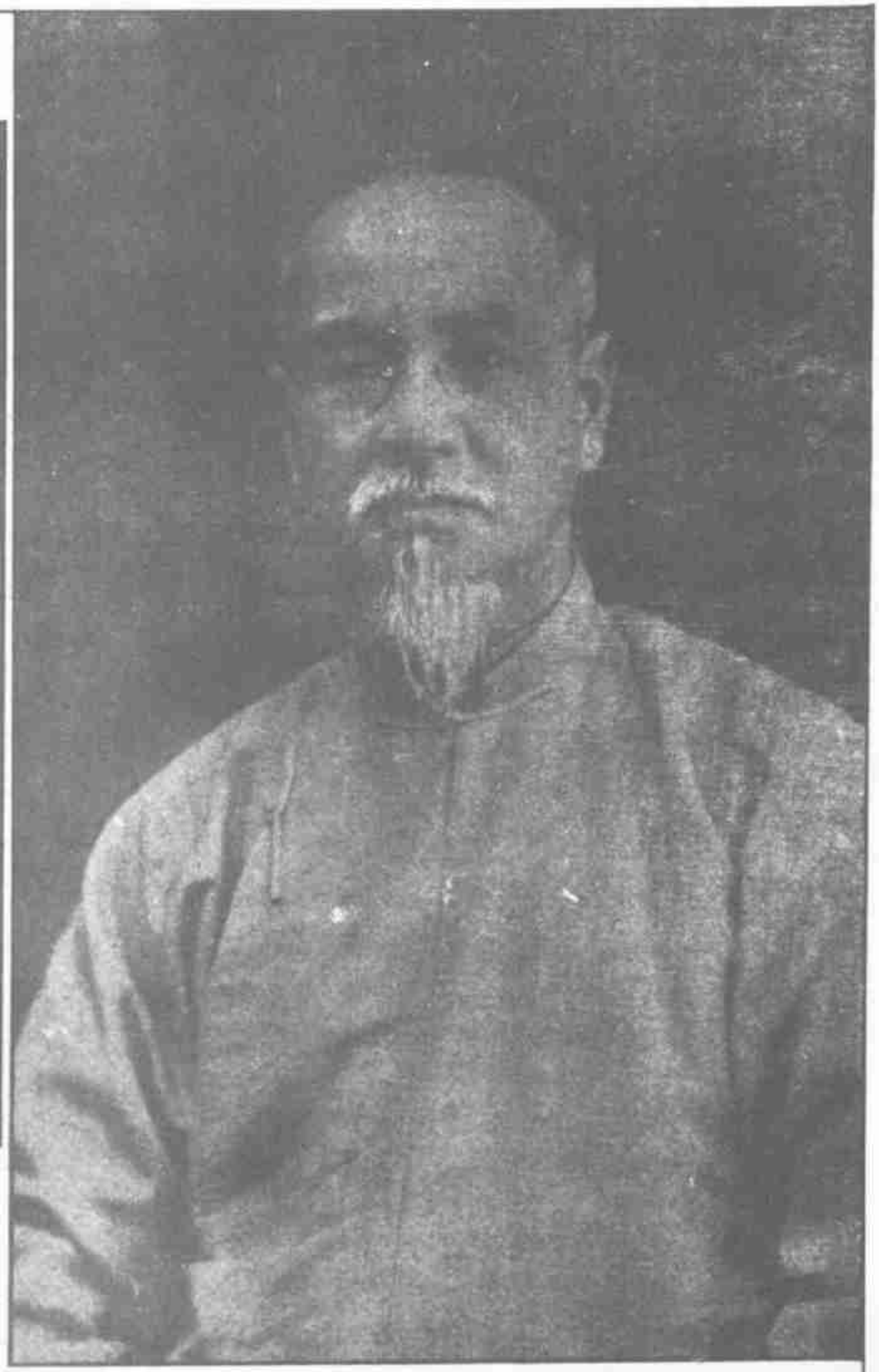
信隊之活躍

(左)鐵石山之日兵窺探我軍陣況

政局之轉變



孫科



代理國民政府主席林森



鄒魯


汪精衛


陳銘樞


陳友仁


陳公博

世界一角





(上)英國新國會之女議員在國會門前攝影

(下)匈牙利國會開幕總理Karslyi演說





英國之新戰器—水陸兩用坦克。陸上速度每小時六十基羅米突。水上速度每小時九基羅米突。



(左)甘地與英國蔬食主義社社長奧特菲爾之攝影



(右)得一九三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瑞典文學家 Karlfeldt

(上)得一九三一年諾貝爾醫學獎金之德人H. Warburg



(上)美國洛斯安奇爾斯游泳選手在水中鬭牌

(下)美國洛斯安奇爾斯消防隊在火中玩牌





(上)在倫敦召集之緬甸圓桌會議緬甸代表——Maung Mnang

巴黎國際裁軍運動大會





國際聯盟所召集之裁軍大會不久卽將開幕，結果如何，殊難逆料。但觀巴黎裁軍運動大會之情形，則裁軍前途殊可悲觀。去年十一月廿八日，三十國家三六二團體代表數百人在巴黎開裁軍運動會，由法前總理哀里歐主席。各國代表意見分歧，發生爭執。上爲會議開會哀里歐演說。下爲會場搗亂情形。

巴黎國聯理事會與美國代表道斯



美代表道斯於訪問法外長商議中日問題後攝影。同行者爲駐法美使G. Howland



一月十六日在法外交部開會之國聯理事會

本誌徵求照片

(一) 凡關於時事，人物，風景，美術，各地特殊風俗以及其他富有趣味之照片圖件，本誌均甚歡迎。

(二) 投寄照片圖件，均請附加詳細說明，並用厚紙包紮掛號寄來。寄到時如已損壞本社不負責任。又圖件須用黑墨繪成，如用藍墨繪成者，不能製版請勿賜寄。

(三) 照片圖件一經本誌揭載，每張奉酬現金一元至五元。特別有價值之新聞照片用航空郵遞或特種快捷方法寄來者登出後特別從優奉酬。除特別珍貴之照片經投寄人預先聲明者外，一經揭載原片概不退還。

(四) 投寄照片圖件經本社認爲有採用價值而一時不能刊出者，當由本社攝影保存再將原片退還本人。此項借攝之照片，每張由本社奉酬現金二角至一元。

(五) 投寄照片圖件經本社認爲無採用價值者，當於寄到後十日內由本社掛號寄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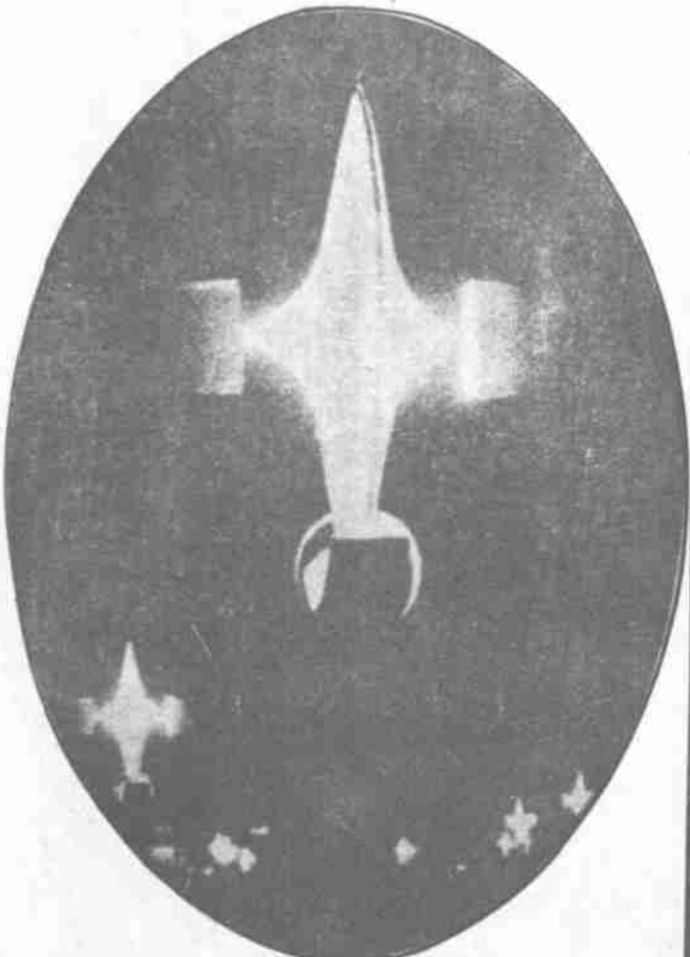
(六) 私家收藏之貴重美術品，如願交本誌製版發表者，請先向本社通信接洽再行設法寄遞，較可穩妥。

(七) 投寄照片圖件，如聲明不願受酬，則當於揭載時註明投贈人姓名，以答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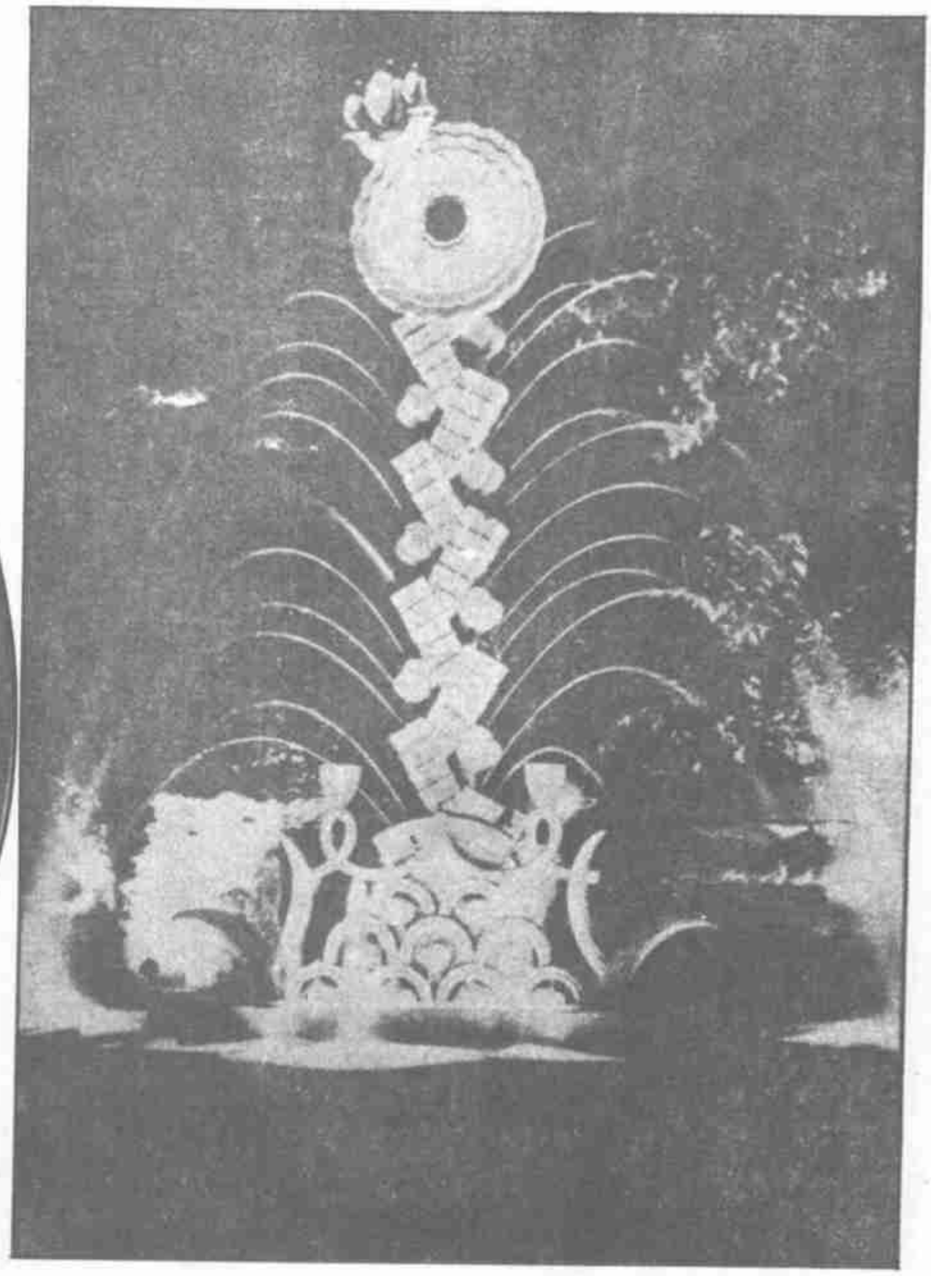
(八) 照片圖件請直寄上海寶山路五三八號東方雜誌社東方畫報部收

東方雜誌社敬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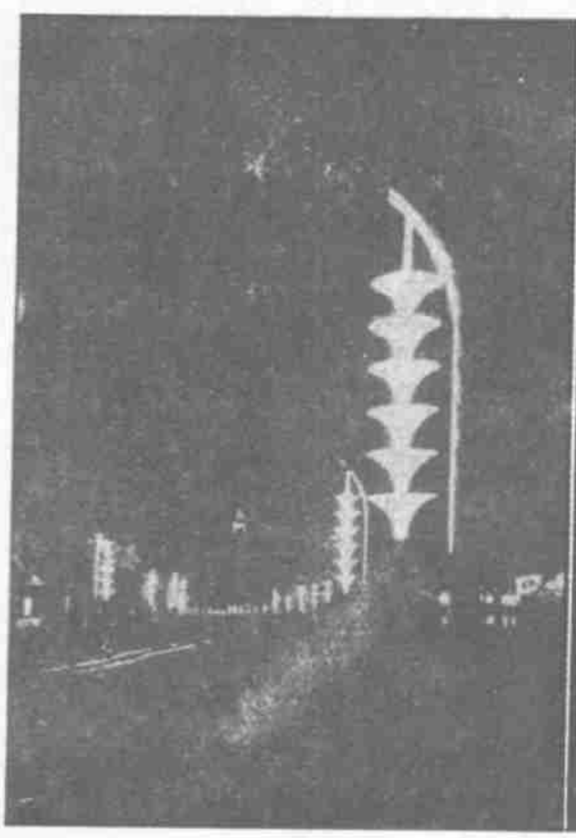
新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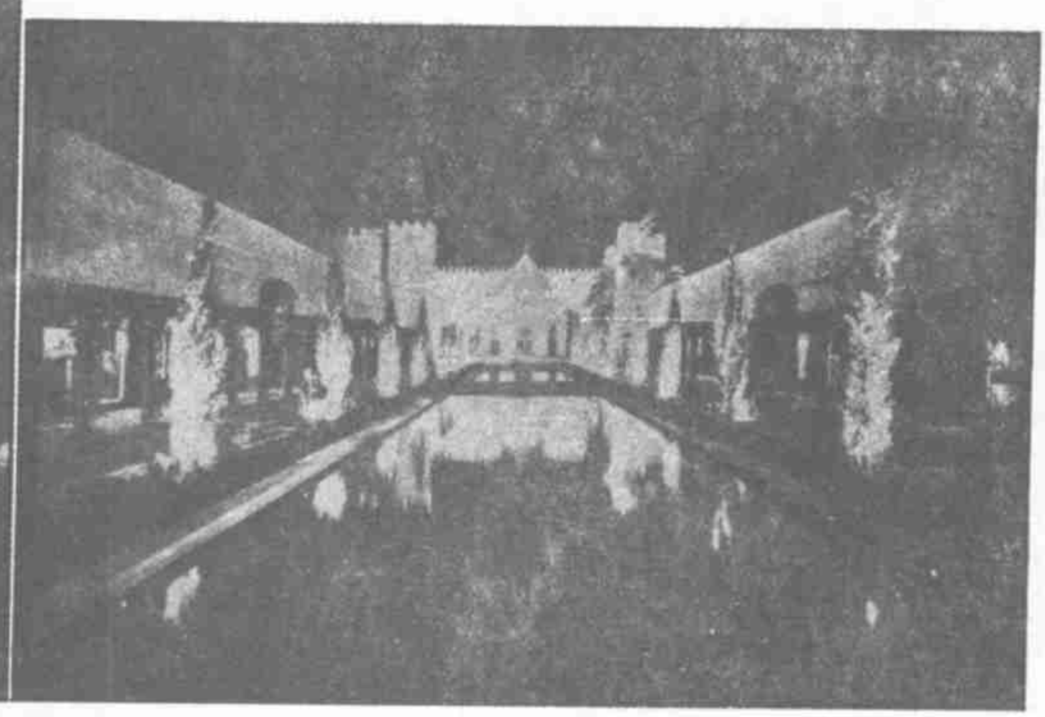
法國殖民博覽會中之路燈，光彩奪目



La Belle Fleur噴泉奇異燈光的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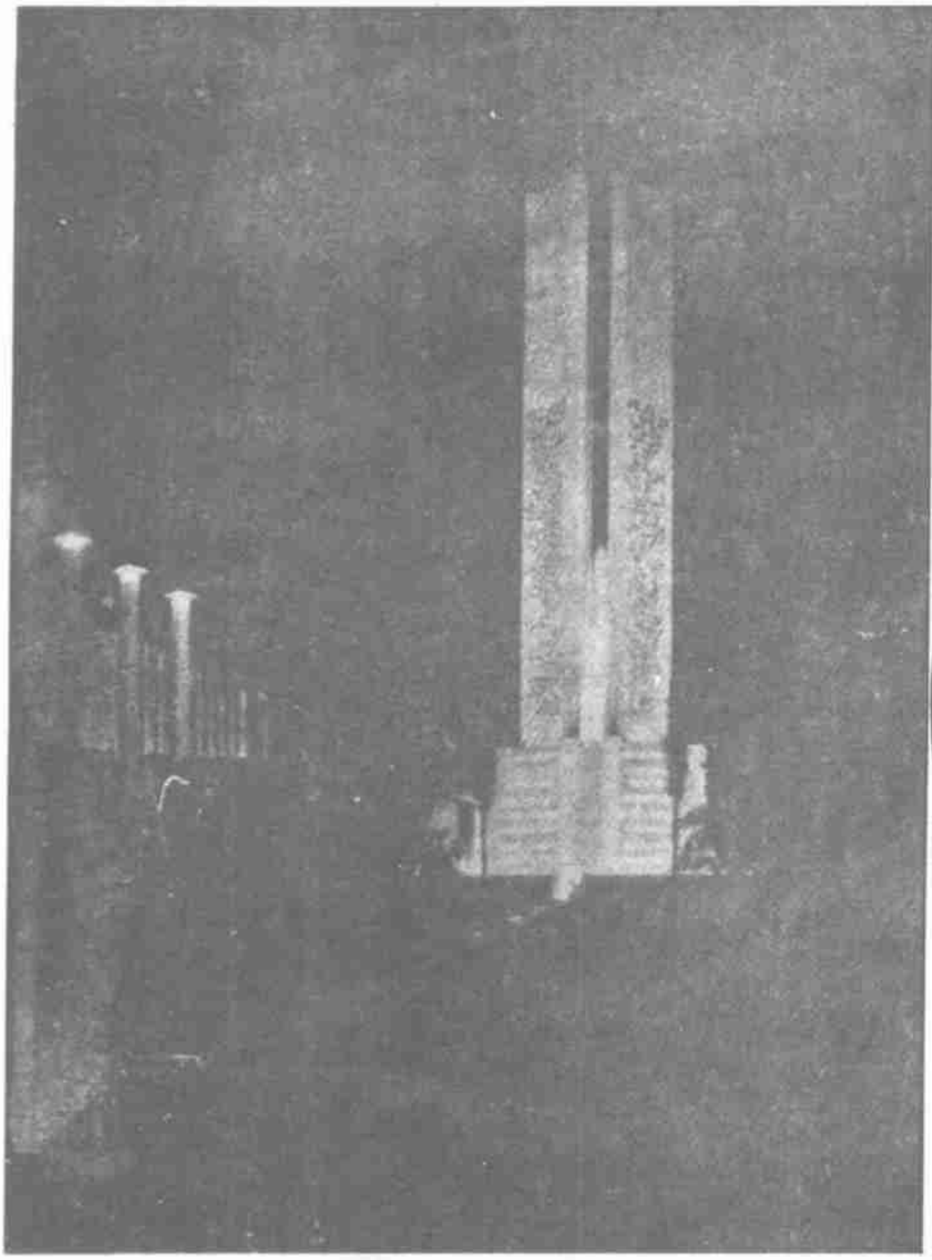


上圖亦爲法國殖民博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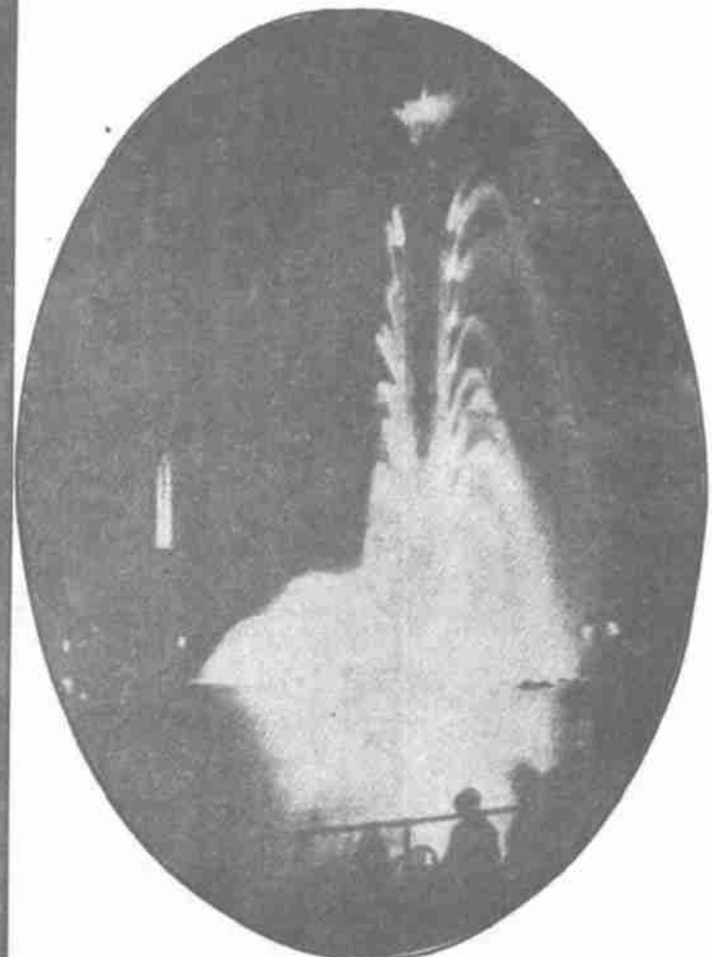


燈光照耀兩面房屋及反映水面之異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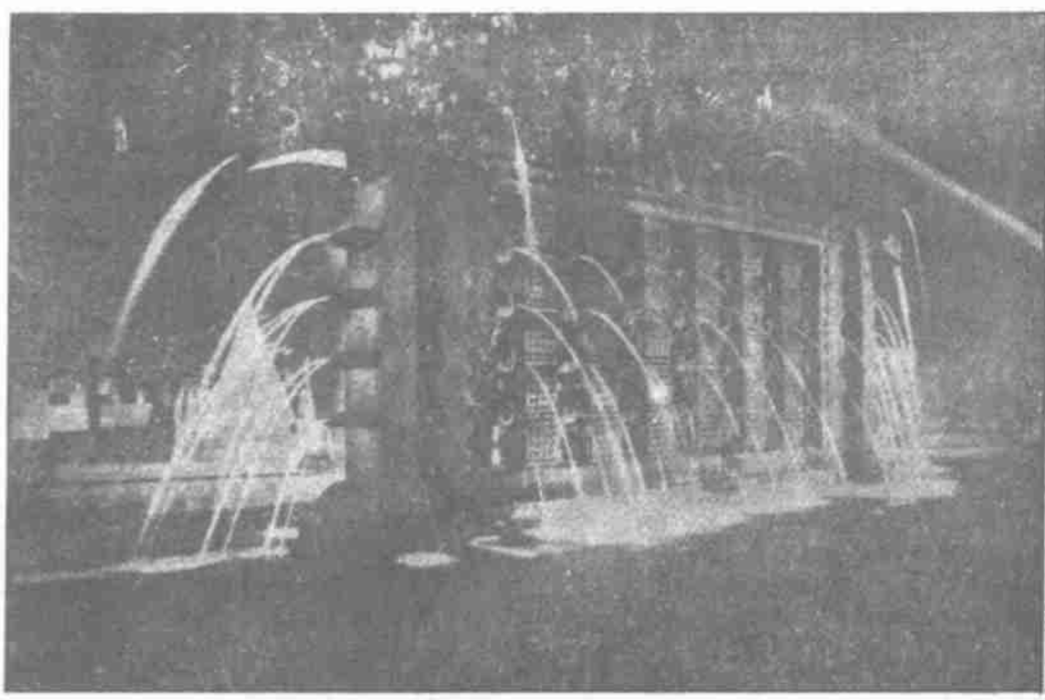
照明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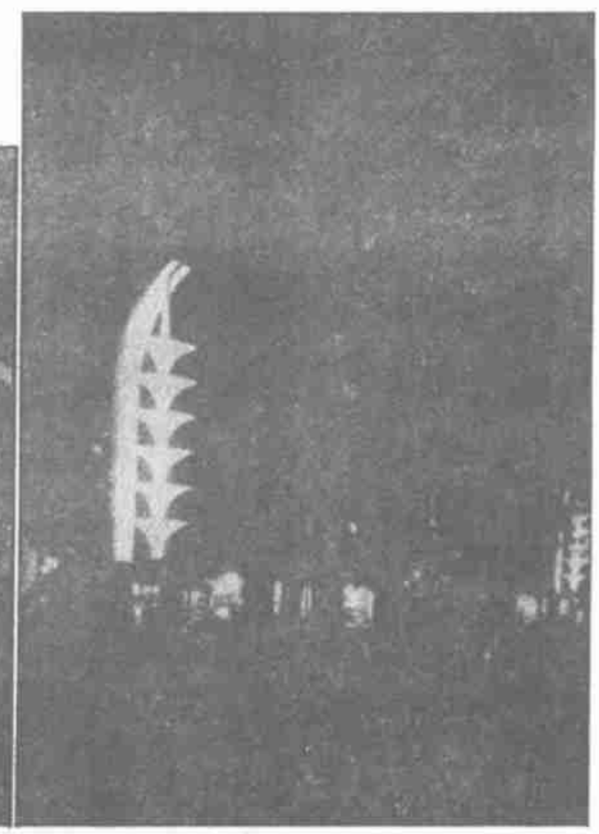
法國殖民博覽會門外之裝飾燈光



法國殖民博覽會之裝飾燈,照射噴泉,甚為美觀



法國殖民博覽會會場中燈光照射噴泉之美景



會夜間路燈之奇妙裝飾



寶權居士山水

喀泰隆獨立運動

張明養

一 緒言

在伊卑里半島 (Péninsule Ibérique) 的東北部，位着一個民族意識極濃厚的小國，她的語言文化都與西班牙完全不同，而自十五世紀西班牙統一告成以來，他們就呻吟於喀斯蒂爾人 (Castille) 的統治壓迫下，其光榮的過去歷史的，文化的，都被人遺忘了。不過到了百年以前，在斐迪南七世的專政下，他們的民族意識又復漸漸的高漲起來，經過了里維拉 (Primo de Rivera) 七年的獨裁，終至燃燒到頂點而於一九三一年爆發出來，恢復他們的固有的地位，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民族了。這民族意識異常濃厚的小國就是為西班牙革命之謎的喀泰隆 (Catalogne)。

喀泰隆的獨立運動是與西班牙的共和革命運動連在一起的。所以西班牙革命的成功也就是喀泰隆獨立運動的成功，四月十二日共和黨在市選中大勝，組織共和政府；而喀泰隆自治黨領袖馬西亞 (F. Macià) 也同時宣佈他們的獨立說：

『我憑着人民的名義，已經接收喀泰隆政府了……我們執掌政治的人是預備着保衛牠的自由。我們相信人民也會同樣的做去……我們將會表現出我們是不會負這個自由的。』

那時巴色隆街上人民的狂熱正不亞於瑪德里的情形。因為這不但解放了他們七年間的專制壓迫，而且解除了四百年來在喀斯蒂爾人統治下所遭受的橫征暴斂與慘殺虐待的痛苦。西班牙共和國的誕生紀念也就是喀泰隆獨立成功紀念。

不過事實上這問題的解決並不能如此簡單，因為西班牙的共和黨人還有不少是主張保有喀泰隆而成立統一政府的，而喀泰隆人卻主張非獨立不可，至少亦須得到自主，在瑪德里的中央政府下，構成聯邦國的一部。因此西班牙革命成功雖將及一年，而對此問題，則除了暫時

協定外，尚未得到根本的解決。我們現在從喀泰隆解放的歷史上來討論這問題解決的趨向。

二　過去的光榮與屈服

喀泰隆包括着四省：即巴色隆（Barcelone）善羅那(Gerona)萊里大(Lérida)與泰賴哥那（Tarragona）。在第八世紀末葉，喀泰隆還是在阿拉伯人的統治下，稍後始將回教徒的勢力掃除。那時巴色隆伯爵的權力最大，被認為喀泰隆王子。一一五〇年，喀泰隆與阿拉剛（Aragon）因婚姻關係而合併。十三世紀中葉傑克一世（Jaques Ier）統治喀泰隆，好用武力，先後征服馬羅格（Mallorque）與伐林斯(Valence)；後復向東跨過地中海，征復各地，到大彼得（Pierre-le-Grand）時代，勢力最盛，其領土包含喀泰隆，阿拉剛，伐林斯，羅色隆（Rosellon），馬羅格，柯爾斯（Corse）沙爾定納（Sardaigne）南泊爾（Naples）西西爾(Sicile) 與南派脫里亞（Népatria）旋復東征至君士坦丁堡，並於一三一一年建立雅典公爵地。這是喀泰隆國勢最盛的時期。

到了一四一〇年巴色隆的最後一個王室死亡而無人繼承，互爭王位時，喀泰隆就漸漸的衰落了。一四六五年斐迪南（Ferdinand）與喀斯蒂爾的伊薩伯后（Isabel de Castilla）結婚，喀泰隆自此就合併於西班牙而不復為一獨立國了。一四九二年攻服回教徒勢力根據地格拉那特（Grenade），西班牙的統一始告成功。

西班牙的統一雖告成功，但我們知道喀泰隆民族與喀斯蒂爾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比葡萄牙人與喀斯蒂爾人的不同還要加培。可是那時二族同化的成績卻異常可觀，簡直使我們現在不能相信。喀泰隆語的文學作品以前雖頗著名，此時卻已不復成為文學上的工具了，喀泰隆其他的文化也同樣的跟着消滅。至政治的權利則更剝削淨盡。供養的軍隊雖多，但沒有絲毫的統率權，所繳納的租稅尤為苛刻。即他們教會的特權也給喀斯蒂爾人剝奪了。在瑪德里的中央政府之苛征暴斂與嚴重壓迫下，一個氣質溫厚的民族就漸漸變成一個奮勇反抗的民族了。

三　二次民族的反抗

喀泰隆民族在被西班牙同化的久長時期中，曾經激起二次的民族反抗運動。第一次是在一六四〇年在斐利浦第四的寵臣阿里凡（Olivares）的壓迫下，喀泰隆人起過一次很大的反抗，他們唱着 Segadors 的愛國歌，在一六四一年成立了一個喀泰隆共和國，但因為國內的擾亂，和對法蘭西的關係以及經濟的與軍事的困難，這共和國不能單獨久立，過了一星期的簡短歷史就夭折了。於是領導那時獨立運動的克賴里（Pablo Claris）就提議選舉法蘭西的魯易十三為巴色隆公，以充分允許喀泰隆民族自由為交換條件。三天之後喀泰隆與法蘭西的軍隊就擊敗西班牙的軍隊而保持着阿拉剛極大部分的土地。可是魯

易十三對喀泰隆人的壓迫並不亞於西班牙王，所以喀泰隆人經過長期的痛苦鬥爭後又於一六五二年與西班牙聯合了。

第二次的喀泰隆獨立運動是發生於西班牙王位承繼戰爭的時候。那時西王查利二世因無子女兄弟，於一七〇〇年死時，遺囑以其外甥斐利浦（卽魯易十四之孫）入承西班牙王位，當時英德諸國因懼法國勢力的極端澎漲，遂組織大同盟，要求由查利之另一外甥奧地利的加羅斯(Carlos)大公入承西班牙王位，各不相讓，於是遂爆發所謂承繼王位戰爭。在這十餘年的戰爭中，喀泰隆民族也加入大同盟方面，乘機要求獨立。一七〇六年巴色隆議會(Corts)宣布布本王朝永不許入承西班牙的王位，那時他們滿以爲有成功的希望，可是不久就失望了，因爲大同盟各國於一七一三年與法國媾和，各分得若干領土，仍許斐利浦入承王位，而將喀泰隆人出賣了。於脫拉起脫和約後西班牙就得調動全部的主力軍來攻擊喀泰隆，但喀泰隆人並不因大同盟諸友邦的出賣而寒心，仍然奮勇抵抗，在巴色隆被圍的第一天他們還在城內宣誓着：

『現在我們的失敗是必然而且無可免避了，在完成我們的義務中，我們對那些到會的人們聲明，宣布嚴重宣言，對那些將繼着我們意志的人們證明：我們已經用出我們最後的與極度的努力，反對一切禍害，破滅與窮乏，這些將降臨到我們悲苦的國家，並將使我們的一切特權都消滅了。』

這宣誓是這樣的莊嚴，博得「義士的聖經」(Testament of the Martyrs)的美名。在被圍的第三天，巴色隆就失陷了，自是喀泰隆民族又復入於屈服的痛苦深淵中。

四　政治的文藝再生

自此以後的百餘年間，喀泰隆人呻吟於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壓迫下，沒有起過什麼的反抗，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了一種文藝復興運動，這運動起初由文藝的意義轉爲政治的意義，開闢出喀泰隆民族獨立運動的新途徑。

喀泰隆自二次反抗失敗後，所受的壓迫更甚。本族的語言被禁止，教會與學校中都用喀斯蒂爾語，不過成效甚微，他們極力的保持着本族的語言並盡量的應用到文學的創作上去。一八五三年詩人阿里巴(C. B. Aribeau)以喀泰隆語發表他著名的祖國歌(Oda a la Patria)，影響非常之大，一八五九年巴法魯爾(A. Bofarull)恢復了中古時時代文藝競選會(Jeux Floraux)，文學的喀泰隆主義始完全確立。同時克賴伐(J. A. Clavé)努力於平民音樂的提倡，沙萊(F. Soler)努力於戲劇藝術的建設，文藝復興的勢力達到了最盛的頂點。

這文藝復興的運動漸漸擴充到政治的領域中去。一八六〇年柯太大(Cortada)著喀泰隆與喀泰隆民族，這是討論現代政治的第一本書，五年後阿爾米賴爾(V. Almiraill)出版喀泰隆人的國家(El

Estado Catalan) 力主喀泰隆民族的獨立。此後幾年間西班牙不斷的鬧着革命君主與民主之爭的政潮，喀泰隆並不如前幾次那樣的乘機激起反抗的運動，不過民族主義的觀念是一天一天的發展了。喀泰隆自主的聯邦國觀念在一八八六年阿爾米賴爾的喀泰隆主義一書中充分的表現出來，這觀念經過了四十五年的時間到現在始爲瑪德里的中央政府所接受而實現。

這由文藝的轉入政治的意義的再生運動，到了一八八七年詩人潘孟賢 (A. G. Permanyer) 組織喀泰隆同盟會 (Lliga de Catalunya) 及刊印文藝復興 (La Renaixença) 報後，就入於實際行動的時期了。

五　實際的政治鬭爭

在此情形下所產生的政治團體非常之多，他們於一八九二年在芒里沙 (Manresa) 開聯合大會，組成喀泰隆民族主義同盟 (Unio Catalanista)，以厚實力草成著名的芒里沙基本原則，這不啻是喀泰隆民族主義的政治宣言。這基本原則的要點是西班牙的國防，關稅與土貨稅，國家財政，及政教的關係得集中於瑪德里的中央政府，但要求西班牙政府完全承認喀泰隆境內的喀泰隆語言與法律，一個維持秩序的獨立軍隊，一種獨立的稅制，省界的重新劃分，以及一切公共機關的職員都由喀泰隆人自己充任。

喀泰隆民族主義同盟，既爲各政治團體勢力所集中，地位自屬重要，可惜不久卽因故而分裂成許多的黨派了。其著名者有波拉微着 (Polavieja) 領導的地方分治同盟 (Lliga Regionalista)；發行機關報喀泰隆呼聲 (Veu de Catalunya)，有現任外長勒樂 (Lerroux) 所率領的共和友愛黨 (La Fraternidad Republicana)，多工人份子，爲一急進的政黨；有從地方分治同盟分出的喀泰隆左翼黨 (la Izquierda Catalana)，由孟太南 (D. Muntaner) 輩爲之首，發行一種喀泰隆民報 (Poble Catala)。他們都互相傾軋殘害，捨棄喀泰隆獨立運動的原來目的，至一九〇四年尤甚，以致爲反對者所乘，向瑪德里的議會提出一種法律案，限制最基本的自由權，向喀泰隆人挑戰。喀泰隆各派爲抵抗這法律案起見，又再度聯合，組成所謂喀泰隆聯盟 (La Solidaridad Catalana)。

喀泰隆聯盟擬就了一種計劃，反對那個剝奪自由的法律案，並要求創設主持地方教育與工務的機關，設立恢復喀泰隆民法的委員會。勢力甚盛，一九〇七年西班牙議會選舉，喀泰隆民族主義者得到極大的勝利，在四十四個議員中，屬於喀泰隆聯盟的民族主義者要佔四十一人之多。可惜不久被敵人挑撥，分裂爲二派，互相水火，終至使喀泰隆聯盟又瓦解了。

接着又是西班牙內政外交最腐敗的時期，到一九〇九年喀泰隆人再也不能不起來反抗了。一九一一年喀泰隆四省的議員聯合開會，組織四省的聯合會，名叫 Mancomunidad。一九一三年得到了西班牙

議會的承認。這聯合會雖然是隸屬於西班牙議會下，但其意義卻甚重要，因爲非但可以代表喀泰隆四省的聯合，而且已經表明喀泰隆人已獲得若干程度的獨立了。

六　鮮血的代價

到了歐戰以後，喀泰隆的自主運動，乘着民族自決的聲浪更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他們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許多自主的要求，聲勢盛極一時。但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里維拉將軍秉承亞爾豐瑣第十三世的命令，推翻共和而實行狄克推多後，喀泰隆的獨立運動受了致命的打擊。里維拉解散了喀泰隆議會，禁止出版自由，摧殘喀泰隆的文化，這一切暴厲的行動引起全西班牙文人的憤慨，起而爲喀泰隆人聲援。

喀泰隆的民族主義者並不因里維拉的高壓而退縮，他們仍然在馬西亞等著名領袖的領導下努力奮鬭。並與西班牙的共和主義者聯絡，以一致的行動來推翻狄克推多制，他們間並約定革命運動成功後，共和政府應(一)一致承認喀泰隆問題之重要，以法律的手續來解決這個獨立問題；(二)這問題的解決應以喀泰隆人民在一種法規(statut)中所表示之意願爲基礎，這法規由喀泰隆全體人民決定之(三)喀泰隆人民所提出表決的法規應提交西班牙國會認可。這就是所謂著名的桑西巴斯丁盟約（El Pacto de San Sebastian）。二方的行動一致，勢力自然增大，於是屢起屢仆的革命運動就不斷的在西班牙爆發出來。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市選中共和黨的大勝利，是無數次革命志士流血所換得的代價。共和政府成立後不久，喀泰隆獨立問題就得到了初步的解決，卽西班牙政府承認喀泰隆在中央政府的統治下有自治之權，這就是說西班牙的政府將成爲一個聯邦政府，不過當時約定此問題須待憲法會議（Cortes）的批准。現在憲法會議代表已於六月二十八日選出，而喀泰隆人已草就法規，於八月二日表決，而爲全體所採納。現在只待憲法會議的准許了。不過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共和黨人雖然早允許喀泰隆人的自治，但不願其獨立者亦頗不乏人，他們須要一個統一的政府，而不要聯邦的政府。但喀泰隆人之要求獨立自治異常迫切，他們受了數百年壓迫的痛苦，他們已爲獲得自由之故而流過無限的鮮血了，這次他們是非達到完全自主不可的，諒西班牙的憲法會議當不至自食其言，拒絕他們的要求而再燃起國內無盡的糾紛吧！

一九三一，十二，五日，上海。

困與疢

靳以

惡運緊緊地包住了他，不幸一件一件地發生。父親死了，母親也死了，妻又染了很重的病。終日悲傷着，煩惱着；可是在事實上一點用也沒有。上學的問題是陷在絕望之中，就是這一筆醫藥費也很使他爲難了。妻常是眼含着淚向他說：

『不要這樣憂愁着吧，只有看天命是如何。若是不該死，不醫治也會好起來。』

妻說完了，淚是更多地流下來。眞要是把一點點的錢都用盡了，將來不也是要餓死麼？論年歲他是二十二，纔從初級中學畢業，沒有和社會接觸過。像這樣的資格，還能受社會的熱烈歡迎麼？在這樣情況之下，親友又都是拖了如冰一樣的臉。他不敢追想從前父親在世，當他只有五六歲的樣子，家裏常常有親友長住笑着鬧着像一家人。父親是不會弄錢的人，也不會交結高貴；所以卸任後就漸漸地陷入了窮迫，而到自己死的時候，不得不有一點羞愧的樣子。因爲沒有留給兒子多少錢。

起初他不大肯聽從妻的話，可是醫生走了之後，她就要哭着不許他到街上去買藥。一向是很深愛着的，他的心眞是不忍。有時候也想到將來怎樣活下去的問題，就答應了妻的請求。

想不到妻的病很快就好起來。像桃花來渲染春天一樣，她那蒼白的頰上，也湧起了一點

世界一角

如果全世界中國人來一個示威游行……

若集合全世界散居的中國人於一處，排成縱隊，四人一排，一直前進，以作示威游行，那末這個游行隊，可以永遠繼續，決不會有窮盡的一日。這話怎講。

原來我國人口雖未有正確統計，但據學者估計。散居全球的中國人總數約有六萬萬人。

這六萬萬人排成四行縱隊，每小時行進三哩，每日平均行五小時，計十五哩，則自第一天第一列的四人出發以後，須經過二十二年零三百〇二日始能全體通過出發點。卽每年只能有二千六百二十八萬人可以通過。

中國人的生產率，假定爲百分之十，卽平均十人生產一人，則每年縱有死亡，但至少可有三千萬人新行加入行列。所以每年經過二千六百二十八萬人，後面却又新添了三千萬人，可知道游行隊是永遠不會終了的。（微）

列寧書翰的新發見

俄國人雖崇拜列甯到極點，可是關於列甯之正確的詳盡的傳記，還沒有完成。只是傳記的材料，繼續在那裏發見和搜集。和最近集成一編列甯致其親屬的書翰，是在一八九五年迄一九一七年間寫的。這些書翰，都是無關政治問題的。因爲

點紅潤來，這樣，他的心一半是輕鬆下來了。可是將來的生活仍然在他的耳底嗡嗡地叫着，在等待他的回答。

出路在那裏呢？既沒有使人欽仰的資格，又沒有顯貴的親友，就憑自己的力量，每天總是垂了頭回到家裏來，愛妻殷殷的問詢，由羞愧而引起氣憤來。眞是，近來的性情不知如何是如此的暴燥了。看到妻含了淚的眼，他又在追悔着，只好去勸慰，一直到她像沒有事的樣子。

一天他從街上回來，手裏拿了報紙，纔走進來，就向着妻說：

『玲，這有一個機會了！』

正在縫着衣服的妻，聽了他的話，立刻把手裏的布料放下，走到他的身前去。

『什麼機會？你快點告訴我！』她露了迫不及待的樣子。

『這不是一條新聞麼，北甯路局在招考車僮。』

『車僮是什麼呢？』妻不解地問。

『那就是——』他的臉紅起來，『我也不大清楚，好像是在車上……怕不是十分高貴的職業吧！』他說過，把頭低下去。

『只要是在道德上沒有缺陷就可以，』妻把報紙拿過去，用心地看着。『你看，這不也是限定了初中畢業的資格麼？』

『是呀，我也看見，不過，不過，總像很難爲情的。』

『用自己的勞力來出賣，沒有什麼不光榮吧。』

『管他什麼呢，活下去是最緊要的事。』他露了堅決的樣子，略爲用手指撫了一兩下凌亂的頭髮。

經過了規定的考試，妻很關心地問長問短，在他呢，反而覺得淡然了。想着就是錄取了也不過二十二元的月薪，像僕役一樣地聽旅客的指揮。可是心裏還是有點不安，一直到手裏拿了印着錄取者名單的報紙，心跳着，臉紅着，仔細地在尋着自己的名字。

妻也湊過來了，問着他：

『你在看什麼新聞這樣用心的樣子？』

當時俄國警察專喜拆閱人家的書信，特別是有關政治的人往來的信件。所以列甯致其親屬的書翰，絕不提及政治。這些書翰，大部分致其母親馬利亞亞力山特郞夫那，有些致其姊妹馬利亞及伊立柴夫塔。從這些信中，新發見了列甯的性格和特質。

他是極愛好山野景物的，而天性則非常愛他的母親。他當心她的健康，一種俄國人特有的親愛之情，散見於書翰中，問煖問寒，殷篤備至。他常以亞爾卑斯山及卡柏仙山的山景，詳詳細細地在信中告他的母親。這大約是他流亡在瑞士及克拉哥等處時寫的。

信中又可看出他的流亡生活中的窮苦。特別感到經濟壓迫時，是在大戰開始及俄國第一次革命的一段期間內，因爲那時列甯和他的妻子寫文翻譯都得不到稿費。

從信中可以看出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七年中列甯在心理上在物質上生活都感困難。他寫給妹子的信，非常痛恨日內瓦的生活。

同時他有妹子，安娜曾寫有回憶錄一書，說列甯幼年如何好弄，而中學時讀書如何勤奮，在卡善大學時如何爲風潮領袖，在聖彼得堡如何活動，在西伯利亞流放時如何生產等等。

（字）

世界十大城——戰前戰後比較

就人口的多少來講，舉世界十個最大的都市，應舉那幾個？據美國戶籍部部長希爾氏的估算則如下：

(1)紐約　六，九三〇，四四六人

(2)倫敦　四，三九六，八二一人

「路局發榜了，呵——呵有了，我取上了！」他過於興奮，稍稍帶了一點瘋狂的樣子。妻的臉偎過來，嘴裏輕輕地叫着：

『君，我的心！』

『愛的玲玲！』他也低低地應着。

經過了報到，查詢，他又繳上去一張半身小照。在第二天的下午，他取來了車站的出入證。由車務處的指派，他是在二○二次通車的二等車上工作要在三天後起始。

這次車是要從天津開到浦口，停一天，然後再經過天津開到遼甯。從遼甯再開回天津，他纔能得着一次休息。這情形在他，以為是很難忍受了。他還沒有和妻離開過一天，想起來總是很難過的。

可是回到家裏，妻給他鼓勵，自己也就能伸直了身子說一句：『好，去就去！』

車是下午十點鐘開出的，在五點鐘的時候他就把應用的衣物放到車上去，那裏，他遇見了同伴，也是二十幾歲的人，臉色微黑。自己為自己介紹過，知道那個同伴是一個單身漢子。他心裏頗有一點羨慕，可是想到妻子一切，他又深自慶幸着。

『這車裏就是我們兩個人麼？』

『不是，還有津浦路的一個人，本來是沒有的，誰叫這次車要到浦口呢，就沒有法子辦。』同伴露了一點憤慨。

他的心裏又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了。說是多一個人，自然工作可以輕些，為什麼還不高興呢？同伴好像很直爽，也有一般熱誠。

『請你喝杯茶。』同伴倒好了一杯茶送給他。

『不客氣，我就要下去，晚上再見！』他說完點着頭走下去。

『晚上見！』同伴還站到車門上向他招着手。

回到家裏，稍為休息一下，晚飯就陳列上來了。兩個人都是異常沉默，不知道說什麼話是好的樣子，溫柔的生活，從此就被生活的鐵練絞斷了。犧牲了兩個人同居的幸福，各自憂愁，煩悶；換來物質的滿足，維持着在不快的精神

(3)柏林	四，○一三，五八八人
(4)芝加哥	三，三七六，四三八人
(5)巴黎	二，八三八，四一六人
(6)大阪	二，四○八，八○○人
(7)東京	二，二九四，六○○人
(8)布諾斯愛列斯	二，二二五，○○○人
(9)莫斯科	二，○二五，九四七人
(10)列台耶內羅	二，○○四，○○○人

上表中柏林，大阪，東京，非指絕對限於人口集中的都市，乃包括市外遠村而並計之者。因此倫敦的人口，也可說有八，二○二，八一八人了。

大戰前的世界十大城次序，則與現在大有不同。

(1)大倫敦(一九○九年)	七，四二九，七四○人
(2)紐約(一九一○年)	四，七六六，八八三人
(3)巴黎(一九○六年)	二，七二二，七三一人
(4)東京(一九○八年)	二，一八六，○七九人
(5)芝加哥(一九○一年)	二，一八九，二八三人
(6)柏林(一九○八年)	二，一○一，九三三人
(7)維也納(一九一○年)	二，○○四，二九一人
(8)聖彼得堡(一九○五年)	一，六七八，○○○人
(9)費拉特爾費亞(一九一○年)	一，五四九，○○八人
(10)莫斯科(一九○七年)	一，三五九，二五四人

(宇)

西班牙新學校設置運動

西班牙政府，現在要盡力掃除文盲，定下種種計劃，以解說

中活下去。要這樣地一直活下去，到老了，死了的地步。

最後是把保重的話，相互地重複吩咐着。妻故意做成能分能捨的樣子，他也只得用手帕擦乾了眼角的一顆淚珠，匆匆地走了。

街市仍然像是從前一樣明亮喧鬧，絲毫也沒有走了一個人的悲哀。他的左手提了妻特意做好的一盒點心，低了頭，走上向車站去的電車。

正在行駛的車，風很強烈地吹進來，司機者高興地用脚踏着銅鈴「噹噹……」地響着。

到了車站，他跳下來，向着列車走去。時候是八點鐘了，只有三等車裏已經有了乘客，頭二等裏面還是很冷清的。

『怎麽這樣早就來了，再遲一會兒也可以。』同伴正躺在床上，立起身來說。

『您睡着吧，打攪您眞對不起。』

『不也快要到時候了，把衣服該穿起來。』

同伴從箱裏取出兩件衣服來，是白色鑲紅邊的長衫，把一件送給他。

他們都穿好了，他看見在左方的胸前繡了車僮兩個紅字，一種說不出忸怩的感覺又在心裏湧起來。

時候到九點鐘，就有人上來了。客人，脚夫，送客的人，在狹小的甬道中擠來擠去。他像其餘兩個人一樣地關照旅客的床位，安置箱篋，或是送去一杯清茶。人是這麽多，好像中間的關係還沒有確定，所感受的難堪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多。

在一聲尖銳笛聲之後，火車漸漸地移動了。他倚了車門，看着漸小的燈火，他是沒有一點目的地，也登上旅程了。

他由於同伴的指導，把臥具為旅客鋪好，纔走到自己的床上坐下，就聽見電鈴的聲音。他知道是五號把機關撥好，就走過去。

『Boy，再去沖一點開水。』一個說着奉天話的旅客這樣吩咐。

這第一個字是多麽刺耳呵！他好像一點也不能忍耐。他想和那個旅客這樣說了：『客氣些好麽？我也是想勞力來換錢的，我也不是在

西班牙百分之四十的人口之痛苦。這計劃是把鄉村學校設置無線電話及圖書館等等。

有名的畫家受了政府雇用，去畫多幀的名作品，預備去放置在各地學校之中，以替代往昔滿佈在學校中的那些關於宗教的畫圖和象徵物。

西班牙教育部長杜明哥為了種種計劃，用盡心力，已經六個月的時間，其中最要緊的事體，是要於極短的時期中，建立起七千個新學校來。這建立並維持學校的經費，是大減海陸軍經費，並減少教會中教師們的酬報。（宇）

一個科學家的機械文明估價

物質的享受，因機械文明而日增，這是不用辯護的事實。然而這事實的價值，卻有一個本身學科學的學者，出來加以估定。說這機械文明的生活，並不較樂於四千年以前的人類的生活。為這種行估價的說法的，是美國米斯博士。

他說歐美都市中人的生活，並不較樂於古代的希臘人，及巴比倫人。而以為希臘比立克時代的雅典人，或埃及第十八朝的推比斯人，生活有趣味得多。因為在那時，人類有更多的閑暇，較少的壓迫，有更多交換思想的機會，而較不重視物質的東西。

他有警闢的幾段話，他說：

『至於文化上的進步，我以為現代的世界，要比古代世界為更令人不滿足。文化需要閑暇，而現代世界中完全缺乏閑暇。文化要求理知的隔絕，而現代生活中卻辦不到這個。

『說還到古代世界中去，自然不容討論。科學進步總是繼續急進的。不過我以為這急進的終局，當是整個社會經濟生

你的家裏做僕人！』可是他沒有敢如此說，他只好應着：『是，先生。』

可巧，水沒有沸起來，他不得已坐在自己的房裏去等。沒有幾分鐘那個旅客就不耐煩地叫起來：

『喂，Boy! 水為什麼還不拿來呀？』

『水還沒有開，請您稍等一下吧。』他急忙趕過去說。

『你們是幹什麼的，連開水都不預備！再說，就是沒有你也來告訴我一聲，省得要我來死等呵！』旅客的手放在腰上，很生氣地說。

『不是——』

『什麼不是，他媽的，——』旅客把袖子拉起來，像要打的樣子。

這時另外的同伴就趕了來解勸，他垂了頭走回去。

過一些時，一個同伴也來和他說：

『你怎麼和他吵起來？』

『什麼，還沒有等我說話就鬧。他要開水，水沒有開就為了這點事。真是一點理也不講。』

『有什麼法子，做了這樣的事，就是奴下奴。他說東就要隨了他東。人有了錢，脾氣也就特別壞。像我們只有忍耐的一條路。』

他自己心裏想着，也是只有忍耐。

車開行了一小時之後，所有的事情也漸漸就緒。他是分配在第一次守夜，到夜半一點鐘。他打開車窗，一叢叢的樹影閃到後面去。月光把原野照得更沈寂了。他想起妻，這時一定也為離愁所擾，就是睡到牀上也不見得能睡着吧。每次月光不是灑在牀前麼？她想得到那月光也在照着我麼？她也許哭着，把枕頭也染濕了。她想不到我是在旁人都安睡了的時候，一個人守在這裏吧？

他正在呆呆地坐着，忽然一個旅客，從房裏伸出半個身子來，眼還沒有睜開模模糊糊地問：

『德州到了沒有？』

『還沒有。』他站起身來應着。

『到了的時候不要忘記告訴我，我要買雞？』

活的革命。

『這革命取何形式，生活的樣式將為怎樣，我不能說。我只相信，在有幾點上，未來的生活，當近似於古代生活，而非近似於目前的現代生活。

『這未來的烏托邦，也許由於機械文明進步而可能，此時機械文明，也許成為人類的福利了，現在我却不敢贊許機械文明。』(宇)

全世界學者向古巴政府抗議

學者之享有國際的盛名的，卽專橫的政府，亦有所顧忌而不致輕事摧抑。

最近古巴政府，拘禁享有國際盛名的博物學者托萊氏(Carlos de la Torre)時，風聲一播，紐約，倫敦，馬德立特，巴黎各處學者的抗議，紛紛投向古京哈究那，使古巴總統麥卡陀不得不立卽聲明，否認有此事實。

托萊以生物學，考古學，馳名國際，現年七十六歲了。這次的拘禁，據說是閉幽在潑林塞潑堡的地窖中時。向麥卡陀提出抗議的都是歐美各大學著名的博物學者。(宇)

世界小國安陀拉的選舉

世界最小國之一，在那法西交界比靈尼山中的安陀拉，最近舉行全國選舉，舉出十二個行政會會員。

安陀拉的選舉，與別個共和國選舉不同。因為公家官吏，不受薪給。選舉人如不到場選舉，是要處罰的。又不娶的人，不得投選舉票。

行政會會員二十四人，今年選舉半數。被人選到的公民，須無薪給服務，不得迴避。只有重病者得以請退。

「好，您放心吧。」

睡意時時來使他的眼閉攏起來，車輪和鐵軌磨擦的聲音又是那麼單調，他更覺得疲困了。可是到規定的時候，他能把衣服脫下去，睡到牀上；他反而覺得淸醒了。

在行駛中車身微微震蕩，胸中的心都像是在水上飄浮着。他的心更焦燥了，想起不能入睡，是爲明天的工作擔心。

失眠的時候使他想起從前的事到現在淪落到這樣地步，他流着羞愧之淚了。

可是事情眞是難分析的，在半年之後，他已經是很熟練了，而且像以前那樣的感覺也不存在。每次自己也頗疑惑，就是這疑惑也就一眞任它存留着。每月有了百元左右的進款，生活也很安定了。

一天，車停在浦口，是預備在下午七點鐘開出的。本來這次車啣接着四時半到南京的滬寧車，這樣，爲從上海到北方的旅客的便利。可是到了五點半鐘，仍然看不見一羣旅客的踪影。他問過路警纔知道因爲兵車的阻礙，旅客都是從下關碼頭過渡，所以要等到六點鐘的輪渡纔能過來。他正爲了穿上制服流了許多汗，聽到這話，就把衣服脫下去，揮着蒲扇。

果然到了六點鐘敲過的時候，許多脚夫和旅客走進來了。一個青年旅客走上他這輛車上來，是二十幾歲臉色微紅的人。他走過去。

「您貴姓？」

「我姓陸。」

「陸先生，您的鋪位是在旅行社訂的麽？」

「是的。」

「那在六號，您過來好了。」他自己在前面引導着。

「您是上鋪，有幾件行李？」

「就是兩件，」

「好，我替您安置吧。」他又向着脚夫說：

「你放下來。」

那旅客付過了脚夫的錢，把帽子取下來。他纔要稍談幾句，又看見另外的旅客，他只好又走過去。

現在他不像從前那樣煩燥了，處置着種種

安陀拉的選舉，一點沒有紛擾煩亂之狀，沒有運動的演說，而且運動選舉的集會，是爲不成文的選舉法所禁止的。選舉人限於已娶之安陀拉人，須生於國內，爲一家之主。外國人娶安陀拉人之長女，或承襲安陀拉人產業之女子，皆有選舉權。

關於選舉權，安陀拉也有不平之聲。如不娶的獨身男子，已娶而無子女的男子，因父親尚在而無選舉權的青年等，都有怨言，想起來變更選舉法。安陀拉的人口現爲六千人，分散於三十個村落，面積一百九十一方英里。全國只有五百個選民，沒有政黨。候選人大多爲保守分子，不主張擴展選舉權的。（宇）

西班牙情書代書人之失業恐慌

西班牙有一種職業的書寫手，其情形頗同於我國拆字代書流人物。這種人現在因西班牙教育的擴展，而大受打擊了。

原來這些人，歷年以來，專門替那不識字的巴西隆邵青年們代寫情書，生意頗不惡劣。現在政府要設立新學校，他們乃起來抗議了。

他們說，如果西班牙國中每個人都受了教育，則他們恃以爲生的職業，便完了。政府對於他們抗議的回答，是說請他們放心勿慮，政府是會替他們在新的學校中謀到位置的。

這些書寫手替人家寫信，什麼題目都寫。不過最多的顧主，是些不識字的青年人。他們要寫情書給情人時，或者得到了情書要閱讀時，就來請教書寫手了。只要納約兩角左右的費用，那滿懷着熱忱急待傾訴的青年就可說明意思，於許多情書例樣中選取一信，教書寫手寫好了送出。（宇）

的事情，處處可以看出他的經驗來。他很有條理地替旅客們安放行李，把和旅客們爲小費爭吵的脚夫推到車下去。可是天太熱了，臉上的汗一直流下來，他不斷地把長衫的下襟拿起來擦着。到了車開行的時候，他纔有了閑空去洗洗臉。

開車的時候就是七點鐘，雖說是在夏天，火紅的太陽也就要沒下去了。一站兩站地過去，夜也就一步步地沈下來。這時他又該爲旅客們到餐車跑來跑去忙着了。到九點鐘他纔能喫晚飯。旅客們多半是安逸地睡在牀上，在閑談，在哼着歌曲。

旅客們都好像是沒有一點事，除去喫就是睡。單身的旅客又不善詞令的，在旅程中是寂寞到像在一個人的世界中。既不能一點事也沒有說得很動聽，所以只好沈默着。有點時閉起眼來想着一切過去和未來的事情：或是把臉近了車窗，望看向後飛奔的景物。

他喫過了飯，就看見那青年旅客一個人在甬道中站着。好像在那裏想着什麼，一個手指輕輕地敲着玻窗。他順步走過去。

「您是從什麼地方來？」乘着旅客望着他的時候說。

「從上海來。這次二等車的客人不多吧？」

「不多，空了好幾間。」

「那我麻煩你，請你替我換一間好麼？」旅客帶着笑和他說「我的房裏人太多了。」

「可以，可以！您住到一號去吧，那間還空着。」他也很高興地說。

「立刻就搬過去吧。」

他隨了那旅客走到六號去，把衣箱和零物一件件送到一號。事情都做完了，那旅客請他坐下。

「不，我不累。」他還拘泥着他的本職。

「不要客氣，就請坐下談談。」那旅客很誠懇地和他說；聽了這樣的話，他只好坐下來了。

「您是到北京去麼？」他先問。

「不，我到天津。」

「在上海住了多久？」

「三年了，我是在ＸＸ大學讀書。」

俄國也容許爵士樂舞了

俄國的共產黨員，向以現代的爵士跳舞，爲布爾喬式的娛樂，而加以禁止。但最近經史太林勒某工廠集會討論的結果，却認爵士樂舞爲可以一部分容許的娛樂。在俄的美國籍共產黨員，可以姿意於此而無傷其普羅意識了。

這問題的起來，是因爲在史太林格勒的美籍工人及工程家，有些已入蘇俄共產黨籍的，他們常常玩爵士樂舞，風氣所播，及於一般的俄國黨員，於是乃有可否容許爵士樂舞的問題了。

一個美籍共產黨員名希斐的尤替爵士樂舞辯護，以爲在美國的共產黨向習於此種娛樂，即中央人物，也不廢此，所以史太林格勒爲某工廠選就事實計，不得已而容許爵士樂舞存在。

但他們一方面却準備多設俱樂部及其他娛樂機關，以逐漸代替爵士樂舞。（宇）

一個不滿意政府而自殺的美國人

因爲不滿意於國家經濟狀況，美國佛吉尼亞州的一個六十歲老人，名赫斯東的於偕友郊遊之餘，開槍自殺。最後對朋友說的一句話是：「欣然地把這個爭扎，讓給你們去擔負了罷。」

他的遺書，深怨政府毀壞國家富源，爲政全無效率。他說「這樣的政府是世界地圖上的一點羞辱，應該銷滅，不讓人家記得的。我實在厭恨極了！我羞爲這國家的忠愛的人民。我要欣然的把這個爭扎，讓給你們去担負，你們的當是一個更善的世界了。」（宇）

『呵，您是在上海讀書！』他頗覺着一點淒然地。

『你在這車上有幾年了？』旅客取出兩個蘋果來，把一個送給他。

『謝謝您！』他急忙站起來接過去『我只在車上半年。』

『怎麼，待遇還好吧？』

『月薪只有二十二元，可是說起來能有一百元的收入。』

『那也是很好了，家裏的人若是過多也是很難吧？』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家裏只有我的妻。』

他把頭低下去。

『那一定很足用了。』

『是的，可是我們也都是考進來的。』

『那麼你從前一定在學校裏讀過書？』

『天津XX中學初中畢業。』

『爲什麼不讀下去呢？』

『陸先生，沒有錢的人，有什麼法子呀！』

看着那旅客，比自己也大不了兩三歲，可是人家有無限的前程，不論是在學業上或是在事業的成就上。這不同在那裏呢？他想尋出來，他仔細看着那旅客，可是什麼他也沒有找出來。

『現在就是從大學畢業的人，也不見得一月就能有多大的月薪。而且經驗比學問還切用，在任何方面的努力，都可以走到成功的路上。』

說這話的時候，那旅客像是很誠懇；可是在他聽起來，就好像是故意用以來敷衍他的話。他并沒有從這話上得到安慰，他也不願意使旅客看澈了他而感到失望，他立起身來告辭。

『再談一些不好麼？路上總之沒有什麼事。』

『時候不早了，我想您也該安歇。』

『呵，眞是，就要到十一點鐘。』那旅客把懷表取出來看過說，深深打着一個呵欠。

車的速度慢下來，爲了一月來的霪雨，只有半尺樣子，水就要沒了鐵軌。微風吹起波浪來，打着路基，拍拍地頗引人想到坐在船上的滋

金子缺乏與牙醫業

美國法國儲積金子，竟與牙醫生大有關係。

各國國家缺乏金子，牙醫生對於病人也被迫而混用劣金，結果有一個匈牙利牙醫生，乃以損害罪被控於法庭。

病人說劣質不純的金子，補了牙齒，發生傳染病，請求賠償。牙醫生辯說，由於美法兩國收藏金子的結果，商場上買不到純金，所以不得不用一種不純的合金，而這種合金在酸的反應下，確是會致疾的。

這樣罪辯訴之後，法庭自然不能向牙醫生判罪了。(宇)

亨利福特之回向於手工業時代

爲機械時代象徵者的亨利福特，現在被迫於一般失業者的要求，乃回到人力的生產方法上面去了。

這回復，是在農業的生產上。福特出於顧問們的意料之外，竟拋棄了機器，而採用了人力。他有一處面積一萬二千英畝的大農場，原先是用機器耕種的，但他決計雇用人力。理由並無別的，只爲了要替失業的人造出工作來。

在這大農場中，現有六百五十個工人，要比用機器耕種時所需的人工多到六倍。這六百五十個人，要掘起十萬桶的紅蘿蔔來。其中五百桶給農場中的工人及牛吃，約足全冬之用。耕地原有很好的機器，但一律改用舊式的簡單的犂。

幾月前，福特曾對人說：他要解決那輪週性的失業問題，至少在他自己的事業上可以辦到。他的計劃是凡他所顧用的人，在夏月工作於農場，而冬月則在工廠，至少每年有四個月可把勢須閑散的工人，放在農場上有工作做。

至於在農場上的工資，每天每人仍是六金元。(宇)

味。因爲避免意外的危險，列車也只得慢慢地推進着。過些時，車在一個小站停下來。

「這裏，只有一個路員拿了方旗在黯淡的燈光之下。還沒有受近代文明的小市鎮，在夜裏，油燈是那麼影綽綽地照着，更容易使人追想到古代，或是死去了的事蹟。他常常高興在這樣的地方走下來，在這裏他記起了死去的父母，好像他們是住在這裏的。他很想多吸一些這裏的空氣。

車到了濟南，全程已經走過一大半了。正是黃昏的時候，一羣烏鴉叫着飛過去。天氣不知怎樣是異常地熱，汗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像水一樣地淌下來。

『北方也是這樣熱呀！』

他聽見這句話，回過頭去就看見那青年旅客，站在離他很近的地方揮着扇子。

『您不知道，這兩天都到過一百零四度。』

他接了旅客的話說。

『還是走起來好，能有點風。』

『可不是麼？已經停了十幾分鐘，再過十幾分就要開了。』

在他的心中，爲這旅客的爽快，沒有一般有了財勢的人，就看輕站在下一級的人的行動。有說句眞話這還是第一次遇見這樣的人。在敬仰愛慕之外，他還想說一句：『先生，你願意麼，和我做一個朋友？』可是幾次他也沒有能說出口來。他不願意想着那旅客一定就會聽過了他的話就冷笑，像貓頭鷹的嘴臉；他總想着是自己沒有這麼大的力量。遇見這樣的人，是說他一點也不再感覺到職業本身的低賤。在旅客那面不過多把「謝謝」兩個字說着，可是他的心裏就覺得舒適多了。

車從濟南開出之後，同伴就和他討論着收酒資的事了。本來這是不需要的，就因爲加上了津浦路的工人，所以他們每次總是預先暗地裏和旅客們說好，把酒資的一部分給他們兩個人。因爲這緣故，他們每次是分配好去聯絡這一輛車上的客人。

『住在一號的客人你去說吧，他好像和你很好的。』同伴向他說。

世界產金逐年減少之預料

國際聯盟所辦理的關於世界金子的調查，已有報告。報告中所揭出的事實，大可使我們驚駭。即專家觀察，以爲一九三四年以後，世界產金將每年逐漸減少。產金最多的一年，在十六年以前，即一九一五年。

世界存金自一八〇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由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增至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不過自今以後，每年的產金當不能過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了。

國聯有一四九三年以來關於金之統計。據云自一四九三年以來，直至今日，世界產金總量，達值二一，六一八，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只有此量之一半，製成貨幣。

產金最多這一年，即一九一五年，金礦產出了值四八二，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金子。而一九三〇年的產額，爲值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金元。除了加拿大及德蘭士窪的紐閣特以外，世界各金礦產量，皆遜於十年以前。

在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二九年間，德蘭士窪奧閣特有二十七礦停閉，於此非洲的減少聲中，算加拿大增加生產。加拿大由一九〇七年的一，七〇〇，〇〇〇鎊，增至一九二九年的八，一〇〇，〇〇〇鎊。

俄國墨西哥的產金，算也有增加的。日本自一八七七年以來直至現在，也有增加。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開始時，銀行準備及國家儲藏，只佔全金量百分之六十三。現在則爲百分之九。——約爲值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專家已預料到直至一九五〇年各年間的產金情形。每年可作爲製貨幣用的金，當只有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而

『好是很好，可是——』他覺得有一種難以說出的話。他的眼故意看着窗外。

『算了吧，做這種事，講不得什麼難爲情，我們也不是來交朋友！』同伴像早已看透了他的心，笑着向他說。『我們是爲什麼的？錢在他們的身上不大要緊，可是我們卻不能少。怎麼呢，一家人都在等着你養活呢！』那同伴頗明世故的樣子向他說。

自己想想這話也不能算不對，眞若是只靠了每月二十二元的月薪能有什麼用呢？他終於答應着：

『就是照你的話去辦吧！』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那我們就分頭去吧。』同伴立起身來。

『你先去，我稍爲歇一下就去。』

看着同伴走了出去，他就兩手捧着頭，呆呆地想着。他總以爲這是不大妥當，不大應該的事。在一個人拿自己當做了朋友看待，就不該再爲這些小事斤斤計較；雖然在另外一方面想，也是頗有道理。可是既然答應了的事，不去做也說不下去。他懶懶地站起來，走到一號的門前。他很快地在門前閃過去，好像是到另外的地方去。他看見了那青年旅客正睡在床上，手裏端了一本書。

就是這樣地閃來閃去地也是好幾次了，也沒有能鼓起那麼大的力量來走進去。還是那旅客叫住了他，他總很不自然地站住了。

『沒有什麼事吧，請進來談一談也很好呀！』睡着的旅客說着這樣的話就坐起身來，把書放到一傍。

『沒有事情，您還沒有睡呵？』他的臉上強自帶了笑容，像這樣的笑，是使看到的人都替他勉強。

『明天七點鐘一定可以到天津了吧？』

『差不多，誤了一點時刻已經追過去了。』

『你的體格也很好呢！』那青年旅客忽然這樣說。

『從前在學校的時候，很歡喜運動，到做了事，就沒有那種的自由了。可是每次歇工的時候，總還是喜歡到體育場去打籃球。』

實際需要則每年爲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下表卽由此預料之數字以一百萬金元爲單位年。

年份	世界產量	製幣用額	非幣用額
一九一〇—一九一四	二、三四九	一、二三四	一、一一五
一九一三—一九一九	二、〇六二	一、二二〇	八三〇
一九二〇—一九二四	二、〇八〇	一、二〇五	八七五
一九二五—一九二九	一、九九五	一、一五五	八四〇
一九四〇—一九四四	一、四六〇	一、〇一五	七三五
一九四五—一九五〇	一、九五〇	八五〇	六一〇

（字）

『這樣很好，強健的身體對於每個人都需要的。』

把這件事說完了的時候，卻又不知道說什麼是好了。他很想就着這機會把那件事說出來吧，可是自己又好像把從經驗上得來的如何把它委婉說出的技巧忘記，同時自己也想到實實在在是不當說出來。他把眼偸偸地望着那旅客的臉，是那麼誠懇動人，他的心更堅決了，就一直任這沈默在他們中間。

在這時，他又想起了臨行時妻如何告訴他設法拿一點錢來，月底是有不少帳要還的。同伴又曾經那麼般般地托付過他，不得不想法

子說出來了。

『先生，我和您商量一點事。』他的聲音異常地低。

『什麼事情，儘管請你說吧。』

『那是——那是——說到您賞給我們酒資的事。』他說了這樣的話，立刻覺得臉上是紅漲着。

『這條路我還是第一次走，不大熟習，普通每位給多少錢呢？』青年旅客仍很自然地說。

『大概總是三元吧。我是想請您把一部分的錢給我們，暗地裏不要給旁人知道，因爲普通都是大家均分的。』

『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可是這錢怎樣分開呢？』

『我想您給我們一元五，再給公衆一元五。』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到這時候，他也能坦然地說出來了。

『我沒有零錢，再則給公衆一元五也有些難看。我想一元二元地分開吧，你說好不好？』

『好，好，沒有什麼。我謝謝您。』他說完了，就站起身來，頭也不敢仰起來走出去。

他好像犯了罪一樣地，呼吸也不平勻了，匆匆地走到自己的房裏去。雖然是把朋友所托的事情——其實那裏面的一半是他自己的——做得完善了，可是心上的負擔是更重了。他好像不能自由自在地喘一口氣。立刻他就追悔不該這樣做了，就是少得幾個錢也沒有什麼關係。他想這是多麼不體面的一件事，他想像着那旅客一定看不起他，甚至於比那些粗俗的人還要重些。他就爲這件事煩惱着，一直到了睡在床上的時候還是翻來覆去地睡不成。他想從床上爬起來，到那旅客的眼前說：『先生，您不要聽我那話吧，我不過隨便說說而已。您千萬也不要記在心裏。』可是那旅客眞的就能把他所說的一切都忘記，像沒有那回事一樣麼？他知道說出去的話像散出去的種子，是不容易收回來而免去發芽和滋生的。

就爲這件事，一夜間煩惱着。

到了第二天早晨，雖然頭是沉重的，眼也有些發黑；他還是不得不強自支持着起來。這時候旅客們又都爲整理行具而忙亂着了。他又走到一號去，那青年旅客早已收拾得差不多，上衣也穿起來。

『就要到了吧？』

『是，您還有什麼事要我做麼？』

『沒有了，這是我答應過給你的錢，你拿去吧。』那旅客把一張鈔票塞在他的手中。

立刻，他覺得這話在刺着他的心，他知道他應該帶了笑臉，可是他好像忘記了如何去笑。他知道臉上在燒着，通身也像是燒着了。他的手微微顫着，頭低下去。他一面喃喃地說着「謝謝」兩個字，一面慢慢地走了出去。

『怎麼樣，得手麼？』同伴從間壁的房裏走出來，低低地向他說。

『可以，可以，……』他說着，惘然地把那張鈔票送給同伴『這是你應得的份。』

『你的呢？給了這麼多！』同伴驚訝的樣子。

『唔，唔，……我已經得着了。』說到這句話的時候，他纔感到移去一方壓在胸前石塊那樣的鬆適。

新西班牙的新文學

方光燾

一

我們若要明白新西班牙文壇的趨勢，那便不能不把革命前的狀況略說一說。革命前西班牙作家，在社會上，究竟占着怎樣的位置？對於社會，究竟抱着怎樣的態度？

知的虛無主義（Nihilisme intellectuel），無政府思想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e anarchisant）侵蝕西班牙革命前諸作家的全心；他們有的，只是失望。除了「爲行動而行動」之外，他們竭力地在避免行動。Baroja 曾經說過：『「爲行動而行動」，是剛強健全的人的理想；』從這句話裏，我們也可想像得到當時的情狀了。正如法國某批評家所說的一樣，他們實在是懷疑的而且同時又是熱情的。這長年月中，他們吞沒了他們自己的不安，和他們自己的情熱。在空虛裏，他們似乎做出種種的姿態，發出種種的喊聲，想要克制他們內心的懷疑思想。政治上，他們也曾經對於一切的觀念，都細味過；可是總這兒那兒地彷徨着，終於什麼地方，也沒有意志，沒有勇氣去停留一息。

Unamuno 從前是一位反對一切的。在他青年時代，他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後來他却什麼黨派都不肯加入。勞歸一入黨派，便會減低他的人格似的！超越一切的黨派！超越一

文藝情報

喬治莫亞的奧理士的愛神

喬治莫亞（George Moore）這位帶有法國風的愛爾蘭作家，他從左拉莫伯桑得著自然主義觀察的方法，他從過恬（Gautier）佩陞（Walter Pater）得着明麗瑰偉的文體。他那打破因襲毫無忌憚的作風，在英國文學上，放出燦爛光芒的火燄，紳士派頭實足的英國，王爾德後復有這樣的作家，是一個奇跡。

喬治莫亞的性格上，對於英國，極端憎惡，他告訴人「我的故國的各方面，都不大合於我的胃口，我想到我生長的地方，我就不能不生厭惡之感。我本能上憎恨我國內的人；他們立卽會使我疏遠與討厭；但對於法國人，我就覺得有接近的感情；我愛好他們的觀念，憧憬；當我與他們接觸，我就覺得有生氣而生親密之感。」這種個性上愛好法國人的基調，自然會引起他的對於法國文學的愛好，他少年時代久居法國，瀏覽醫俄繆塞左拉巴爾扎克過恬鮑德萊爾魏爾倫，馬拉美古貝芒實果翁狄（Léon Diex）等的作品，尤其是對於過恬的穆邦小姐（Mdlls de Maupin）鮑德萊爾的惡之花極爲推崇。因爲他多與法國文學作品接觸的原故，他受法國文學的影響極大。據他自己說，他如果再多居法國兩年，他也許就將不能使他的思想與他現在所寫的文字附合了，因爲他的

切的階級！而且爲要把自己的地位，說得合理，他竟否認階級的存在。Baroja 也在個人主義的旗幟之下，始終攻擊社會主義。在青年期內，尼采對他的影響，差不多可說是絕對的。一切對牧師和社會主義的憎惡，也都可以說是從那兒得來的。他曾經在一篇論文裏，用諷刺的口吻，嘲弄過社會主義。他以爲社會主義，非特不能發揚個性，提高人格，而且是摧殘個性，毀滅人格的。我們可以說：西班牙作家，大概對於一切公共事務以及政治，社會的鬥爭，都絲毫感不到興味。他們看不起自己所隸屬的貧產階級，因爲在封建殘跡的前面，貧產階級，未免太卑賤，太馴服了！他們也不懂得那班窮百姓——那些被人遺棄，受盡政治家和他們腐敗的保護者，村長 (Caciques ruraux) 的剝削欺凌的苦人。總之，西班牙作家自身似乎已經構成了一個智識的貴族階級。若假哲學家 José Ortega y Gasset 的話來說，他們便是「少數的選民」(Minorités sélectionnées)，至於 Unamuno 在某書序文中所指的那些「出生，吃飯，睡覺，繁殖，死亡，穩穩靜靜地受人支配的窮苦的一羣……」他們又那能理解得到呢！

那末我們在現代西班牙作家的著述的大部分中，究竟發見些什麼？若從形式上從文體上來說，他們大都眞實可以配稱得上「大家。」他們知道用什麼可以構成一篇美的小說；用什麼可以構成一篇莊嚴的論文。他們眞不愧爲文筆的建築師。可是他們裏面，有一些，却從自己生活其間的社會中逃避了出來，躲藏在過去裏。像歌詠舊西班牙封建騎士的 Valle Inclan，他的作品中人物，老是伯爵，侯爵，王公，僧正，帝皇，聖徒之類。平民百姓，除了做僕役，幫傭，流浪者而外，在他是不存在的。更有一些，却像懷鄉病的巡禮者，追隨 Don Quichotte 的舊路，有愁顏的騎士糾纏着。這一批文人是耽溺在單純的智識遊戲裏；他們的作品，既沒有社會的內容，又不以人性做牠的根底，專以字句的音律，華麗的詞藻爲滿足。而那一批呢，却專寫靜的事物，以記敍各省地方生活爲能

那時反是用法文來表現他的思想，比較用英文來得容易一些。所以他自巴黎返後，他的英文受法國思想法國形式所破壞。這也可見他的受法國文學的影響了。

他的文體一方面受法國文學的影響，一方面還受本國佩陀的極深的影響。他對於英國文學正統派，如狄更斯喬治伊里渥等的文體，皆很鄙視，說他們的文體滯重朽腐，不能表現新的思想。對於佩陀，則推崇之至，他承認佩陀的樂天主義者馬里安 (Marius the Epicurian) 是第一本散文書，使他發生極濃厚的興趣。其中的文體，眞是一字一句都作金石的聲音，新奇的抑揚格調，與雋永的意味，言外的啓示，正如枯焦的玫瑰，永遠散出不絕的芬芳。喬治莫亞推崇佩陀可謂至矣，他受他的影響也可謂極大，他從法國文學中，得着飄逸散朗的趣味，他從佩陀得着雋永纖巧和諧優美的文體，所以他的文章，實有清新放逸的格調，遠非一般英國文學家所及。

近來雖在老與病之下，借醫藥的力量，維持他的一息，可是他仍堅忍地完成他的新著奧理士的愛神 (Aphrodite in Aulis)。這恐怕是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了。老病中完成的著作，可並不因精力的衰竭而稍損他內容的完整，就其全體結構講來，仍能與他的以前的著作有同樣優美的內容與格調，可以看出他經營之苦與修改之類。這部小說的背景是在希臘一個不著名城奧理士，時間是在坡理克爾斯 (Pericles) 時代。書中主要人物是一個雅典少年歌伶名叫克伯倫Ke-uren)，他在夢中，聽見神的聲音，指示他到奧理士去。到了奧理士，他受着當地一個富商名叫奧脫尼斯 (Otanes) 款待，因而認識他的女兒巴娥蒂 (Biote)。巴娥蒂的誘力，實非他的浪遊希臘各城唱荷馬詩頌讚海倫之美的慾望所能克服。他

事。所以有許多小說中的行動，都是發生在那 Casas de huéspedes 裏面。那些 Casas de huéspedes 便是西班牙各省特有的一種灰暗陰森的公寓。

還有一點，西班牙的作家差不多全過着困苦的生活。西班牙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二是農民；卽在今日，不識字的，依舊還占有全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一版從沒有超過五百或一千本的。除了少數的例外，他們都不能不投身到新聞界裏，或是去尋找衙門中雇員的職務。就物質方面說，西班牙作家的地位，直到了最近，才稍稍改良了一點。這種物質的窮困，很足以使他們對那些無知無識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起了輕蔑；卽對於那站得很遠，不讀他們的書，而認得他們的百姓，也都棄而不顧了。他們對於封建制度的憤怒，尤其是對他們日常常接觸的牧師軍閥的憤怒，和他們那對於自己階級的輕蔑心，以及他們對於百姓的不認識，試問究竟怎樣的一種文學，才能吸收這樣的三要素呢？

二

最近十年間西班牙的保守專制的舊自由政治，已到達崩解的末期；結果便有一九二一年 Annual 的事變，和 Primo de Rivera 的獨裁政治，更接着 Bérenguer 將軍的專政。我們倘把反映當時情事的文學界中所產生出的現象，加以考察，却也是一樁有趣味的事。就一般說，壓迫在獨裁政治下的西班牙人的思想，却很知道猛烈地反抗；而且還比較尋常的進展，更要來得迅速。這實在可以說是向前跳躍。已跨進了一大步了。獨裁政治，原是一種制度在崩壞途上的最後掙扎；可是從另一點看來，却也自有牠的誘導能力。牠能從政治沈滯停頓的狀態中，啓發了一種智慧且使這智慧去反抗那半封建的制度和武人僧侶。不消說得。這反動是在青年智識階級和喧囂的學生界中開始的。老年人便又追隨在青年人的後面。那些不肯急急跟隨這新潮流的人，就邐巡不進地落伍了。

於是投於巴娥蒂的懷中而做了牠的丈夫，生了兩個孩子，一個叫做雷梭士 (Rhesos) 一個叫做脫雷西羅士 (Thrasillos)。雷梭士後來做了有名雕刻家，就是希臘最有名雕刻大匠費狄亞士 (Phidias) 也稱讚他的作品。脫雷西羅士則做了一個建築家。雷梭士的秉性是兇暴而橫逆，性情溫和的脫雷西羅士也學了他的榜樣。但對於巴娥蒂，則覺得他的多才的兒子雷梭士可愛，她的心中，忽然起了不可克制的亂倫的慾念，正與牠以前征服克伯倫，她的丈夫的時候的慾念一樣強烈。

雷梭士與脫雷西羅斯後來有事到雅典去，當他們留在希臘的時候，一連好幾次的地震搖撼鄰近奧理士的地方。奧理士的市民，在恐怖惶惑中，遂聽從巴娥蒂的建議，預備造一個廟宇，以求神的宥恕而避免災禍的再降。廟中的神，選定愛神 (Aphrodite)。奧梭士脫雷西羅士兄弟倆則從雅典召回，從事雕刻神像與建築廟宇。當脫雷西羅士所擔任建築的廟宇完成後，奧梭士沉入苦悶的糾結中，因爲他要完成他的作品使牠生動，他實在不曉得採用怎樣的姿態就能達到目的。他因此想去拜訪費狄亞士，徵求他的意見。出乎他意料之外，載他的牛車，忽然走錯了路，沒有到雅典——他的目的地——而到了呑納格拉 (Tanagra)。靠近那兒，有一所稍有名的問神處。神的使者指示他在旭日初升的時候，去海岸上，以待愛神的光降。他遵了神的旨意，在海岸上徘徊了好幾個早晨，一天早晨，終於看到兩個女子赤裸着在澎湃的浪濤中奔走，內中一個女子剛巧表現一個極嫻雅的姿態，觸動了奧梭士的靈機，歸而完成了那艱難的工作。

奧梭士隨後就娶了那個女子，他的弟弟也娶了那女子的

José Ortega y Gasset 曾經懷抱過要做皇帝的私人顧問，做皇太子的老師的願望。但後來却會變成了「民主運動」集團的發起人之一。這個團體，不到幾天就獲得三千智識分子和藝術家的簽名。在這反動中要算 Valle Inclan 和 Azorin 的情形，最特色，最典型的了。這位老年 Don Ramon 往日曾醉心過絕對的專制政治和封建制度的階級；但在這最後的數年間，却明示出他是專制獨裁政治的最難消除的一大敵人。雖然他已老耄，Primo de Rivora 却仿照把 Unamuno 充軍的辦法，將他監禁在 Madrid 的牢獄裏。當青年學生鬧事的時候，有長長的白鬍子的這位老先生，却在以身作則，鼓動青年去攻擊官家的勢力。文學上進化的，也跟隨着政治的進展起來了。在他的小說 Tirano Banderas 裏，他用了敘事詩的聲調，激賞那抵抗暴君的革命的平民。他有一種預定九卷的長詩篇題名叫做 Ruedo Iberico，現在已出版了三卷。在這時篇裏，他以嘲弄的口吻，諷刺 Alphonsa 十三的祖母 Isabelle 第二時代的頹廢的西班牙。

Azorin 的例，也同樣是典型的。在政治方面，他始終是這邊那邊地徘徊不定。青年時代，他有過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但忽又一變而做了 Pi y Margall 的聯邦主義者了。後來他又投入到那暗殺 Forrer 案中主要分子之一的反動者 La Cierva 的一邊。去年他又和君主政治，斷絕了關係，重復又回到他自己原來愛好的那條路上。他宣稱他是聯邦的民主主義者。他的大衆小說 Pueblo 一書內，中鼓吹筋肉勞動者和智識勞動者的聯合，却形成這進化的一時期中他在文學上的特色。

最後那位從來沒有做過民主主義鬥士的 Perez de Ayala，也居然和 Ortega y Gasset Maranon 博士，同在一起站在民主運動的前線。當民主政府建立時，他曾經被任命做西班牙駐英倫的大使。

三

妹妹。奥棱士旣結了婚，巴娥蒂胸中的愛燄，遂被摧殘，她從那時起，對於她的丈夫克伯倫也覺厭惡，與他分床而睡。

全書的結局，把希臘當時的大人物都拖出來，費狄亞以及好多有名的雕刻家，袁里辟地士(Euripedes)蘇福克爾士(Sophloles)神童亞里斯托芬士(Aristophanes)等都不約而同地來稱讚這廟宇的建築與神像雕刻的精美。愛神為欲使她受人禮拜，用盡他們兩代的力量，用夢與神示，指示他們，完成神所給他們的使命，這似乎就是喬治莫亞全書的命意所在。雖則我們可以講書中還有別的暗示藏在裏面，但這對於喬治莫亞的藝術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他的書中觀念雖很平凡，書中的情節雖很簡單，書中人物的個性，雖很模糊類似，書中對於希臘風俗人情的描寫，雖很不親切，書中的事件，雖有許多是很荒誕不可靠，但他的書依然是很動人，拿起他的書來，從第一字到最末一字，明暢清麗，吸住你的靈魂，快於心而悅耳，毫無格格不入的惡濁格調。他那每個字都似藝術般的文句，因此現出超真實的真實。力求文字的優美，正是喬治莫亞的特色，他非但對於他未發表的作品，努力以完成他的這樣意願，就是他已發表的作品。他後來覺得不恰於心時，他也加以修改。他的文章，能臻於優美的絕頂，不為無因了。(若)

德國準備哥德百年紀念

德國的文藝界學術界，現正期待着一九三二年哥德百年紀念的到臨。在這個紀念的機會中，全國得以飽聆關於哥德的種種。這個機會凡關心的，都不免要想着而中心震驚，他們中心震驚，未嘗沒有理由可說。因為德國人於此得以種種方面，去看哥德，而方面之繁變，又大有令人目迷五色之概。

現在且來說一說西班牙的青年作家罷。這輩青年所能惹起人們興味的，倒不在他們直到今日所已貢獻的東西，而在他們此後的希望。實際上他們却還沒有製作文學作品的眞的可能性。這一輩青年，可分作兩派：前衛和前哨。關於前衛派，此刻不想多說什麽，因爲他們大部是文學的賣藝者。他們是過渡時代的犧牲者。他們自己也感覺到：髣髴懸掛在虛空裏，很失望地手足亂動着，想要表明他們是曾在這運動中的。他們常在俱樂部咖啡店裏消磨光陰，辨論一切；且裝出一種——未來派中人的模樣。他們故意敲破玻璃杯子，一面自己尋尋開心，一面借此驚嚇驚嚇旁觀的羣衆。他們把法西斯蒂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混淆在趨時的同一讚賞聲中。他們用大膽粗暴的字眼，塗黑了稿紙；其實在他們文章裏所講的，也不過僅僅是那世界的肚臍的「我」的一個問題罷了。他們也和善良的小資產階級一樣，每夜都平安無事地就寢，不用說得，在革命時，只消小小的一掃箒，也就很夠他們受用了。

前哨派的青年作家，曾在暗中摸索了幾年，才開始找到了他們的道路。——那便是民衆的道路。他們自己覺得有跑到民衆裏面去，理解民衆爲民衆盡力的必要。自然他們也並不是常常都走着正路。其中有幾個，却完全像獨裁政治前的 Valle Inclan 一樣，有時仍感到有逃避到過去中的必要。且舉兩個例罷。Antonio Espina 獲得最大成功的書，是 Luis Candelas 一本小說化的，Madrid 著名大盜的傳記。他有新奇特創的手腕，去繼承惡棍文學 (Littérature picaresquo) 而使最能代表十九世紀西班牙的典型人物都復活了。什麽安逸的小紳士先生啦，詩人啦，演說家啦，軍人啦，鬥牛的勇士啦，大盜啦，——其中究竟是那一個，對於西班牙最爲有害呢？Ramon J. Sender 最近也做一本關於 Sainte-Thérèse de Jésus 的很偉大的著述。此外還有一些人却仍舊感到過去的偉大人物，糾纏在他們心上。他們作家的影響，也依然可以在 Joaquim Arderius 一流的很有價值的新

這只要看德國的無線電放送站，所謂德意志電浪（Deutsche Welle)) 所宣布的關於紀念哥德的種種，就可明白方面繁多的一斑。這德意志電浪站向以放送文化講演爲責任。這次哥德百年紀念中，當更大賣其力。在平常，哥德本爲每禮拜文學講演程序上的重要題材，但該站正式宣布的關於紀念哥德的件項，則包括如下種種，『即哥德時代之精神』「心理學家之哥德」，「哥德與政治」，「哥德與日耳曼文學」「哥德與宗教」，「哥德與藝術」，「哥德與音樂」，「哥德與自然科學」，「哥德同時代者眼中的哥德」，「爲舞台主持者之哥德」，「哥德之抒情詩」，「哥德之散文」，「哥德與日耳曼民歌」等等。

這一篇單子，已極搜羅之能事了。似乎對於這位韋馬爾聖者可說得纖屑靡遺，再難着筆了。可是仍有人於這篇單子之外，呈出其特殊的供獻。那是胡爾茲堡大學有一個學生，以一論文而獲得醫學博士的學位，這論文的題目是『哥德的齒痛』。爲了要明白哥德齒痛的情形，這位大學生，把哥德的著作都翻徧了，凡是哥德的書，不論是哲學的，科學的，抒情詩的，語言學的，都仔細看過，一點也不放過。

名導演馬克司萊茵哈脫現被敦促去實踐往昔的一個承諾，要求他當紀念時，於一個晚間演舉浮士德的第一第二全部。對於這請求，萊茵哈脫還沒有表示決定。因爲從演者及觀者看來，這件事似乎太吃重而可怕。不過有許多哥德的熱烈崇拜者，轉以爲只要國家劇場及其他名劇場中有上等的浮士德劇表演，再加韋馬地方對哥德劇作有祭典的表演，便儘夠紀念哥德了。他們又反對有人提議攝製哥德影片，深恐其與平常無價值的影片混在一起。

作家的作品裏感得到。Joaquim Ardorius 最近的一本叫作「Venecia 公寓中的飯廳」的書裏，——這依舊不外是一種 Casas de huéspedes——我們可以發見許多我們相信不過的，可笑的，瘋狂的典型人物。他最好的小說 La Espuela 中，卻是一種性的不安，——也可以說得是一種激怒——支配一切。在他其餘的十數本書裏，我們發見他是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正如 Baroja 的青年時代一樣，他深受了尼采和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影響。

但是在這些青年作家裏，卻也有很好的積極的方面。首先他們就感到一種健全的不安，一種要和圍繞他們的環境斷絕的願望。這是一種沒有決定形式的很強烈的叛逆精神。他們這不安，便用一種不能自已的，想要逃避到外國的願望表達了出來。(三四年前，有人問 Valle Inclan；他所最熱心希望的，究竟是什麼？他回答說「移住到外國去。」)這種願望的成因，本也極其明顯：他們發見了一個沒有生氣，沒有活力的，荒涼的西班牙，便自然而然地就轉向到外國了。這叛逆精神，在他們心頭，一天一天地逐漸擴起來，尤其是當 Maroc 戰爭的分際。這次戰爭，卻供給他們一篇偉大的小說的題材。Diaz Fernandez 的 El Blocao 和 Ramon J. Sender 的 Iman，都可以說得是近年來西班牙所印行的最有力量的作品。不幸因了後來的獨裁政治，這種叛逆精神，卻自消自滅了。到外國去！到外國去！畢竟那一個國家，最惹他們的注意呢？是不是那些老民主主義者，自由思想者所認為先進模範的法國麼？決不是的。最大的引力是先從革命的俄羅斯，接着又從社會民主主義的德意志渡來的。他們正和老輩作家相反，對於國外，卻較國內更為注意。

恐怕關於俄國革命和戰後的德國的書籍，要算西班牙最編印得多了罷。西班牙的青年作家，像勞動羣衆的最急進黨中人一樣，很熱狂地迅速誦讀這些典籍。

西班牙青年作家，並不像那些老作家一般，

不過有些人以為歷史上的大人物，如拿破侖佛列特立克之類，都有影片，哥德又何獨不可。只要所製的片，能對哥德生活描寫眞切，主要部分的表演者，確為名手，整個作品有完密的藝術，便已可以。而這工作，德國的烏發公司是優為之的。

對於明年哥德紀念中最有價值最能保存的供獻，是開始發行哥德作品的全編，全書計有五十冊，裝訂精美，字體紙張都非常好。

德國目前是陷在經濟恐慌的狀態之中，而於這個紀念定下如此範圍廣大的程序，眞要使人驚佩。但此中實有德國習用的國家政策，作為張本。在過去時，德國政府向用一種政策，而甚見成功。即在國家的困難中，以國家文化為國民精神的集合點。在柏林城中，今日有許多偉大的博物院，還是一八一三年對拿破侖作解放戰以前，全國緊張時期中造成的。現在德國要利用紀念哥德的機會，使國民於想念哥德之餘，鼓勵奮起，以戰勝困難，而重行覺醒其民族統一的新意識。(宇)

道伯靈的柏林耶歷山大區

德國小說家道伯靈(Alfred Döblin)於一九七八年生於斯旦汀(Stettin)，因為他久居柏林之故，對於這大都會的情形極為熟悉。雖則他是已成過去的表現派的一員，但他仍不失為德國敘述小說的重要作家。他的最近出版兩大卷的柏林耶歷山大區(Alexanderplatz, Berlin)的巨著，更奠定了他文壇的榮譽。這本小說是寫柏林下流社會，書中主人公法蘭士巴波柯樸夫，是一個曾犯罪的水門汀工人。他從監獄中出來後，他立志要痛改前非，但他不久即發現在他前面的柏林現實世界，實沒有容許他自新的機會。四年的監獄後，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更不如前，他為飢寒所迫，又不得

對於文體，形式和言語的洗鍊，很少注意。他們的書，結構得並不怎麼好；而且有時甚至於寫得眞太草率，很有些疏忽的地方。不過這些書，却都能反映出他們心上的不安，和社會的叛逆。歸根結底說一句，實在形式是爲了實質，不能不稍受一點犧牲。這些作家都具有堅強的意志，要想明白我們這時代的一切問題，要想爲解決這些問題，而加入到鬥爭裏去，同時也要想在藝術的形式之下，來解釋這些問題。他們輕蔑「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他們想去決定藝術在社會中的職分。藝術家是不是該應是一個「活動的人」?(l'homme d' action) 藝術家是不是該應把他的工具，——筆或畫筆——用在一種原因，或是一種高尙的理想上？智識勞動者是不是該應站在一切勞動者的身旁去鬥爭？José Diaz Fernandez 曾經在一本很值得注意的小書裏，嘗試過去解答上面這些問題。這本小書叫作新浪漫主義，裏面明示出受了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在這册值得深加研究的小書中，他嘗試嘗試，想把歐洲各國的，急進的，社會的文學理論和實驗，都應用到西班牙國家這框子裏去。

在全領土內，經過了幾世紀的停滯和衰頹，西班牙却已跨進牠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了。民衆逐漸逐漸地認淸他們的運命；且也正在取着向前行進的步調。今日西班牙的作家，應該是那些向着革命的解放前進的民衆的路上的伴侶。明日呢，他們將要替那爲未來社會奮鬪的羣衆集團的勇敢的功業而謳歌罷。

這文是抄譯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一日的"Monde"週刊上的 J. G. Grokin: Les écrivians de LES pagne nouvelle 一文而成，特此聲明。

不去與一批罪犯接近，而做了一個竊賊。一次，他的一個同黨的夥伴，爲避免後面追趕上來的摩托卡的逮捕，將他從一個疾馳的摩托卡上推下來，他因此跌折一條臂而變爲殘廢。這更使他失了自新的機會而永遠變爲沈淪的人。他遂做了一個龜奴。他從這樣下賤的職業，却也賺了不少錢。可是這種造孽錢對於他物質上雖有幫助，而精神上不過加增墮落的程度。他後來又愛上了一個娼妓，娼妓愛的寬力，本可以予他以自拔的機會，但他所愛的娼妓，又遭了他的同伴妬忌而被暗殺。他又以殺人的嫌疑而被捉至法庭。他站在法官的前面被審判的時候，他似乎失了心理常態而有些顛狂。法庭懷疑他的顛狂是假裝的，於是把他關入看守所察看。他關在看守所後，他的神經的確已失了常態，他沉入昏糊的狀態，幻想時常圍繞着他，他聽到他的愛人的哭聲，他的過去的一切罪惡使他痛苦，這時他又想到他怎樣自拔的問題。等他清醒過來，他終於明白欲解救他自己，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能爲力的，他只有做了大的複雜的社會機械的一個齒輪——那就是新理想社會的一員，——然後他的解救纔有希望。

道伯霖主要的理想，我們不難想出，是認爲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是無法拯救他自己的，除非他自己所處的環境能設法改善。這本小說有六百多頁的長，其中心的概念，其緊張的佈局，其曲折的情節，並不是在描寫一個墮落的法蘭士巴波柯樸夫，而是在表現他的一種新理想新世界。那就是他的中心思想。(若)

未來世界大戰論（續第二號）

德國 魯賓斯坦 著
武思茂譯

第三章 未來戰爭底軍器

一 一般的問題

為了對於現代戰爭準備底性質及工業改造底適應方法有明瞭的認識，為了根據此部門底進展而正確地指出革命的羣衆在反帝國主義戰爭中底任務，必須先瞭解未來戰爭底軍器底主要形態，發展傾向及使用方法。所以雖然下文有比較專門的解釋，但我們認為此種實際材料底認識，對於革命的羣衆是絕對必要的，對於直接觸及革命羣衆本身利益的戰略底正確的決定，具着極大的意義。

當然，以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底經驗以及戰後機械底進展為根據而作出的關於未來戰爭底軍器的一切推斷，都是不充分的，有條件的。在過去大戰中，作戰底特點及決定戰爭狀態的軍事機械，曾逐年有過變動。從那時起，普通機械及軍事機械都時時刻刻在變動着。全世界底發明所與實驗室進行着不斷的，有計劃的工作，每月每處都不斷地造出最完善的大砲機關鎗，自動步鎗，坦克，飛機，爆炸物，毒瓦斯等等。

某種攻擊軍器底模型，常常以相反的軍器模型試驗着（如大砲與鋼版，航空與對空防禦，毒物與防毒具等等），於是產生了源源不斷的發明急流。

因了此種機械底發展，在未來的大戰中，毫無疑義地並且絕對不可免地將要出現許多驚人的事物；將要出現目前尚在胚胎狀態中的許多新發明底應用與迅速的發展。

很多的此種驚人的事物，都是由化學與航空，無線電與電氣機械所造成的。

我們不能走入推測與幻想的境域，我們祇能根據現代軍事機械狀況及其發展底最明顯的及無庸爭論的傾向，而對未來戰爭底軍器予

以說明所以這種說明祇是一種最低限度的說明，而未來大戰底實際無疑地將超過此種說明，在廣大的有彈性的戰爭中更將超過許多倍。但是這些已實足以說明未來戰爭底緊張性與破壞性，及其廣大的範圍及激烈的程度。

二 射擊軍器

射擊軍器底戰鬥方法，由純數量的變動進而爲質量的變動，由集中的砲火動作及其能力底偉大發展中，產生着攻擊條件與防禦條件，全部戰爭狀況以及戰爭準備形式與開展形式底深刻的變化，——這些發展傾向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中，已表現得很明白了。此種進展，於各種射擊軍器中均能見之。

我們在步兵射擊軍器中首先見到機關鎗底劇烈的發展及機關鎗應用方面底增長。

可以毫不過甚其辭地說，現時機關鎗已變爲步兵底主要射擊軍器，而步鎗已降到第二位了。

在上次世界大戰開始之時，平均每步兵師約有二十四架機關鎗。至一九一八年之末，法國步兵師已有五百十三架機關鎗，美國步兵師已有九百六十架機關鎗，在其他國家底軍隊中，每師亦有四百——五百架機關鎗。

步兵師自具有了機關鎗火力以後，在「普通戰爭」中每小時底射擊，共約有八十萬發。其中二十五萬發係步鎗射出，其餘均爲機關鎗射出。

此種進展底意義是很明顯的，就是一兵運用機關鎗，其實力等於運用步鎗的一排兵。

於此，我們在實際上可以看見貫通了一切軍事機械底進展機器化的傾向，及動作迅速與動作豐富的傾向，在美國汽車生產及其他大量的生產部門中表現得特爲明確的整個現代機械中異常顯著。

至於機器化的射擊動作量大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可以由這種情形中看到：德國一國底步兵在一九一七年一年之內消耗了二十五萬萬子彈。

此種機器化的砲火在盡量發射的時候，可以造成無物可過的炮火幕，當時陣前每平方米突空場每秒鐘有十餘粒子彈穿過。

戰爭完結後，此方面更有進一步的發展。法國戰時步兵團（三連）機關鎗底最高砲火力在一九一四年，每分鐘爲三萬一千發，在一九一八年，每分鐘爲五萬八千發，在一九二八年，已達七萬四千發。一九一四年機關鎗占全砲火底百分之十，而現時機關鎗已占全砲火底百分之七十。在其他國家中也有與此相同的發展。在現代軍隊中，自動鎗械底射擊，現時約占全部機關鎗射擊力底百分之七十。

機關鎗在前線上的戰鬥力，自一九一四——一九二八年間增長了十倍，自一九一七——一九二八年間增長了兩倍餘。據軍事家宣稱，在

未來的大戰中在兵力強固的前線上每一克羅米突甚易裝置五十架或多於此數的機關鎗。

機關鎗底進一步的完善，是沿着自動化(automatization)，移動能力增長，構造簡單及描準方法底改善等等發展路線前進的。

製造方面現時力求重機關鎗底減輕（重量底減輕）此關係中底成功是很顯然的，例如在上次大戰中最爲流行的馬克心機關鎗（一九〇八年式）重爲五十三公斤，而菲阿特新式機關鎗（一九二六年式）重僅十三公斤，且二者底戰鬥力及射擊速率是相同的（每分鐘四百五十——五百發。）

法國陸軍部向製造工廠限定每分鐘五百發的機關鎗底重量不能超過二十公斤。

在大戰終結時出現的輕機關鎗及手提機關鎗，現時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式樣甚多而重量皆爲七——八公斤，使步兵有了空前的移動能力。

菲阿特工廠特爲飛機所製的機關鎗，重量亦僅七·五公斤。

機關鎗射擊射力也有新的進展。例如維克爾斯大口徑機關鎗在一百米突距離之遙，能射穿最佳的鋼版。

因了描準機底進步，得以大大地提高了機關鎗射擊底實際性，且不因機關鎗手底熟練與否，俱能以絕對的準確性去射擊目標。

同時因了機關鎗底發展，而在一切軍隊中都有使自動步鎗臻於完

善地步的經驗。在許多軍隊中實行試驗過新式步鎗，都曾成功。美國湯姆生自動步鎗重僅五公斤，雖較普通步鎗微重，然射擊速度卻增加了二——三倍。

德國製造了福爾瑪式短銃機關鎗（一九二六年，）重僅三·五公斤，而每分鐘能射三百五十發。

雖然有實際的機械進步，而自動步鎗仍不曾被一般軍隊所採用，因因使一般軍隊改換武裝，則需巨量款項，而此自動步鎗底應用方法不爲一般人所瞭解，亦爲重大原因。但是倘若軍隊改換武裝，甚至在最近不能實現，而戰爭總是無疑地要加速其發展，並逼迫各國軍隊都實行採用。

三　大礮

機關鎗底發展，加強了防禦戰爭底射擊力，但是此種優越情況，祇有在大礮底強力協助之下，纔是可能的。此種情形，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中也表現得很明白：兩方參戰國底大礮，在戰爭中每年都有空前的發展，一直到戰爭將終結時，已經運用了空前集中的大量射擊。

一九一七年德國在利加(Riga)前線上每一公里集中了三十五個礮架，在凡爾登(Verdun)前線上每一公里集中了三十四個礮架，在福蘭德利(Franders)前線上每一公里集中了三十八個礮架，——

每個礮架都裝置着四尊大礮。

砲彈底耗費，也是十分可驚的。例如一九一七年七月凡爾登之役，兩禮拜之間耗費了三百萬七十五米利米突礮彈，一百萬共重約十二萬噸的更大的礮彈（火車轉運須三百六十列車每列車須掛三十車廂）。德國礮彈生產量自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增加了三百五十倍以上。

在其他國家中也有同樣的發展。例如英國砲彈生產於一年之內（一九一五年七月——一九一六年七月）增加了三十四倍（在十二個月之內建立了九十二個新的砲彈工廠。）一九一八年衝破新登堡防線之役，祇英國一國軍隊在一天之內便射出了一百萬砲彈。

有很多此類事實足以表明大礮在戰爭中的比重底增加。如在上次大戰中傷亡於大礮之下者，占全數百分之六十；在大戰底個別戰役中，傷亡於大礮之下者占全數百分之七十八；同時如在日俄戰爭中，傷亡於大礮之下者，僅占全數百分之十一——十三。

在大戰行將終結之時，大礮底效用更爲擴大，在大礮轟擊之後，繼之以刺刀衝鋒，被大礮震聾了的，失掉知覺的人們竟『坐以待斃』。在射擊集中的地方，一切軍器都失其效用，一切生命都不能保存。

在大戰開始時，因了大礮底發展使舊式堡寨完全無用，改變了一切傳統的戰術與戰略。

自大戰終結迄今，大礮底進展，永無休止之時。

美國威斯特飛爾德（Westerfield）將軍組織的特別委員會，由各國搜集了許多最新的最完善的軍器模形，在報告書中詳述着許多超過一九一八年軍器多倍的軍器模形——自射擊遠度爲十四公里的七十六米立米突的輕砲以至射擊遠度爲一百十公里的二百零三米立米突的重砲並述及法國強烈的高射砲，射擊高度達一百二十——一百五十公里。

大砲機械底現代化與合理化，在一切部門中都進行非常迅速，——自軍器動作『電氣化』以至在現代軍隊所不可缺的無線電感音機與感光機以及氣象觀察底助力之下的射擊技術底長足進展，更及大礮與航空底密切連繫等等。

一切國家都在專門的實驗室中致了最佳的努力，以期研究並發明新的戰爭武器，使軍事名辭『屠殺能力』能更爲準確，更爲提高。

沒有一個科學部門不曾參加此種工作。

大砲在未來戰爭中底比重，將遠過於上次大戰，更將有空前的巨量射擊及稠密射擊，這都是毫無疑意的。戰爭勝利，必將唯一地依賴着此方能擲向彼方的毒物及鋼鐵噸數而定。

四　軍隊摩托化

表現於戰爭及其準備底各方面的，具着極大意義的進展，乃是內部燃燒推動機底發展。

汽車，坦克飛機及軍艦中摩托，乃是未來戰爭底基本推動機，未來戰爭底眞正的主腦。

汽車底應用，在一切軍隊構造中，在一切戰術與戰略中，都引起了深刻的變化。十年來汽車底劇烈發展使軍隊組織進到了一個絕對的新時期底始點。

在上次大戰行將終結之時，汽車已在各國戰線上起了極大的作用。在許多情形下，汽車交通得到了極大的成功。

例如德國軍隊在東線（尤其是波蘭方面）底勝利，完全因為德國運用了較敵軍強固的汽車交通之故。向羅馬尼亞的開拔中，德國以二萬輛汽車作交通工具，轉運二十萬攜帶鎗械及一切軍用品的軍隊，異常迅速。因了轉運迅速，德國得以擊破羅馬尼亞底軍隊而迅速佔領全國。

德國軍隊中的汽車總數，在一九一八年為十萬輛。但在大戰最初數年協約國底軍隊因了美國底幫助，在此關係上大大地超過了德國，並在西線底作戰中直接表現了很大的力量。

法國底汽車交通在一切軍事行動中也表現了很大的作用。在戰前已有熟思深慮的汽車計劃，製造大量的各部機器，實行了國家軍事計劃的企業家都得到了很多的津貼。

在戰時法國也以汽車輸運兵士，成績不亞於其他國家。

有一次戰爭，法國幾瀕於危，急由巴黎徵集了千餘出租汽車及私人汽車轉運生力軍至前線，乃轉敗為勝。而德國正因缺乏汽車轉運子彈及軍用品，乃於此役慘遭失敗。

凡爾登之役，曾於十二小時之內，以五千汽車轉運了一軍兵士，此後，數日之間此五千汽車便以食糧軍用品，新兵轉運至前線，而運傷兵及換防步隊至他處。凡爾登之役，汽車總數在八千以上。

至大戰末年，汽車交通底作用及能力更為提高了。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陣線崩潰之後，法國在一星期之內運來了十一師軍隊，因之得以佔進陣線。

在一九一八年之中，在一星期之內，萊茵河泮運到三十三個步兵師四十六個砲隊（同時以火車運來者僅十九個砲隊。）

法國軍隊在戰爭開始時共有六千汽車，而至一九一八年已有九萬六千汽車了。

在四年大戰期間，英國用汽車共轉運了三千四百萬人及三千一百萬噸貨物。在法德戰線上除法國汽車外，更有四萬五千輛英國汽車及四萬輛美國汽車，並且後者在戰爭終結時運兵數量尤為驚人。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終，駐紮在 Metz 區的大部美國軍隊，欲迅速集中於阿爾登尼斯 (Ardennes) 及摩斯河 (Meuse) 附近以參加總攻擊，乃用汽車轉運，結果於一夜間使十二師兵共為四十萬人移駐於相距八十公里之目的地。一九一八年九月在此方面共運來了一百萬美國兵。

利用汽車的大量軍隊運輸，意大利在大戰中也有很好的成績，向舊

利西亞方面曾運輸過五十萬兵八萬五千匹馬，以及相當於此數的食糧及軍用品。在其他方面，意大利以每日夜行二百公里的輕便汽車轉運了十萬軍隊。

在一九一八年大戰終結時，在一切軍隊中供戰爭役使的汽車，共有三十萬輛。用運貨汽車不僅轉運兵士食糧軍用品等等，同時也轉運馬，甚至有時也轉運整個的騎兵軍團。在最初祇是用運貨汽車轉運輕便軍器的。因了汽車在應用方面有長足進展，故行軍道路底建設，也具着很大的意義。汽車交通與行軍道路均爲每個國家底軍隊底必備條件。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中及大戰終結時的汽車交通底發展，都要影響到作戰方法上。此種發展（以及航空底發展）使福倫契將軍於休戰之日在同盟國軍官宴會席上聲稱：『同盟要在煤油浪潮上走向勝利之途。』

但是此種進展，與未來的戰爭中汽車底偉大作用比較起來，確實渺乎小矣。

戰後十年爲世界各強國汽車化底劇烈發展期。在一九一三年全世界汽車共約二百萬輛，而在一九二九年之末，全世界數量已達三千一百七十二萬五千輛。

美國汽車生產量每年平均約爲四百萬輛（一九二八年爲四百六十三萬輛。）平均每五人有一汽車。

在汽車工業中，異常明顯地表現着汽車底不斷的改善，推動力與機器重量底相互關係底改良，以及逐年的式樣變遷。

雖然美國有大量的汽車生產，而其他國家中的汽車生產亦甚爲迅速。

法國底汽車總數在一九一三年約爲十萬輛，一九二〇年爲二十六萬二千輛，而在一九二九年已爲一百二十萬八千八百輛。

英國底汽車總數在一九二〇年僅爲二十萬輛，而在一九二九年之初，已爲一百六十一萬七千輛。

德國在一九一四年共有六萬四千輛汽車，而於一九二八年已有七十萬八千輛汽車。近三年內德國汽車生產增加了二倍。

在意大利，比利時，坎拿大及其他許多國家中，汽車生產也有同樣的發展。

汽車深入於遙遠的殖民地，深入於最荒涼的地域。牠可以橫跨熱帶底森林與無水的荒漠，並可以穿阿拉斯加（Alaska）底冰原及阿富汗底山峽之險而過。

美國汽車托拉斯在許多國家中都有分號，如君士坦丁，上海，澳大利亞及南非洲等處，均爲其中之尤者。

這些事實，都證明在未來大戰中汽車底運用將超過上次大戰數十倍。

據許多美國專家估量，全部汽車底三分之二以上的數量，可供戰爭之用。

另一方面現代戰爭對汽車交通的需要增高了數十倍，故使汽車不是軍事的豪華物品而是現代軍隊絕對必要的不可缺的對象。

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現代砲火底進步所以現代軍隊要求大量軍用品底迅速轉運因之而在戰時用馬轉運軍用品，已是不可再見的現象了。

現代軍隊一個軍團兵士在戰爭中每天需要一百車廂軍用品。把這些軍用品從鐵路上運至兵士附近（平均約二十五公里，）甚至在鐵路網最稠密的地方也需要千餘車馬搬運。倘若加上兵士底食糧及馬底糧秣，以車馬向前線搬運，則不便孰甚。

同時在鐵路被炸毀的時候（此種情形在航空劇烈發展之下，最易實現的，）則應以極度機器化的建設工作去恢復土路，並應極力增加其速度（一日夜約爲五公里。）路線被毀，則向前攻進的步隊，最易失掉食糧及軍用品之供給。因之汽車交通在此種情形下便代替了鐵路。

在鐵路網甚稀的地方，尤其是在殖民地，汽車乃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車能如現代軍隊底要求而服務。

由此觀之，軍隊底摩托化，尤其是軍隊後方底摩托化，乃是現代戰爭所絕對不可缺的條件。

汽車底裝載量及行駛速度，均超過普通輜重車三——四倍。上述用汽車的大量軍隊移動，在未來大戰中無疑地將有更爲廣泛，更爲有整齊的表現。此種情形可以大大地增加了軍隊底活潑性以及軍隊底野戰力。

平常一師兵一日夜能移動二十五公里，倘以運貨汽車代之，則一日夜能移動一百——二百公里。兵士步行一日之後，戰鬪力僅餘百分之五——十；而用汽車代步兵士在移防之後，戰鬥力尚餘百分之八十。摩托化的車隊底進行速度及戰鬥範圍，大於步兵四倍，並大於騎兵二倍。因此而摩托化產生了野外演習底空前的速度與範圍。

馬在戰爭中的交通工具之作用，於此消滅，這是毫無疑義的（當然，關於騎兵作用的複雜的問題，此間尙不能解決。）所有這些傾向，在對未來戰爭底準備中已表現得異常顯明。

法英美等國軍隊後方大部分如輜重車，大砲廠，工兵步隊，機關鎗步隊，對空防禦交通步隊等等，現均已摩托化了。

在英國每一軍團步隊，具有三百輛軍用汽車，而美國每軍團步隊具着六百七十五輛軍用汽車。美國軍隊司令部下而至於連部，都已摩托化了。每個連部，都有汽車及數輛裝有機關鎗的裝甲二輪自動車。

法國後方各部都曾摩托化了。德國產生了許多步隊，凡用馬之處，全以摩托代之。熟練的摩托化的一師步隊底輜重中，應備有三千鋼甲汽車及坦克以及二千四百輛汽車。

最近德國在西利西亞(Silizia)舉行的野外演習，一九二八年舉行的法國野外演習（中有比利時及英國軍隊參加，）以及美國軍隊底全部發展，都整個地表現了摩托化底成功。

在世界各國中都努力製造新式六輪貨車及輕便汽車——『各處可行車』——以提高羣衆軍隊底作戰活動力，尤其提高在崎嶇的道路上的軍事行爲底活動力。近年的構造學大大地提高了此種『各處可行』的機器底進行速率，此種發展及擴張，都有政府的津貼在獎勵着。

世界各國近年來因了汽車交通底發展，而道路建設也一日千里地進步。提出了道路在軍事的應用觀點上底意義，政府也認爲道路建設乃是主要的『軍事潛勢力』。道路建設『工業化』（即以迅速的『工廠式』的營造方法來建築新道路）在此關係上具着特爲重大的意義。此種機器化之所以可能，乃是根據着大量生產的石油瀝青以及其他有收縮性的物質，乃是依賴着偉大的，專門的並包括了數百工廠的道路工業底產生。

我們擬於另一章中單獨研究汽車工業，因爲汽車工業在現時已成爲強烈的並主要的軍事生產了。

在此祇須我們說明者，就是在機器修理及零件替換等等方面具着絕大意義的汽車原則化（Normalication），有時竟在司令部底揮導之下而進行着。在英、法、捷克斯拉夫及其他各國中，陸軍部設立了分期的汽車模型構造底競爭方法，這在軍事上及私人應用上都有很大的意義。專門的競爭負着零件標準化的任務，負着使汽車交通減少耗費的任務。得獎的工廠曾有多數的顧主，受政府底津貼，並由具着高利潤的國外競爭保證着。

把大量的機器保存於陸軍部底倉庫中，乃是盲目的，絕對不可能的。所以軍隊摩托化底基本乃是國家底工業基礎，主要地乃是充分有力的並特爲發展的汽車工業。

在此，關於此問題底其他方面，我們不擬詳細研究；我們認爲必要的，祇是要重複地說一遍：摩托化乃是未來戰爭底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五 坦克

因之汽車交通加速了軍隊移動力，並在供給食糧及軍用品方面也能滿足前線底要求，所以摩托化乃是直接的戰爭武器。因了裝甲機器底發展及自動大砲底廣大的經驗，乃產生了在此方面具着極大意義的坦克。

坦克底第一次出現，乃在上次世界大戰第二期。在有坦克參加的第一次戰役中，坦克之爲物，確使敵軍在心理上起了極大的恐懼，但是因了許多構造上的不完備，易被擊破，動作遲緩以及動作半徑小等等，所以祇有在大砲掩護之下與步兵同時行動。因之而在第一次戰役中事實上不曾起了切實的作用。

僅於一九一七年之末，美國纔從歐洲運回去了坦克底模型，並對其構造加以改良之後，開始製造各部機器，至其裝置，則仍在法國舉行。福特（Ford）曾準備大量生產廉價的三噸坦克，但尚未及運往歐陸應

用，而大戰已宣告終結了。

大戰以後因汽車工業及道路工業底進步，而坦克事業也開始得以發展。

此種發展底路線，一方面乃是重量達七十噸的大而且重的坦克底建造。此種坦克等於眞正的移動砲台，能跨過三·五——四·五公尺寬的戰壕，能穿小河，小森林及灌木叢而過，能穿初犂的田野及谷峽而過，並能穿延長的障礙物而過。

美國曾建造了這樣的坦克，其上載有五十名步兵，一·五公尺深的水不能爲礙，具着強烈的衝壓力並具着空前的進攻力。

另一方面乃是重量僅約三噸的輕而小的坦克底建造——此路線底發展速率尤爲迅速。此種坦克能跨過一——二公尺寬的戰壕，行動迅速，野戰力強，動作半徑大。

現代坦克底進行速度每小時爬行爲二十五——三十公里，輪行爲四十五——五十公里，特殊的輪行最速的坦克，每小時已達六十公里。

在上次大戰時，坦克底行動半徑，不曾超過數十公里，而現時新式坦克底行動半徑已超過二百公里。坦克因了行動半徑底增大，乃能結隊自行攻至距陣地百餘公里之外，攻至敵軍後方，分解敵軍底後方交通及後備隊。

根據了坦克底基本形態，更建造了許多特殊的坦克（專放煙霧的坦克，燃燒某種毒物的坦克，大礮工廠式的坦克等等。）

坦克底發展，以法國爲最。在大戰終結時，法國軍隊中有九個坦克團，至一九二七年，已有六個重坦克團及十八個輕坦克團，共一萬七千人有坦克約五千以上。

美國在坦克及自動大砲底進行速率增加上，在特大坦克底生產上及同時在能載運五噸貨物的輕便坦克底生產上，都致了極大的努力。

美國每騎兵師包含一個有二十四輛坦克的坦克排，並包含一個有二十四輛裝甲汽車的裝甲汽車隊。

坦克底發展，在英國軍隊中尤爲迅速。英國有很多的強力的坦克（一百四馬力以上）通常所謂 Tankotty 形體不大，僅能容一二人，頗似裝甲二輛自動車。此種小坦克，任何汽車工廠都很迅速地並很廉價地出產數千。各部標準化的機器，最易更換，所以損壞之後，修理頗爲容易。

此種小坦克隊用作偵探，勝過騎兵分隊。出入於此坦克，較之上下馬便利殊多。許多軍事家認爲小坦克乃是未來戰爭底基本的『騎兵』

在英國軍隊中，每一射擊連必附屬一個坦克排。近年以來，在英國底野外演習中參加了有經驗的摩托化的步兵旅，這些摩托化的步兵旅，都表現了多數坦克及裝甲汽車行動底一致與移動底迅速。例如，一九二七年舉行的野外演習，參加了一個摩托化的步兵旅，共有二千兵士，大坦克，小坦克，裝甲汽車及六輪汽車（各處可行車）共有五百輛，共有數百種軍器，二千二百五十架機關鎗及其他。在此次野外演習中產

生了以飛機無線電向坦克指示方向（在有煙霧的情況下）及許多坦克相互間無線電交通底成功的經驗。現時此有經驗的步兵旅，已變爲常備軍了。

我們已經說過，祇有在英國有福列爾及其同僚對此曾予以極大的注意，而以在戰爭中具着化學軍器的坦克，作爲未來大戰底基礎。福列爾曾有力地斷定各種形態的坦克將代替一切形式的軍隊，並謂在未來的戰爭中，在野外戰役中將不見一名步兵，所有在田野中活動者，祇是內中裝着步兵的多數的強烈的坦克，而此種步兵事實上已不成其爲步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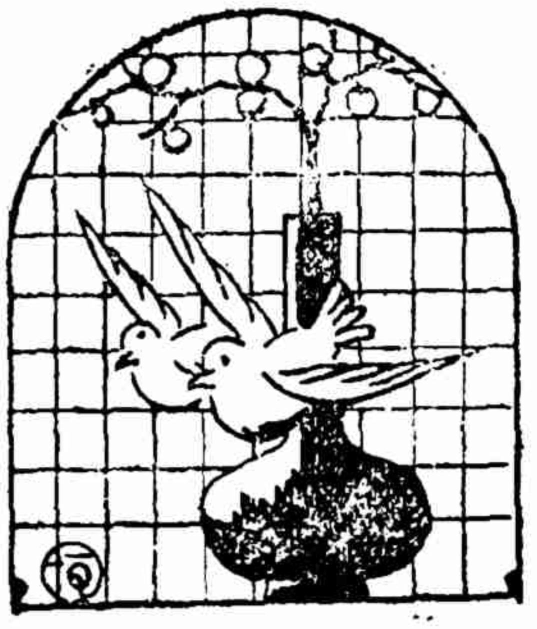
我們已經知道白奈特斯達爾特（Bernette Stuart）欲在坦克歷史之下，建立他底理論根據。他把坦克當作機械化軍隊底基礎，他認爲祇有用機器作戰的軍隊（即是說機器不僅用作交通工具，而且要用作戰爭工具，）纔算是機器化了的軍隊。步兵用汽車運輸，此步兵亦不是機器化的軍隊。汽車應當本身能夠作戰。斯達爾特認爲軍隊機器化，乃是由自動軍器及坦克所造成的最實際的事實。若無坦克，則在現代戰爭中動無進攻之能力。他認爲防禦工具及防禦力大大地超越了進攻工具及進攻力，祇有坦克能擊破強烈的陣線，祇有坦克能避免盲目的掘壕，祇有坦克能克服自動射擊軍器底大量射擊。所以他認爲現代坦克不是步兵底補助軍器，而是未來戰爭底獨立的並在許多關係上非常重要的軍器。

斯達爾特認爲軍隊機器化除需要所謂如衞星般密佈的坦克而外，更需要摩托化的特殊交通勤務，摩托化的偵探，大砲司令部，指揮等等。所有這些，他認爲都是事實上所必需的。過去的試驗及野外演習都表現了機器化的軍隊產生了強固的『坦克紀律』，解決了利用坦克及坦克與飛機間的電信往還的偵探問題。後方勤務及病院等等底一切工具都應全部摩托化。但是斯達爾特卻由此而得到一種僻論，他說在摩托化的軍隊中五十輛基本戰鬥坦克，要帶着七百——九百機器。因此而可怕的怪物坦克因了冗長無比的『尾巴』而不能離開鐵路，且失掉了現代坦克底許多極爲重要的作用。

雖然我們已經說過了福列爾在此方面的奮發，但是坦克在未來戰爭中的實際的作用，終是不可忽視的。坦克已變爲首要的作戰原子了。在美國，英國及法國都進行着軍隊摩托化的工作（雖然對福列爾計劃有許多實際的修改，）因了機械及其運用方法底完善，而坦克底作用乃逐年增高了。

在坦克底製造中，汽車工廠起了基本的作用。把偉大的汽車製造工廠變爲大量地生產坦克的工廠，倘在事前有相當的準備，乃是十分簡單的事情。在一切軍隊中新式坦克底商標時時閃入吾人眼簾者，不變地祇是幾家熟識的商號——飛霞（Fiat），蘭腦（Renault），雪鐵龍（Citroën），福特（Ford）及其他等等。由此可見這此工廠都在有系統地準備着上述的情況。

（本章未完）



論犬養內閣

黃馥

一

當我們對於滿洲問題的昂奮還不曾充分平復的時候，在極東帝國日本的政治舞臺，又因爲前民政黨最大的組織者安達內務大臣所投的一石，而引起了絕大的波浪。這就是目下雖則因爲犬養內閣之成立而表面的消滅，可是實際上依舊形成了一種有力的暗潮而潛流在日本政局下面的所謂『協力內閣』說的出現。這種『協力內閣』的要求在從來日本資產階級政黨奉爲憲政常道的兩大政黨互立主義的基礎已經確立的現在，——而且從長期間的爲着這種憲政常道而鬪爭的民政黨的有力的一角提出，表面上確是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但是，我們祇要一看日本政治經濟的當面的客觀情勢，就可以知道這種協力內閣的提議，不過是掌握着現在日本政治支配權的金融資產階級爲着擴大和強化他們的獨裁而反映的一種具體的表現。本來，兩大政黨的互立主義，可以說是產業資本主義上昇期所特有的政治形態。在這種時期，兩大政黨互立主義，最能圓滑地遂行牠的特性。當時，資本主義內在和外在的一切矛盾，還不像現在一般的激化，所以在上昇期的資產階級政黨，並沒有不時的改換和修正他們一次已經決定了的政策和政綱的必要。可是到了現在，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更加深刻，當面的經濟恐慌日益加劇，因之一切矛盾的對立也就以更快的速度而進展。在此，現在的金融資產階級，往往被強制地非塗改他們不久之前決定了的政策和主張不可。安達內相所提議的協力內閣的主張，就是表現這種政策已經沒有了永續性的一個例子。民政黨內閣在去年還是當作最大之誇耀的非募債政策和減稅的招牌，今年已經痛感到非塗改不可。此外，行政整理變成了不爆發的子彈，來年度預算的『赤字』（不足額）增加，甚至於民政黨奉爲最高政策的金解禁也因爲現貨流出的激增而感到了再禁止的必要。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安達內相

所提出的協力內閣，一方面當然是金融資產階級之支配的強化和擴大的企圖他方面也就是不完全放棄政權地轉換自黨政策的方法。

因爲安達內相所投的一石而引起的波瀾，終於形成了民政黨內閣總辭職和政友會單獨內閣之出現的局面。其中詳細的經緯，當時的新聞紙上已經有了委曲的報導。但是我們在此應該注意，就是政友民政兩黨的協力運動，並不因犬養內閣之成立和安達謙藏一派之脫黨而終極地停止。可以說，因爲客觀情勢之要求，這種運動已經更深刻地變成有力的暗潮，而激盪在政民兩黨的深底！因爲反映着資本主義一般的恐慌的現在政治階段，一般的被規定了是汎繫主義化的時代，所以這種政治階段的直接的目標，祇是能夠集中，整理和加強支配力的強權政治！

在這種以強有力的『權力集中』爲必然的條件底汎繫主義的階段，在資產階級政黨的立場，強力政治是當面的絕對的條件。因此，適合這種資產階級政治之急需的強力政治，當然是除出協力的強權和單獨的強權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的了。

犬養內閣的成立，表面上好像是憲政常道論的復歸，但是在他本質上，實在是強力支配的獨占的願望。這，決不是資本主義上昇期和全盛期的正常的政權授受，而是準備着對付第三期的經濟恐慌，社會不安，政治破局的強力的支配。

如上所述，從若槻民政黨內閣到犬養政友會內閣的政權之推移，雖則因爲中間介在了協力內閣運動而呈現了複雜的形相，但是排開了外在的紛紜而追究這推移的本質，我們可以知道這祇是從三菱財閥到三井財閥的金融資本政治支配的推移，這祇是爲着適應當面客觀情勢而遂行的走向強力支配的前進。

二

在觀察犬養政友會內閣的內外政策之前，我們應該先將支配着現在日本資產階級政治的兩大政黨——政友會與民政黨的經濟的背景，分析一下。

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都在經濟的基礎上面種下了他們的深根。現在支配着日本政治的政民兩黨的經濟的基礎，兩者同樣的發生在金融資本支配的財閥 Konzern（企業的統一聯合體）產業資本，大力地主，和商業資本的上面。政友會在大正十三年雖則因爲政友本黨（床次竹二郎一派）的分離，而走上近代金融資本黨的大道，但是這種一時的政略的分離，決不是意味着政友會已經排除了大地主官僚軍閥和比較的落後的資產階級的成分。恰恰相反，一方，在政友本黨分離之後不久，政友會立刻擁戴軍閥巨頭田中義一做了他們的首領。他方，憲政會內的金融資本閥濱口雄幸掌握了黨內實權之後，立刻併吞了政友本黨，而組織了包含着最尖端的金融資本財閥和比較的落後的官僚地主及資產階級的民政黨。因此，從政友會民政黨的構成分子

看來，兩者同樣地包含着地主及資產階級的一切階層的成分。不過，兩者之間因爲有力地支配着兩黨背後的兩大財閥及其他成分的特異的經濟關係，在黨的政策方針上表現了多少不同的色彩。第一，最鮮明地表示出來的就是兩大財閥的營業方針。三井的傳統商略是東洋風的，資本主義前期的，露骨而急進的方策，三菱所採取的卻是美國流的，近世資本主義式的，帶有若干自由主義之外形的方法。這兩種商略反映在政黨上面，就形成了政友會的傳統的積極政策，和民政黨的比較的和緩的方針。第二，在比較上講，民政黨的地盤都在都市，政友會的地盤都在鄉村。因此，民政黨包含了較多的中產階級的——商人，高級俸給生活者的成分，政友會包藏了較多的地主階級的成分。第三，和上面說過一樣，兩黨的經濟基礎完全同樣，可是支持政友會的財閥 Konzern 和產業資本家的勢力，比民政黨的還要偉大。除出日本最大的三井財閥（政治的代表者——山本悌次郎）之外，還有安田財閥（高橋是淸——新大藏大臣，前田利定等，）住友財閥（八代則彥等，）久原財閥（久原房之助——政友會幹事長，）藤由財閥，（故田中義一，田中隆三等，）片倉財閥（小川平吉——前鐵道大臣，國粹派首領，）若尾財閥，（若尾璋八等）商船系財閥（中橋德五郎——新內務大臣）等等。

三

根據上述的經濟背景的分析，我們就能容易地觀測這次犬養政友會內閣登台後的對內與對外的方針。

先言對內，政友會內閣成立後的第一着施政，就是實質上的金本位制的停止（金輸出再禁止，與金幣的停止兌現。）這種政策的實施，和預期一樣的在世界市場上引起了空前的波浪。第一，就是日匯的激落。政變之前還是維持着四十九美金又二分之一的日美匯兌，突然的出現了三十八美金的低價。一方，東京股票交易所呈現了不問實際需要的盲目的沸騰，而終於到達了非停拍不可的狀態。這種金輸出再禁止的直接的結果，一方面是對外匯兌的百分二十以上的慘落，他方面是『日用品及雜貨市價的百分之二·三的騰高。』（十二月十八日申報。）這種事實，一方面使那些在政變之前早已因爲國內正貨激減這種有利的材料而大事吸收美金的金融資本家們一夜的獲得了六千萬圓（日金）的巨利，（在政變前因爲吸收美金而流出的正貨約在三億日金以上）他方面因爲日匯暴落而使紡績業者及其他保有多量輸入品現貨的資本家們，與輸入品市價昂騰額正比例地獲得了多大的好處，可是第三方面呢，無疑地使那些消費力和購買力並不增加的一般消費者們因爲輸入品及一般物價的高騰而增加了能力以上的負擔！換句話講，就是吸收美金的資本家們所獲得的六千萬圓的收入，和輸入 Stock 所有者們所獲得的巨利，在這兒完全的取償在大部分的消費者的身上。這種政策的遂行，露骨地表現了政友會內閣所

效忠的背景，因此，在那同樣的代表着資產階級的新聞紙上也發出了充滿了憎惡的歎聲：

『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在思想上也一定要引起很壞的影響。這樣的政策假使真的要使大多數穩健的國民也發生了憎惡資本家的情感而發出了咀咒金權政治的呼喊，那是在國家的前途實在是不堪憂慮的事情。』（十二月十六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論。）

同在這一日的朝日新聞紙上，還載着一篇題名『不快的風說』的投稿。在此，筆者並不想研究這種『風說』的由來及其眞實性的多少。但是從這種『不快的風說，』我們最少對於在日本政黨背後活躍着的金權勢力多少的可以得到一些側面的理解。這篇投稿的原文大致如下：

『……（前略）據說三井銀行爲着想從收買美金身上補償他們因爲收買金磅而遭遇了的損失，——因爲英國的停止金本位，——所以不避公然的非難，居然大做美金多頭，而等待着日金再禁的出現。……祇要日本再禁現金出口，而對美匯兌降下十分之二，那麼三井在他吸收了的美金身上，就可以獲得三千萬圓的巨利。祇要分出這種利益的十分之一來作爲推翻民政黨內閣的資金，那麼後繼內閣不論是政民協力或者政友單獨，反正金再禁已經是顯明的事實。所以他們就支出了三百萬的陰謀的費用。——我們當然不能斷定這種風說的眞假，但是三井銀行爲着期待着美匯的高漲而收買了多量的美金，這卻是一般周知了的事實。……

……』

四

再言對外，從犬養內閣的『人』的構成，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幾種重要的特點，第一，犬養毅本身，是日本政黨政治家中對於中國問題最有研究的一個。他和孫中山的關係這是國人不曾遺忘的事實；第二，預定了的外務大臣芳澤謙吉，是一個久駐中國而被人叫做『中國問題之活字典』的一般的人物。在日本外交界中，和政友會有傳統關係者，可以說不少比芳澤有更高資望的人物，在這兒特別地提出了芳澤謙吉，決不能簡單地歸納到犬養和芳澤的翁壻的關係。這表示着犬養內閣的外交重點，明白地安置在滿洲問題和對華關係上面。

上面已經說過，政友會的傳統政策是東洋風的露骨而急進的方策，同時，三井 Konzern 對華利害關係比其他任何財閥還要深刻，『祇就三井物產而言，已占日本對華貿易總額之十分之二，加之外國間的貿易，總數約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鈴木茂三郎著：國際經濟及日本資本主義之現階段第三九八頁。）因此，政友會內閣執政之後，對華外交必然的要比民政黨內閣更加強硬。這種前途，從犬養內閣的人的構成及其經濟的背景，已能明白地看到。十二月十四日中報專電所載，某閣僚對記者的談話：『犬養首相將建設強力內閣，排除一切緩

和態度及細工方式，以直截簡明爲根本態度。內政可不必說，外交方面決與軍部協力，採取自立的強硬外交，不受任何方面之置喙……』就是這種政策的最初的表露。

其次，犬養內閣閣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新任陸軍大臣荒木貞夫。關於荒木中將，十四日的上海各報有了詳細的介紹：

新任陸相之荒木貞夫，爲陸軍中將，明治十年生於東京，十二歲入杉浦塾，受日本主義的薰陶，後考入陸軍士官學校，歷任步兵少尉，駐俄武官，憲兵司令，參謀本部第一部長，陸軍大學校長，第六師團長，教育總監部長等職。今次遂得陸相榮職，荒木氏在俄有十四年之久，在外勤務之經驗極爲豐富。（旁點——筆者所加）

從和政友會的關係上說，在以前濱口內閣當時曾經一次代署陸相的阿部中將，比較荒木氏更加接近，但是這兒選任了荒木貞夫，與其說是出於政友會的便宜，不如說是出自陸軍省的意志。使『在俄十四年之久』的荒木氏擔任陸相，實在包藏着深刻的用意。支配日本的金融資本階級爲着維持和加強自身的支配，爲着轉化國內的勞資衝突爲對外侵略，必然的非對和滿蒙朝鮮有直接接觸的蘇俄，——也就是世界上單獨地建立了和一切帝國主義體系完全對立的勞農政權的蘇俄，——有一次決定這兩種不同的體系之生死存亡的戰爭不可。這，就是日本這次侵略滿洲的眞因，也就是使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日本的侵略行爲不能公然反對的癥結。在此，我們可以斷言，犬養內閣的成立，事實上就是加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機的有力的因子！

更正

本誌第二十八卷第十七號第六頁『菲律賓獨立與美國輿論』一段，上半頁末行應與下半頁末行互易。承吳士珍君來函指明，特此更正。

同期『南洋荷屬東印度氣象一瞥』文中所有爪畦字樣均爲爪哇之誤。五九頁中凡數字下之尺均爲呎之誤。又六一頁下所注英文中 Thunderstorm 誤作 Thunder……，六二頁下 data 誤 dasa。六三頁下 Till 誤 Fill 均由原著人來函囑請更正。

第二十八卷第二十四號插圖『蘇國選舉及其結果』下方二圓形內注釋應互易。

東方畫報『夏吷庵山水』「吷」誤作「映」，特此一併更正。

今日的滿洲問題（續）

池田一郎

四　爲誰打仗

——誰的『權益』誰的『生命線』誰的『懸案』？——

要完全地佔領滿洲，要連根地剷除土著勢力的獨立性，那是帝國主義者除出打仗之外已經沒有第二樣方法的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三十分左右，平時由日本守備兵嚴重地警戒着的柳條溝地方，突然的發生了滿鐵線路被中國兵炸毀了的奇蹟（!?）但是，據中國報紙所載，十時二十分，北大營的中國兵已經受了日本兵的攻擊。

一小時之後，下午十一時，北大營的一部分被佔，日本兵主力向瀋陽市進發，翌日午前，將瀋陽城完全佔領。差不多和上述行動同時，滿布在滿洲各地的日本軍隊，一齊的出動，在戰爭開始之後不滿十小時之內；日本兵完完全全的佔領了安東，營口，牛莊，溝幫子，撫順等等滿鐵沿綫經濟上軍事上重要的一切地點。

在此，燒毀了無罪的中國人的家屋，踐踏了中國人的田畝，虫豸不如的屠殺了中國人的生命。不容易的逃了性命的，現在還是徬徨在軍事支配下的死線之上。

在佔領的土地，立刻解除了中國軍警的武裝。佔領了一切的中國官署，襲擊了中國銀行，沒收了一切通貨。在此，他們開始了直接支配第一步的軍政。這就是槍砲和刺刀的恐怖！

多門中將十九日在瀋陽所發的布告，最明白地說明了當時的景況：

『……凡危害日本人生命財產者，一律槍斃！……舉行示威集會，及其他激起人心之舉動者，一律從嚴懲處！』

在瀋陽，土肥原大佐即當了市長，在營口，任命了坪井大佐。其他重要官職，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裏。

十九日，佔領了長春的日軍，更進一步地向着吉林進發。二十二日，準

備了多數的裝甲車輛，吉長路的列車，滿裝着軍隊地望着北方前進。一方面，在朝鮮羅南的日本軍第二十師團，也從會寧向着間島前進。

爲什麼要佔據這些地方？目的是很明瞭的。

日本帝國主義強奪了吉長鐵道。在此，他們可以自由地敷設那以前屢次地催促着遼寧當局建築的從吉林到朝鮮會寧的吉會鐵道。爲什麼？因爲吉會鐵道完成，從朝鮮淸津可以直通到長春了。爲着使北滿殖民地化，爲着對蘇俄戰備，這條鐵路在日本帝國主義是絕對的不可少的。

和日本軍從長春沿着吉長鐵道前進同時，其他一隊向反對方向，卽打通，洮昂，四洮等線出發。瀋海線，很早的就被日本軍佔領。護路軍毫無抵抗地解除了武裝。鄭家屯，通遼，打虎山，……一切重要城市同時的掛起了日本帝國的旗號。

這樣，從前大吹大擂地宣傳着什麼條約違反和脅威滿洲的滿鐵包圍線和平行線，現在已經一起的裝進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袋裏了！

在此，我們非嚴肅地思考一下不可！『這次戰爭，究竟是爲着誰的利益而打的仗？』

這次戰爭的挑戰者是日本現在的資本家地主政府，所以惹起這次戰爭的是日本國內的什麼階級，問題已經非常的明白。在此，我們第一應該反對的，就是帝國主義者將這次事件宣傳做『爲着國民全體的利益而戰爭』的這件事情。

現在，對於事件的起因是由於中國兵破壞滿鐵線路這事，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不很多說，——因爲這種騙人的假話已經沒人再肯相信。在他們自己聲明軍事行動終止之後，就是在最初衝突之後二十天（十月八日）日本軍的飛機轟炸了在錦州的張學良政府。對於這事，日本的御用新聞也載得很少因爲這種行動不很容易諱辯。總之，這次的事件是由於計畫的準備，他的目的是在澈底的剷除土著政權，這已經是非常明瞭的了。

可是，日本政府，軍部，一切御用新聞，却偏要將這種計畫的侵略戰爭宣傳做『權益的擁護』『生命線的防守』和『懸案的解決！』問題，就在這一點。

不過，我們明白地知道，所謂權益，就是在滿洲的日本的資本支配，這是日本少數有錢人的權益，和我們勤勞的日本人大衆是沒有絲毫的好處的。

滿洲全人口，三省共約三千萬人。其中，日本人不滿二十萬人。換句話說，在滿洲，一個日本人支配着一百五十個中國人。當然，滿洲還不是日本的完全殖民地，所以我們不能這樣籠統地講，但是這少數的日本人是在壓迫搾取多數的中國人，却是無可遮掩的事實。在這少數的日本人裏面，不是企業家，就是企業家的用人和商人，在滿洲，可以說是沒有日本人的勞動者的。

現在帝國主義者所幹的戰爭，除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之外，沒有

第二種意義。這種帝國主義的戰爭，非特不能改善日本勤勞大衆的生活，而且要二重三重的增加被壓迫大衆的鎖鏈！

五　滿蒙獨立國的策動及戰爭擴大的主要的方向

最近的御用新聞，每日的喧傳着滿洲獨立運動的消息，先看九月二十九日的朝日新聞，在『東北各省相呼應，滿蒙獨立運動進展』這個大標題之下，大概說：

『在滿洲，目下種種的計畫着和中國中央政府脫離而建設滿蒙獨立國的方案，其中最有力的，是以袁金凱于沖漢等爲首領的地方維持委員會的一派。二十六日上午，這委員會決定了建立滿蒙獨立國的具體的方案。這就是先以瀋陽爲中心，確立中央的政治機關，然後在這機關指導之下，派人赴其他三省，使之形成獨立形態，三省獨立之後，滿蒙獨立國即可實現。』

『在吉林，以熙洽爲中心，組織了臨時政府。』

『遼寧省遼寧紳民時局解決座談會於二十八日議決和南京政府絕緣，宣言遼寧獨立。』

『黑龍江省以張景惠爲中心，在哈爾濱計畫獨立政府。』

又、三十日朝日新聞所載：『呼倫貝爾蒙古青年黨宣言蒙古獨立。』

這樣，一切御用新聞每天的報導着這樣的消息，有的說宣統廢帝來組織明光帝國，有的說採用共和政體，也有人說闞朝璽一派的回民臨時維持會正在準備着復辟的工作。可是不論你看那一種報紙，都是輕描淡寫，好像這種運動和日本帝國沒有絲毫的關係。

對於這個問題，最強硬的南陸軍大臣也不十分露面。九月二十六日，他對本莊關東軍司令官還發送了下記的訓令：

對於中國人的樹立新政權運動，及其類似政治活動，日本軍不能給與援助，一切日本人，亦嚴禁參預此種活動。

同時，九月二十九日閣議，若槻首相還發表了下記的談話：

據聞在滿洲盛行着新政權的樹立運動，對於中國人的這種運動，我國絕對不加干涉。日本已命令各方，嚴禁參與此種活動。日本人從來未曾參加，今後更當從嚴禁止。

那麼，當眞和新聞紙所載，日本政府所聲明的一樣地這種運動和日本人全沒關係嗎？！假話這是完全的假話。這纔是欺瞞大衆的帝國主義者的手段！爲什麼呢？

日本帝國主義想使滿洲成爲自己的完全殖民地，想要根本的剝奪滿洲土著勢力最後殘有着的獨立性，這種企圖的最露骨的表現，就是這一次的戰爭。打了一陣，將要取的完全拿在自己手裏。在此，他們布了軍政，開始了殖民地的直接支配。在這種時候，和日本全無關係的獨立國能夠出現？……在槍砲和鐵蹄的支配的下面，在一向忠實於日本的

工具都不許存在的滿洲，這樣的獨立（？）國能夠出現？這樣的傻話恐怕連三歲的孩子也不肯相信。在帝國主義者自身，這兒的消息也不能自禁地透漏出來了！例如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少將於十月九日在某大學演講，在他結論上說：

『要解決現在的中日懸案，非使滿洲和中國本部政治的地分離不可。在此，日本該和新的政權保持根本的親善，開發滿洲，替他們施行善政。』這一句話，就明白地表示了這種獨立政府是在日本軍隊援助之下產生出來的。

那麼，對於這個獨立國的問題應該怎樣地觀察呢？回答非常的簡單。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滿洲，立刻在滿洲發布了軍政。但是，這種軍事的直接支配，決不能永遠地繼續下去，這，祇是一時的方法。現在，日本不能和佔領台灣和朝鮮當時一樣地派遣日本政治家去施行直接的支配，因為第一，對立着的英美帝國主義國家，決不肯輕輕的看過，第二，滿洲及中國的大衆將要引起激烈的反抗，第三，在日本國內的勤勞大衆前面，就會非常顯露地暴露出這次戰爭擴大的本體。從這種理由，日本帝國主義決不肯愚蠢地站在大衆抗爭的前面。一方面要欺瞞大衆的耳目，一方面在對立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又要找出敷衍的方法，適合於這種條件的，就是這次計畫出來的所謂獨立運動。這種獨立國，總眞是沒有絲毫獨立性的，日本帝國主義所操縱着的傀儡。

那麼，這種傀儡式的獨立政府是用如何的方法成立的呢？請看下述這樣一個現成的例子：

『二十一日上午，日本兵經吉長鐵道從長春開向吉林。下午六時，開抵吉林附近。熙洽恭率幕僚，郊迎數站。日本兵入城後，即將各官署銀行佔領。次日，師團長多門中將召喚熙洽，命他解除中國軍隊的武裝。熙洽指揮部下，親赴郊外收繳中國軍隊武器，次日正午，熙洽將中國兵武器完全收繳，進見多門，乃多門一見熙洽，即大聲呼斥，謂『命汝所幹各事，無一事幹好，繳槍已逾規定時間，槍枝亦不足數。姑念初次，再提條件兩項，如能承認，即可贖罪。』語畢，多門匆匆而出，一小時後，多門重來，至此熙洽祇能將條件承諾。二十五日由熙召集法團，突如宣布解散省府，改建臨時政府。當時會場由日軍嚴重監視，與會者無敢發言。是晚，即發布以熙署名之獨立政府成立宣言。』——吉林大學教授胡體乾談，十月二日天津大公報所載。

這，就是所謂獨立政府的原形！

從此，我們可以知道，這次對滿戰爭之直接目的的滿洲完全殖民地化，是在這種可憎惡的欺瞞手段之下強硬地進行。

這兒問題還得發展下去。日本現在強佔了滿洲，他的目標決不是單純的滿洲的獨佔。戰爭的標的，露骨地對準着北隣的蘇維埃俄國。直接支配了滿洲之後，對蘇聯的挑戰，已經變成了日本的直接而主要的標的。蘇聯五年計畫的成功，使東洋帝國主義的盟主不能夠忍受下去。所

以佔領了滿洲之後，對蘇聯的干涉戰爭已經變成了直接的目標。

九月十九日，佔領了寬城子和長春的日本軍隊，立刻開始了寬城子中東鐵道車站的攻擊，在此他們拿捕了一切中俄籍的職員。

更進一步，爲着擴大對蘇聯的攻擊，他們製造了一切虛僞的消息，譬如：

『哈爾濱在留民突如的陷於危險，炸彈從各處投下。』——朝日新聞九月二十二日。

『駐滿洲里蘇聯領事，對中國提議，表示爲維持中東路安全，蘇聯可借用赤軍三千。』——滿洲日報九月二十五日。

『俄政府爲奪取中東鐵道，暗中採用了多數的赤系人物。』——滿洲日報九月二十五日。

『中東鐵路貨車集中東西國境，其理由及目的不明。』——滿洲日報九月二十八日。

這樣的消息，不斷的製造出來。二十二日，他們開始了哈爾濱的攻擊。這，纔是眞眞的對蘇聯的直接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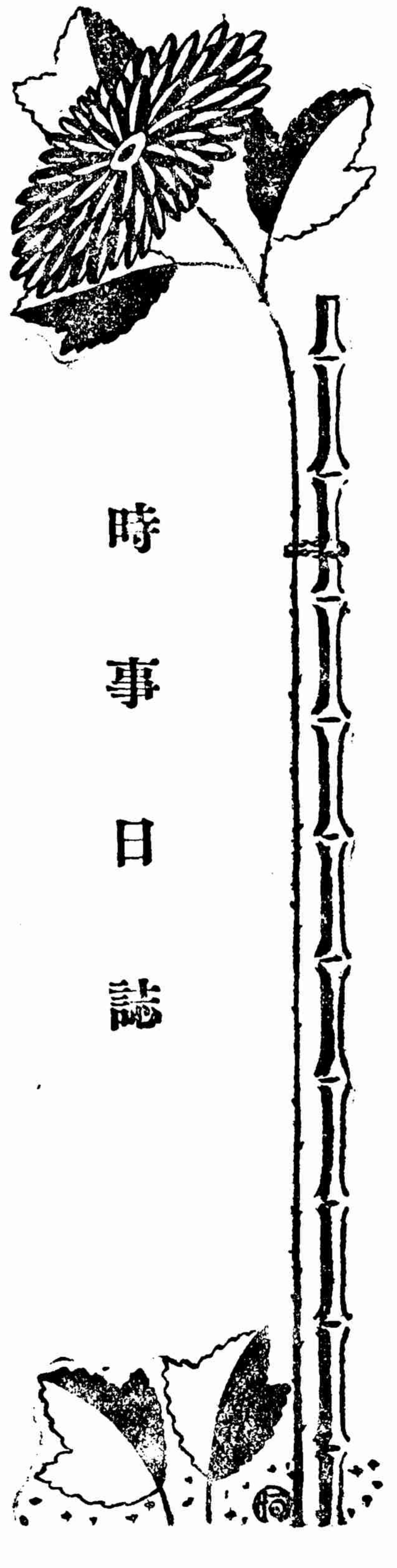
這次的戰爭，一貫的在反蘇俄的路線之下進展。在此，我們纔能理解對於日本的這次侵略行爲，美國爲什麼不出來講話的理由。帝國主義列強，誰都準備着進攻蘇聯，不論英美，一方面雖則競爭着這種反俄戰線的領導，可是他方面對於促進和加強反俄戰線的這次日本軍的行動，還是相當程度的承認。在這種意味，可以說這一次的日本的侵略行爲，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的默契之下而進行。國際聯盟雖則擔憂着日本的幹得過火，可是對於他的以反俄戰線之主角而登場的這件事實，可以說是完全同意着的。

（完）

投稿諸君

近來本社投稿常有寄交個人轉遞及託人介紹者，輾轉寄遞，每多延誤。以後如蒙惠賜宏著，請一律郵寄上海寶山路五三八號東方雜誌社收，信面請勿書編輯人姓名，並勿託個人介紹轉遞。寄稿信內並勿夾入他項事件。否則如有遺失延誤，本社概不負責。特此奉告。

東方雜誌社啓



時事日誌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日軍自新民進攻白旗堡饒陽河，錦州已發見日飛機。

⊙天津日軍繼續向華界發百餘炮，機關槍聲不絕，日租界當局令界內人民於十二小時內退出。日軍首領及日領事分向省市當局提出限兩小時答復之無理要求，內有：中國軍警取銷對日敵對行動，軍隊 二十里，保安隊退河北，取銷反日運動等條，王樹常電張學良請示，張令相機辦理。

⊙白里安等三起草委員草成新決議案，施肇基報告錦州有被日軍攻擊之虞，請注意英軍事觀察家報告，並表示錦州危機未去前，拒絕接受理事會任何決議案。

⊙日復白里安阻止錦州衝突警告，竟稱兩兵來日軍行爲皆屬自衛。

⊙日軍攻錦州事件，美國務卿史汀生略表驚詫之意，認日外相幣原有違諾言，日人對於史汀生之表示大爲憤懣。

⊙南京外交部公布：錦州安全問題，國聯於中國提出後已獲有重要決定，要求派員赴錦州視察之各國訓令其所派視察員研究是否有建立中立區域之可能，或更有他法以避免衝突，並令準備爲必須之措置。

⊙東京路透電：法大使告日外相：張學良已向北平法使聲明準備將錦州駐軍撤至關內，並準備設立中立區域，民政警務由中國辦理。日外相答復，主張民政警務由當地中日當道協定，無須外人干涉，並就與天津事件相連之關係有所要求。

⊙請願學生在國府守候一晝夜之結果，蔣允諾要求，乃退。

⊙草擬印度憲法以提交第二次英印圓桌會議之英印聯邦結構委員會閉會。

⊙賴伐爾發表言論，主張德國應先付賠款，後及私債，大爲英報反對。

⊙在巴黎開會之國際軍縮促進會會場中發生鬥毆，係反軍縮者之破壞行動。

⊙緬甸圓桌會議在英上院開幕。

同　二十八日

⊙日軍擾天津愈甚，除砲轟市街外，並有日兵侵入華街，華警奉令不抵抗，頗有死傷。英美法德意五領事勸日軍不再開砲，勸中國保安隊再退。中國當局於日軍不再開砲之條件下，接受撤退保安隊勸告。

⊙瀋陽佔領軍首領本莊下令將出發攻錦州之鈴木旅團五千人由原車撤退。並發布已令日軍一律退入鐵路區域之消息。

⊙日代辦矢野見張學良商天津事件，並述日政府接受法大使轉述之錦州中立區域意見，令本莊撤退攻錦軍隊。張辨：中立區事本人未託法使建議，須請示中央辦理。

⊙日本對美國務卿向新聞記者談話，認爲詆毀日本在滿政策，表示憤懣。

⊙胡漢民伍朝樞到港，與孫科陳友仁等磋商調解粵局辦法。廣州因陳策張惠長之海空軍與陳濟棠之陸軍各有戒備，形勢緊張。

◉國民政府令，顧維鈞署理外交部長。

◉立法院通過救災附加稅徵收條例。

◉上海七十餘工會代表晉京請願，揭櫫請蔣北上收回失地及自動退出國聯等四端。

◉國際和平會主腦會員在巴黎開會，通過決議案，對國聯措施不滿，責問何故不執行盟約條文。

◉日人對史汀生談話憤懣之事實，史汀生有宛轉之聲明，以解釋日方誤會。

◉各國關稅戰日急，法德要求英國修改新稅則，法財長佛蘭亭赴倫敦開始磋商。

◉德國家社會黨謀變眞相已明，係由希德勒主動。

◉國聯祕書處宣稱，軍縮會議不致延期。

◉英印圓桌會議之最後全體大會開始。

同 二十九日

◉新民巨流河一帶日軍繼續退濟陽，錦州省政府令保安隊分別接防。

◉天津保安隊奉令全體退河北，隊士臨退有下淚者，惟日軍仍開砲放槍，便衣隊亦未斂跡。居民因失保障，紛避各租界，日租界則限居民三日內一律遷完。

◉蔣作賓電張學良，報告日外相謁日皇請令本莊撤攻錦日軍。

◉日軍部解釋，謂中國既有將錦州軍隊撤至山海關之意，故日軍停進。

◉芳澤告白里安，倘錦州中國軍隊撤至山海關以西，則除華北僑民及日兵於安全上有危險外，日軍不開至撤兵區域。

◉國府訓令施肇基信任國聯，接受白里安勸告。

◉國聯理事會屈從日本意旨，允將日本要求日軍在東三省有警務權以利剿匪一節，列入決議案。

◉胡漢民抵廣州，表示爲參與古應芬祭奠而來；粵局調解已有進步。

◉西班牙國會通過新國旗式，於原有紅黃二色之上，加一紫色條，同時並通過總統選舉法。

◉阿眞廷總統，巨斯杜當選。

◉保加利亞學生對南斯拉夫公使示威，南保邦交發生裂痕。

◉德銀行界討論達那銀行與私立商業銀行合併問題。

◉匈牙利醞釀政變，主動之團體名曰「馬扎爾之醒悟」。

◉土耳其國會討論財政狀況，經濟部長宣稱尊重現有商約。

同 三十日

◉國聯理事會接中日復文後，趕製新決議案，施肇基已讓步不再堅持明定日本撤兵期限。芳澤要求決議案有日軍剿匪自由行動之規定，各小國理事認爲關係國際法重要原則，須日讓步，否則各小國將提嚴重抗議。

◉施肇基芳澤與白里安談錦州中立區域事，芳澤以東京傳來消息告白里安，謂中國若得國聯保證，不要求中立視察員襄助，允將軍隊撤至長城以南。

◉天津保安隊退河北後，日軍闖入華界搜檢有無保安隊存留。並仍開槍挑釁。

◉美日重復諒解，美政府表示確信滿洲問題之解決繫於中日直接交涉。

◉各國到錦州武官協議劃定中立區域，專待美政府訓令。

◉顧維鈞就署理外交部長職，日使重光由上海到京致賀，傳聞已商談錦州中立區域及天津事件。

◉總司令部及各地行營撤銷後，國民政府特派何應欽爲駐贛綏靖主任，劉峙爲駐豫綏靖主任，何成濬爲駐鄂綏靖主任。

◉汪精衞電蔣，報告粵會已擬有補救辦法。

◉佛蘭亭由英回法，謂與英財長會晤談財政信任恢復問題。

◉法國向英政府提議商訂一種協定，以保全兩國利益，英方已容納進行談判。

◉德報傳國家社會黨領袖希德勒將有羅馬之行。

◉意德商務問題，已在羅馬進行協商。

◉波蘭國會擬起草離婚法，教庭大爲反對。

◉甘地在圓桌會議中有驚人演說，謂彼所要求者，爲印度之絕對獨立，否則恐須再繼續其非武力抵抗運動。

十二月一日

◉上海朱慶瀾等因對日外交忽呈變化，就美政府之表示，日使之晉京，錦州中立區之籌商及錦東將歸何國管理問題，電外長顧維鈞詢詰，要求答復。

◉國聯理事會製成新決議案，日本所要求之勦匪權利因小國反對，未列入，決定由主席白里安另發宣言說明此項警務權利。中國代表已放棄日兵限期撤退之問題。

◉粵四全大會六次會接受胡漢民之調停辦法。

◉南京外交人員談錦州中立區必須列國出兵駐該區，以公證中日間之是非，華軍始亦可勉爲後撤；今列國不允派兵參加，中立區名詞自不適用，退兵更談不到。

⦿日本派駐朝鮮兵三隊攜野砲機關槍增加於天津。

⦿張學良復錦州將領：隱忍須要遵國聯議案，候中央命令。

⦿行政院國務會議通過土布免徵營業稅案。

⦿立法院通過整理山西金融公債條例。

⦿財政部禁用現洋出口。

⦿布加利亞首相穆沙諾夫應土政府之請，前赴土京將與土政府商訂保境條約。

⦿意財部檢查中央銀行。

⦿意匈訂立空軍密約，即匈京附近建築大航空場，供意空軍在阿爾伯山以北停留之用。

⦿英印圓桌會議開最後一次會議，英相有宣言交兩院，要旨在允許印度臨時自主，而由中央負責，並建議派國會委員團赴印。

同　二日

⦿國聯理事會新決議案內容已見各國外通訊社電訊，主席宣言尙在擬製中，施肇基受祕密會議召參與錦州設立中立區問題之討論，理事會認日本已履行北甯路撤兵，擬使中日間有一種協定卑華兵可退入關內。

⦿日方對錦州中立區事件表示：中國僅將軍隊撤入關內尙屬不充分，必須張學良之錦州省政府亦撤退。并表示：瀋陽袁金鎧政府應管理錦州。

⦿路透電傳：施肇基於向國聯理事會陳述關於錦州中立區意見後，提出國際委員會接收天津行政之建議。

⦿日方盛播馬占山部反攻之說，由瀋陽派北甯路撤回之日軍一旅團赴黑龍江，多門於三十日向馬提交協條件四項。

⦿天津日軍增加事，日軍營通知華當道，謂係換防。惟離津日軍僅百二十名。日軍又入華街搜查。在鄉軍人義勇隊解散。

⦿英美法武官由錦州赴饒陽河通遼視察。朱光沐同行。

⦿哈爾濱電：貴福率蒙兵入海拉爾，與滿洲新政權運動有關。

⦿津日領談日撤攻錦軍隊原因：謂係由芳澤與施肇基重光與顧維鈞晤談接近已成直接談判傾向之故。上海日外交人員謂中日東省事件交涉由已提先決條件，將約[illegible]直下。

⦿張景惠聲明，派英順帶警備隊赴黑垣，純爲維持治安。

⦿胡漢民及孫科等粵四全會退出諸人由李宗仁迎回粵。

⦿立法院通過戶籍法。

⦿甘地於倫敦招待新聞記者，係恐懼英政府鎮壓命令之結果。

⦿德社會民主黨開會，宣言決以全力與法西斯主義奮鬥。

⦿英法將開始談判商約。

⦿西班牙卽行宣布新憲法。

⦿德政府發表新緊急令，許政府有隨意修改現行稅則之無限權力。

⦿蘇俄糧食感受困難。

⦿蘇俄準備於聖誕節舉行大規模反宗敎運動。

⦿緬甸圓桌會議在倫敦開會，主席皮爾稱目的在樹立一種憲法，但尙須經英國會核准。

⦿英國正式通知國聯祕書廳，決定放棄將東斐代管地丹千鄰加與殖民地根雅及恩千加合併成立東斐自治領士之計劃。

同　三日

⦿國聯理事會待中日復文未開會。日政府反對決議案中「調查團抵遠東時倘日兵未撤可報告理事會建議辦法」及「日軍勦匪時中立視察員隨軍監視」二項。中國代表原接南京訓令後表示：若理事會能充分保障日本撤兵及設中立區後日不藉口勦匪等名義重行侵略，則準備接受決議案。

⦿芳澤以中立區組織之備忘錄交白里安，白里安卽轉送施肇基，內容係認中日就地直接交涉爲必要，及主張撤中國軍另組警隊。

⦿各國擬調查委員人選：英定服務海牙法庭之赫斯特，意定以熟悉華情著聞之塞蒼惕，法定前安南總督沙河。德荷及各小國亦要求一席。員額有由五人增至七人或九人之需要。

⦿顧維鈞接見英日兩使。

⦿國民政府令，何應欽辭贛綏靖主任，以朱紹良繼任。

⦿對日交涉形勢險惡，上海各界紛起抗爭，並警告顧維鈞。

⦿粵四全會通過於若干省府設政委會，於重要地點設執行部，必要地點設軍事分會，撥款償革命債務，粵債由國府償還等案。選舉發生舞弊，代表互毆。

⦿粵四全會前退席代表有二百五十餘人於調和成功前來上海，本日假大世界游戲場之共和廳選舉四屆委員，汪精衛主席，唐生智等十人當選，卽電粵報告。

⦿英下院辯論印度事件，麥唐納報告內閣對印度政策，邱吉爾力主修正，討論結果，邱案終被否決。

⦿日本軍制改革案在軍事參議官會議照原文可決。

⦿波蘭外長沙勒斯基啓程赴倫敦，與西門有所商洽。

⦿法衆院審查預算案，收入項下終了。

⦿西班牙總理兼陸長阿柒那在國會極言改良陸軍之必要。

⦿法政府計劃鞏固近意邊界防務。

◎德國家主義首領胡根堡復當選為黨魁。

◎美紐傑賽州補選國會議員，民主黨得勝。

◎德國家社會黨領袖希德勒派代表抵倫敦接洽英國等要人，其目的在陳述希德勒組織政府時之政綱。

◎中美薩爾伐多突起革命，總統已出亡。

同　四日

◎外交部致緊急訓令於施肇基，告以對日本所提錦州中立區案不能接受，國內對中立區之議甚為激昂。

◎法使見外顧，詢問對日所提關於錦州中立區意見能否接受，顧以絕對不能接受答之。

◎外交部解釋施肇基向國聯提天津設國際委員會事，謂係路透社誤解。

◎國聯理事會因日政府致日代表之訓令尚未全到，仍議錦州中立區問題，施肇基被邀到會，說明錦州地位，理事會詢施以：中國願否由顧維鈞與顏惠慶直接商談。

◎美國務院表示願參加國聯調查團，德擬以有袒日色彩之索爾當任調查委員。

◎日軍砲轟營口。

◎蔣中正主席連日接見請願學生，分別訓話。

◎粵四全會選出白崇禧等為中執、監委員。

◎外交部否認對日商接交涉，顧維鈞招待報界，報告錦州問題真相。

◎國府文官長因外交消息引起民情激昂，發表談話，謂政府抱定根本方針，決不放棄尺寸領土。

◎江蘇耆老組江蘇國難救濟會，發表要電，馬湘伯領銜。

◎英下院討論金鎊跌價問題，議員主張英幣政獨立。

◎俄史太林發表，定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在莫斯科召集全國共黨職員大會，討論第二回五年計劃。

◎日本聯合內閣運動開展，安達派又有活動之勢。

◎出席英印圓桌會議之甘地一行離倫敦。

◎英國近所實施之緊急關稅案，以期停止外貨在英傾銷者，已在下院通過。

◎立陶宛國民內閣成立，總理史庫葉尼克自兼內財兩長。

◎薩爾伐多軍人政府與舊政府交戰。

◎德國聯邦政府研究可否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宣告政治休戰，此舉目標或云係對國家社會黨之活動。

◎蘇俄政府聲明未與他國有不利於華之諒解。

同　五日

◎外交部長顧維鈞向蔣主席辭職。施肇基因華僑要求勿出席國聯理事會及交涉退出國聯，亦電京辭出席國聯代表。

◎國聯理事會接到日代表要求修改決議案第五段及關於剿匪文字之復文，決定對前者予以滿意，關於剿匪及中立區者難決定。

◎東京日官場對中國拒絕中立區之設立，謂恐在日軍當道方面發生不幸之影響，不信日政府能制止日軍之行動。

◎國民政府令，禁止集隊來京請願。

◎北大到京示威團因與制止之軍警衝突，被繫送孝陵衛，中大學生因軍警拘捕學生，亦加入衝突，並至衛戍司令部要求釋放被捕學生。

◎北平濟南出發赴京請願學生各千餘人，俱因車站站長奉當地要人命不開車，在站與路務人員相持。

◎上海各界反對錦州中立區及直接交涉，鄧力子何應欽前往解釋。

◎南京有數中學學生代表百餘人赴滬迎汪。

◎日本大購英幣。衆料日本將重施金禁。

◎非律賓獨立運動代表，參衆兩院共推五人，奎松為領袖。

◎關於法國要求英國進口稅率減低事件，已決定英法二國代表在倫敦集議。

◎波蘭外長柴勒斯基在華沙與南斯拉夫外長瑪林哥維去氏接洽，並已簽定一智識及教育交換公約。

◎希德勒代表在英發表宣言，請求注意國聯盟約軍備修正之條文，並謂債務在希望政治債務取消。

◎甘地過巴黎赴日內瓦。

◎美商會宣布美國銀鑛與印政府間規定出口銷數以增高銀價之計劃。

◎美陸長發表年報，稱陸軍人員已將計劃中之尼加拉瓜運河測量完竣。

同　六日

◎路透電傳，本莊已發最後警告於張學良，促撤退錦州及錦州以東軍隊。東京散播一種空氣，即張學良如不自動撤兵，日軍將用武力壓迫，惟先將設法以示威舉動威嚇之。

◎外交部發表，對國聯理事會之決議案及主席宣言，已令施肇基堅持重要之保留。外電評此項保留偏重法理。

◎天津日軍至南開大學及各村莊搜查滋擾。

◎在京未被繫北大示威團學生仍繼續活動，被繫者有三十餘人已受傷。平滬學生在車站連日夜與路方相持，平津及津浦交通受影響，中大校長朱家驊、北大校長蔣夢麟請免職。

◉清華學生張宗溥憤國事自殺。

◉中宣部招待新聞記者，陳布雷對學生行動表示痛心，程天放報告對日外交三問題，聲明決無試圖直接交涉。

◉粵四屆中委臨時會，決定設中央黨部臨時辦事處，接收非常會議。

◉甘肅事件，雷中田受陝軍及甘漢軍陳珪璋魯大昌合攻，退出蘭州。吳佩孚編撫回軍爲漢軍各將領所不滿。

◉上海「青年自動赴東北援馬抗日團」出發，路局奉令阻止登車，團員爭持後步行出發。

◉汪精衛對京記者談及對日宣戰與國民黨存亡問題。

◉全國日僑在上海開「全支日本人居留民大會」，議對付我國抗日運動。

◉法英關稅談判受挫，因英國復文使前途無望。

◉德內閣集議討論減低人民生活程度之命令。

◉比國財長抵英，與英當局討論比國商業利益事。

同　七日

◉國聯理事會拒絕日代表中立區劃界主張，認日方請理事會壓迫華軍退出錦州爲不可行，決定放棄中立區計劃，函日代表維持現狀。對日本勦匪標要求有讓步，不列入決議案及宣言中，而由日代表取宣言保留之方式，惟以任各理批評爲條件。

◉施肇基向外記者否認被華僑毆傷。

◉本莊藉勦匪爲名派飛機轟炸遼陽新民各村落，小白龍部在昌圖與日軍開戰。日本續派軍赴遼陽。

◉日人在哈爾濱根據與張景惠之約定強築飛機場。

◉重光葵電日外務省報告與顧維鈞談話及顧拒絕直接交涉。

◉首都孝陵衛暫押北大示威團學生有一部被遣返回平，北平南下學生已成行，濟站學生尚與路局爭持。

◉粵中央黨部成立，任伍朝樞繼林雲陔爲粵主席。通過劃瓊崖爲特別行政區域，令一，四集團軍以一部準備出發東北。

◉國民政府令，公布僑務委員會組織法，追贈趙勝上將銜。

◉張繼赴太原。

◉德國賠款問題專家委員會在瑞士巴塞爾開會討論，以楊格計劃爲討論範圍。

◉安達訪西園寺，公決定聯立內閣問題暫不主張。

◉日全國勞農大衆黨決議排除共產勢力，

◉印度孟加拉全印國民大會決議，重作非武力抵抗。

◉日閣議核准新預算案，不足一萬七千萬元，發行公債以資彌補。

◉美國第七十二屆國會開幕，民主黨在衆院佔優勢。

◉德總統批准減低人民生活程度之緊急命令。

◉南斯拉夫新國會開會，此爲狄克推多制成立後之第一次。

同　八日

◉國聯理事會起草決議案手續已完畢，各理事分電本國請訓；道威斯電告美政府，美政府復令以美贊成決議案告白里安。

◉柳河溝華軍及路警已於日軍西進時被迫退出，北甯路車在該地被劫。

◉張景惠還到哈之本莊代表坂垣，意代向馬占山游說降日，馬拒絕之。吉林邊路軍有自動投馬占山者。

◉美武官點驗錦州我駐軍，證明日人宣傳爲不確。

◉日軍部對國聯維持錦州現狀發表反對宣言。

◉俄報發表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準備第二次大戰。赤色國際工團聯合會喚起世界工人團結對日。

◉倫敦左派各團體警告日使署，聲明日本對俄對華不友好，英海員路工將拒運日貨物。合作社擬宣布抵制日貨。

◉外交部發表顧維鈞重光葵談話經過，駁重光在滬談話。

◉國民政府告學生書，謂如有越軌反動，決不姑息。戴傳賢倡「青年自由不能成人說」

◉濟南學生在車站駐守三晝夜之結果，路局備車三十輛掛雙機送學生南下。

◉中大校長朱家驊辭職後通電促各家長召回學生。

◉國務會議通過廢田還湖及導淮先從入海着手案。

◉粵代表鄒魯認南京之拘禁學生，長沙之槍殺學生七人，反足增民衆及青年之刺戟。

◉天津市長張學銘辭職由周龍光暫代。

◉德國賠款問題專家委員會中，法國將法人對於賠償問題之見地通知各國，謂法國行動將悉遵賴伐爾與胡佛公布之內容。

◉捷克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三國參謀部代表集議，協商對軍縮大會應取態度。

◉美總統胡佛在國會報告經濟危機補救方案，主張由政府撥款援助農產輸出及商業振興。

◉南斯拉夫京城學生與警察衝突。

◉法政府與法蘭西銀行訂立協定，謀抵補該行所存英鎊損失之辦法。

同 九日

◉國聯理事會舉行公開會議，主席白里安宣讀決議，（全文六條見本誌第二號第四面）並逐條加以解釋，對第五條釋明委員團為顧問性質，有完全自由行動權，并歸納全案兩個行動方針：一，終止目前危及和平之舉動；二，便利爭點中現有原因之最後解決。因日代表要求，決議案延一日付表決。

◉外交部再訓令施肇基，對國聯理事會決議案中日本剿匪一條，堅持要求刪除。

◉日飛機向營口溝幫子間鐵路投彈轟炸，田莊台受彈三十枚，大窪路軌被毀六段。傳本莊已下密令攻錦州。

◉美民主黨候選總統斐克發言痛斥日本黷武。

◉何成濬令漢口義勇軍暫停活動。

◉中央政治會議推定于右任等七人負責籌備國難會議。

◉濟南軍火車爆炸，死二人，傷十餘人。

◉馬鴻逵到北平，將赴甘。

◉北大學生許秀岑，中大學生江學乾到上海向大學聯合會報告五日南京軍警對待示威團眞相，事畢離會，突有便衣隊進襲，許被架上汽車馳去，江由會中學生聞變奔回，另有便衣隊一人為學生抓住交警。學生赴公安局，市黨部要求釋許，未有結果，即向市長張羣請願，張允學生之請，下令撤公安局長陳希曾職，查拿市黨部執委陶伯川，學生激夜守市府待查出許下落。市黨部因公憤被搗毀。

◉日本閣議通過增稅案。

◉美總統增稅計劃在國會正式發表。

◉德國會共產份子動議，立即召集國會，討論政府所發緊急命令。

◉羅馬尼亞王與匈牙利首相會晤，謀匈羅兩國間之結合。

◉國際勞工局所屬之失業問題委員會，擬具草案救濟失業。

◉西班牙新憲法在國會正式通過。

◉智利民衆向國會示威。

同 十日

◉國聯理事會巴黎會議之最後公開會議，日代表芳澤於諒解決議案第二條「無妨阻日軍為直接保護東山省各地日僑生命財產而取必要行動之意」下接受，中國代表施肇基允實行依白里安所解釋之議案而有之義務，要求紀錄原則上之保留與見解八點，英西代表對日代表之說明有批評，各小國慮此次解決辦法為他日強大國以武力佔據施之弱小國之先例，提出國際法原則上之保留數點。議案付表決，一致通過。白里安表示謂望日軍早日撤盡。施肇基聲明：如條約之行使止於滿洲邊境，則非中國所可依允。

◉巴黎中國留學生舉行僑衆大會，游行示威，向施肇基要求退出國聯。

◉英外相西門昨日答下院議員關於國聯調查團質問，謂「渠除知調查範圍以東三省為限外，不能有所奉告。」東京方面表示訝異，謂決議案規定在中國調查。

◉日軍在佔領地收買馬賊搗救國軍蠢肆擾各地，法庫有被襲之危。營溝線續被日飛機投彈轟炸。

◉法各界組織太平洋事件研究會，由班樂衛召集。

◉平濟學生到京，中大教授向國府請願，對外交提疑問四點，並求對學生運動不宜輕用反動名詞。

◉首都學生聯合游行，並向國府請願，要求履行以前對學生諾言及嚴辦毆傷北大同學之負責長官。

◉杭州學生三千人游行示威，向省黨部請願：保證永勿摧殘愛國運動，黨部答復不圖滿學生毀黨部，省政府即宣布臨時戒嚴。

◉太原學生包圍省政府要求乘專車赴京請願，主席徐永昌及黨部苗培成勸阻無效，雙方相持。

◉湘潭慘殺學生主兇劉裔誠潛逃。

◉上海學生被架事件，經學生在市政府組織民衆法庭訊問獲犯，供出事件眞相，被架之許秀岑亦由市政府救回。學生因市長張羣允於三日內拘獲陳希曾陶伯川，即散回本校，張羣電京辭職。

◉上海各大學教授電國府反對國聯理事會決議案，請電施肇基拒絕接受，堅持先撤兵後調查之主張。

◉粵委孫科陳友仁等抵上海，表示以蔣下野為原則，否則不晉京，陳銘樞表示蔣下野無問題，應注意過渡辦法。

◉汪精衞通電發起組織國民救國會議。

◉北平美公使向瀋陽日軍首領抗議日軍繼續封閉瀋陽無線台。

◉彭德懷之赤軍攻贛州，被擊退。

◉英工黨在下院提出彈劾案，指摘政府對幣制無辦法。

◉諾貝爾和平獎金宣布，贈與美國珍納亞當斯女士及美國哥倫比亞教授白脫勒氏。

◉西班牙第一任總統，前總理柴摩拉當選。

◉美總統荷佛請國會從速批准戰債暫時停付計劃。

編輯後記

□自本誌新年號出版後，我們接得讀者來信很多。有對本誌今年改革計畫表示滿意的，也有表示不滿的。但很缺少具體的批評與指正。以後各期，倘爲篇幅所許，當添闢讀者之頁一欄，刊載讀者對於本誌內容及文字的意見，甚望愛讀者賜教。

□許多讀者以今年本誌分量過於單薄，缺少長篇專門論著爲恨。這點我們應該在這裏附帶說明。我們覺得東方是供一般人閱讀的半月刊，一方面應廣載短篇時事論文，軟性讀物，他方面又必須刊載長篇專著，以盡介紹學術思想的職責。但爲篇幅所限，兩者不能兼顧。所以從本年起，在平常號專載短文，文藝及軟性讀物。此外無時間性的長文則在每年四册的特大號內發表。此特大號篇幅比尋常增多二倍，將成爲學術專號，我們相信能給愛讀長篇專著的讀者們以相當的滿足。

□有的讀者嫌本誌所載時事過於遲緩，例如新年號，所刊時事日誌，只到去年十一月十五日爲止。本年經改革後，排印，裝訂，發報速率，已比去年增加近一倍。但因本誌印數過多，工作手續繁重，從發稿到出版，一月的時間已不能再少。這一點要請讀者原諒的。

□日內瓦國際裁軍大會將於二月二日開幕，下期擬蒐輯關於軍備及裁軍問題的文字多篇，請讀者注意。

次期要目

裁軍大會之難題……郭滌正
國際聯盟裁軍工作的回顧……張明養
海軍裁軍問題……良甫
日本的軍備……徐能庸
法德與裁軍問題……幼雄
蘇聯軍備的現狀……俞頌華
裁軍與安全……愈之
各國空軍現況與軍縮問題……楊錫球
帝國主義怎樣準備大戰……幼雄
未來世界大戰論（四）……武思茂譯
商租權問題……盛敍功
幸福的秋夜（小說）……蓬子
大地（四）（小說）……宜閑譯
苦茶隨筆（三）……豈明
拆散百科全書……記者
世界一角……記者